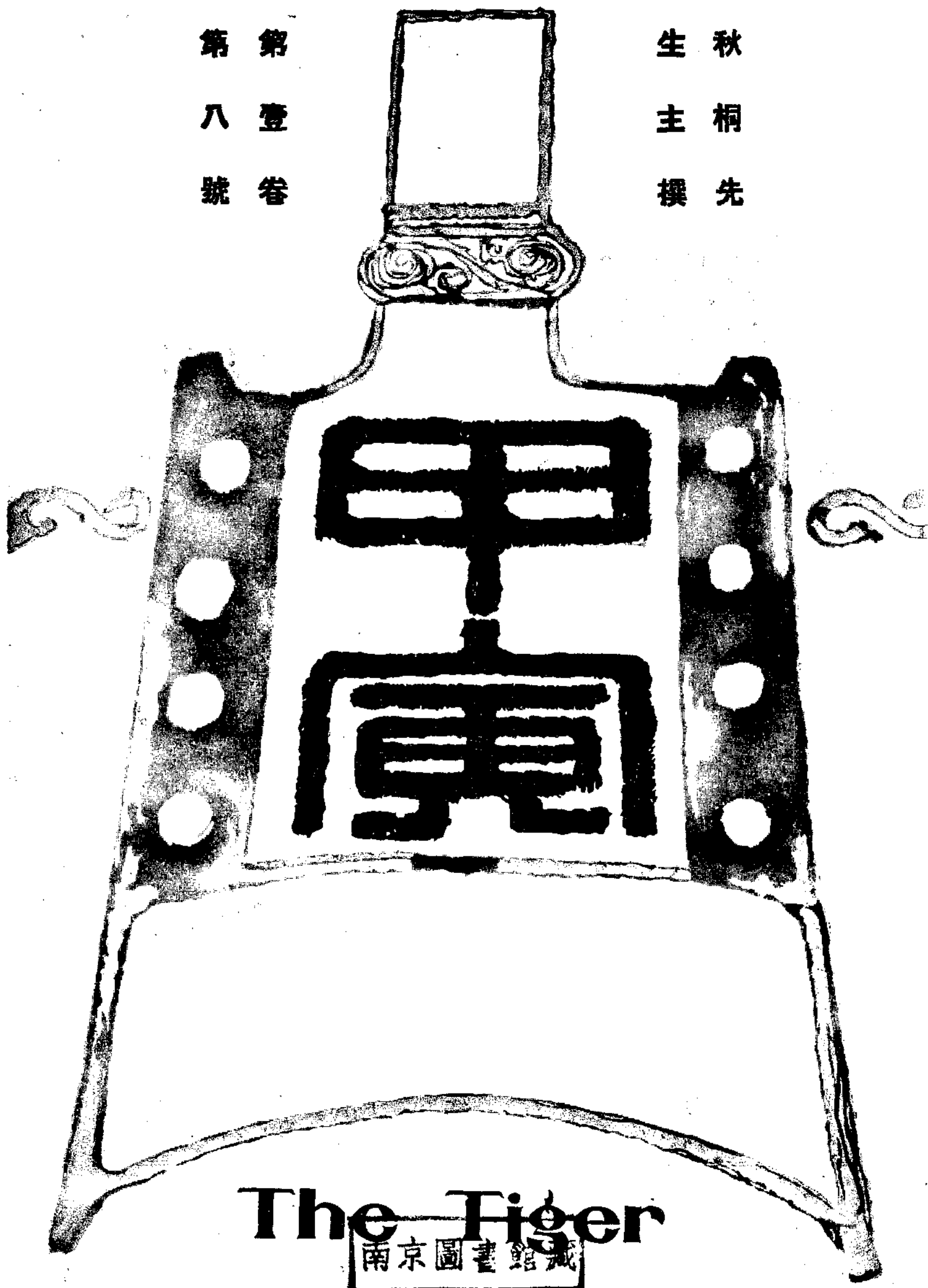


第 第
八 壹
號 卷

生 秋
主 桐
撰 先



The Tiger

南京圖書館藏

本 社 通 告

一本誌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爲主旨。不作架空之論。尤無偏黨之懷。海內宏達。皆可發揮意見。印載本誌。惟所主張。須無背本誌主旨。

一本誌既爲公共輿論機關。通訊一門。最所置重。務使全國之意見。皆得如其量。以發表。其文或指陳一事。或闡發一理。或於政治學術。有所懷疑。不以同人爲不肖。交相質證。一律歡待。儘先登錄。

一本誌社友無多。精神聞見。或病狹隘。如有斐然作者。願爲擔任長期撰述。尤用感荷。紙筆之資。從優相奉。聊證同心。非敢云酬也。

一小說爲美術文學之一。怡情悅性。感人最深。雜誌新聞。無不刊載。本誌未能外斯成例。亦置是欄。倘有撰著譯本。表情高尚者。本誌皆願收購。名手爲之。酬格從渥。

一本誌印刷體裁。每面爲十六行。行四十字。稿紙能與相合。最妙。字須明了。不可寫兩面。圈點須從本誌格式。請特別注意。

一本誌事務。印刷發行兩項。歸上海四馬路福華里亞東圖書館經理。其有關於文字者。乃章秋桐君任之。須由日本東京小石川區林町七十番地甲寅雜誌社直接收發也。

一本誌前由秋桐君一人經理。事務煩冗。不免延期。近頃以來。秋桐君祇任編輯。文字如期撰就。自後按期出版。必不延誤。

陳設中之益品

分類地理掛圖

單張
大*幅
最便
懸掛

◎胡晉接程敷錯先生合著◎

四大交通圖

- 中華民國鐵路全圖
- 中華民國航路全圖
- 中華民國電政全圖
- 中華民國郵政全圖

註載
明細
一目了然

自然地理圖

- 中華民國山脈全圖
- 中華民國水道全圖
- 中華民國地勢全圖
- 中華民國地文全圖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印行◎

每種 一幅 每幅 定價 五角 五分

中華民國

地

一新圖

胡晉接
程敷鏞
先生著

二十餘
年之精
心結撰

詳細說明

實業界必讀

冊內動植礦物分布圖全國貨品產地圖全國商埠圖全國交通圖我國與世界交通日期里程圖華僑居留地圖等於實業上皆有極大關係凡有心進取之實業家不可不人手一本也

政治界必讀

凡我國之山脈水道氣候物產交通商埠及五族中音語宗教之分布皆各為一圖而與世界交通之日數里程華僑及公使領事駐在地點亦各有一圖均向來出版界所無讀之可知我國國力之實況於當道措施內政外交之道大有裨益

我國向無分類地圖

有之自本圖創始

軍事界必讀

內有國防圖乾嘉前領城圖乾嘉後領城損失圖現在邊界海岸圖各一幅考繪極為精確讀之不僅可知現在國防之道並可因歷來領城變遷而索致所以成爲今日國防之由

請觀下幅

教育界必讀

我國前此所出地圖向只畫分疆域地文一種至若詳重人文因事物之種類而分幅者竟未嘗有本圖博考彙書綜合編製實爲斯學新創一格無論授受地理學者用此以副地文圖讀之可得無窮之助補

精裝一巨冊

定價六元

中華民國地理新圖內容

特色

- 1 本圖為多年精構之作非潦草因襲者可比
- 2 其性質為分類的非分省的實我國前此所未有
- 3 我國前此地圖僅屬於地文一種本圖則詳重人文兼及地文
- 4 由種種事項而分為各門各類詳細區別至極精微殆可謂之地理上之解剖既便記憶尤易檢查
- 5 其中大部率皆前無專籍著者苦心搜集於羣書之中始克編製成圖可謂前無古人後惠來者
- 6 關於往古之事實皆綜合考訂於各家述說及歷代史乘絕不依傍一家之言致使失於偏陋
- 7 前人所說有與現今事實不符者皆重加修改使合於正最有功於斯學
- 8 凡現今事業以最近之調查為準
- 9 前此我國地圖於領土領海之界綫多不分明甚至著名地段亦皆遺棄去以之畫入外國綫內禍害國家為罪實大本圖於此特別注意務求無所遺漏
- 10 讀此圖者能由地理上之各種實象以引起其對於國家之興味即於以考知我國之實在情勢及將來所以內治外交之道最合於國民教育主義
- 11 國內各種專門學業之與地理有關係者如政治軍事外交實業交通皆能由此圖考索而得其實況
- 12 圖內所印顏色種別極多無此地與彼地相混之弊
- 13 繪圖製版工程細緻界綫點畫皆極明了絕不模糊
- 14 著者別編有中華民國地理講義一書與此圖互相表裏詳盡賅博尤便參證

目次

- 一 前清乾嘉以前中華領域圖
- 二 前清乾嘉以後中華領域損失圖
- 三 中華民國邊界海岸及面積區劃圖
- 四 全國水道圖
- 五 全國山脈圖
- 六 全國地勢圖
- 七 全國溫度雨量氣壓圖
- 八 全國人數民族言語宗教散布圖
- 九 全國國防圖
- 一〇 全國動物分布圖
- 一一 全國植物分布圖
- 一二 全國礦物分布圖
- 一三 全國貨品產地圖
- 一四 全國商埠圖
- 一五 全國交通總圖
- 一六 全國鐵路圖
- 一七 全國航路圖
- 一八 全國郵政圖
- 一九 全國電政圖
- 二〇 中華民國與世界交通圖
- 二一 六大洲華僑居留地圖
- 二二 附全國新地名表

里華福
內街

館書圖東亞

海上
路馬四

中 華 民 國

地理講義

精 裝 一 冊

胡 晉 接 先生 合 著
程 敷 錯

本國地理與國民教育最有關係。而吾國出版各書。非嫌乾燥。即涉模糊。以求助長國民教育。殆未易言。安徽第二師範校長胡先生與其高足程先生積多年之研究。作為是篇。注重在國家爭存。國民生活問題。而處處對準世界大勢。以立論。條理分明。材料新確。使人讀之。親切有味。每項詳說之後。列為表式。一覽瞭然。其再三致意者。則我國三百年來領土領海得失之故。舛訛之點。悉皆糾正。闡發。最
大。有功於前人之著述。而於今日外交國防。尤有莫大之關係。凡我國民。不容忽略者也。復別編中華民國地理新圖。分門別類。與是書互相表裏。參照讀之。所得益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印行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羣益書社—理科書類

定性分析化學

謝祐生 譯

全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編纂之要在以定性分析法指導初習化學技術者全書分四編第一及第二篇列載定性分析所需之技術及試藥乃本書之預備篇第三篇詳載各金屬及酸類對於試藥之反應第四篇論述定性分析所施之順序及方法是為本書之主篇書中插以各種分析器具及試驗方法之精密圖通體詳明切要凡會習中等化學者不難按圖說自修而得之最合我國今日之程度

物理學講義

史浩然 譯

全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是書主旨為中學參攷之用故編法次序均照中學教科不稍更變而於疑難之處則解釋加詳書中列圖多至四百餘幅為從來所未有最便於自修之試驗

化學講義

史浩然 譯

全一冊 定價二元六角

本書編纂雖屬講義體裁然次序一照中學教科書毫不更動蓋其主旨本在應中學程度參攷之用篇中於物質之組成分子原子量化學記號化學方程式構造週期律溶液解離及活動量之定律等最要而難解之處務必盡力說明丁寧周至使讀者如親承良師之指授無有隔膜之感末後附難題三百餘則并其解答凡化學上疑晦之點皆為揭出

詳明圖解動物學

謝懷霞 編

全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動物學分形態學動物地學古動物學動物學四科研究之順序則必以形態學為基礎近世通行之中學教科為篇幅所限僅只形態而不能詳於論理本書乃採集動物學十餘種編纂而成分三大部第一部曰形態學第二部曰動物地學第三部曰動物學其形態學尤在理論第二部曰通論詳論動物官能營養之關係第三部曰進化論凡動物進化之原則皆原於最近之學說備為圖解圖最詳共計三百六十餘幅用相宜之影刻極為明瞭全書五百餘頁最完備之參攷書也師範學校用作教本亦甚相宜

傳染病預防法看護法

李猶龍 譯

全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為日本醫學士菊池林作著於各傳染病發生消滅之原因豫防看護之方法開示詳盡平實易行不獨為警察軍吏官衙學校言衛生設備者所必需亦個人言攝生却病者所必備也

羣益書社——理科書類

陳家燦編譯
最新化學教科書

全一冊 定價一元

著者常曰近年發明之伊碗說平衡論等其理雖深其事至要務須以簡單之形輸入普通教育又有機化學之智識甚切人事較無機化學為尤要而世之教者每每略其宜詳詳其應略至有為時間所限並有機化學而不教者顛倒實甚據此則可知本書之繁簡適宜斟酌得當也

叢瑄珠編譯
新撰物理學教科書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田中本多兩博士在日本各學校所主講席至多是書以多年之經驗說明繁隨之學理次序衷於至當每章之末必列問題數則以促學者之注意卷末附錄各國度量衡比較表華英物理學名詞對照表尤便參照

石聲瀨黃邦柱編
化學教科書

全一冊 定價一元

是書次序首述非金屬元素次述最有用之金屬及其化合物次述有機化學篇中最注重於化學上緊要之現象并詳解其原理及諸定律而於近年發現之化學新事實及其應用法尤為博採傍搜不遺餘力法國度量衡名亦皆以簡字表之讀者最便

蔡鍾瀛編譯
物理學教科書

全一冊 定價九角

本書共分八篇用橫行式於物理計算上列式最順精圖二百餘幅凡試驗皆有圖而試驗之例皆取極有興味者使學者欣悅而易於注意卷末附問題一百二十餘則其甚難者必別註解說尤為學者減去疑困不少

黃邦柱編譯
化學講義實驗書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是書原著者為日本龜高德平氏以主旨重在實驗故全書由著者通體手自試驗自信確無訛謬之處且書中試驗裝置取法簡單不用複雜之器械於我國現時學校尤為便利亦即此書最特色處蓋不至因器械之少而廢弛其試驗也

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八號目次

國家與我	秋	桐
說憲	秋	桐
愛國儲金	秋	桐
治本	無	涯
改制論下	東	蓀
人患	運	巽
國幣條例平議	端	六
局外中立條規平議	鯁	生
歐洲戰爭與吾國財政經濟上所受影響	皓	白
新國家與新教育	後	聲

論 壇

政治懺悔論(白樺亞) 論總統連任(戴成祥)

通 訊

窮居(蔣智由) 國之大憂(CZY生) 中日交涉談(張溥) 厭世心與自覺心(李大釗) 儒術(梁漱溟)

甲寅何為而作也(吳醒儂) 涓蜀梁(易坤) 七巧板(劉爽)

文 苑

王鵬運書札四首 章炳麟書札一首 姜實節遺詩十首 朱孔彰詩五首 王國維詩四首

蔣智由詩六首 程演生詩六首

讀史餘談.....無 涯

文 藝 關 批 李蕤客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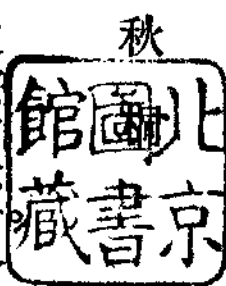
焚劍記.....曇 鸞

國家與我

近頃以來。政象日棼。人心日死。偕亡之歎。聞諸道途。暮氣之深。淪於無底。蓋國家將亡。國家將亡云者。今固已萬口同聲。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剖泮以來。國之亡者。江黃鄧柏。不可紀矣。胡乃吾不追爲之悲。而獨悲吾國。當今之世。慘受亡國之禍者。波蘭猶太。亦可憐矣。胡乃吾不暇代爲之哀。而獨哀吾國。是無他。徒以我在耳。我生於斯。長於斯。族聚於斯。斯之不存。我卽無所傳。以自立於世耳。然則人非全無心。肝斷不至目覩其國之瀕於亡。如秦越人之互視其肥瘠。而無動於心焉。乃自然之理也。顧吾人果何如耶。

往者同社獨秀君。作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揭於吾誌。侈言國不足愛之理。有曰。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爲奴。何事可怖。又曰。國家國家。吾人誠無之不爲憂。有之不爲喜。斯言一出。讀者大病。愚獲詰問叱責之書。累十餘通。以爲不知愛國。寧復爲人。何物狂徒。敢爲是論。愚遜謝之。竊幸國中自奮之氣尙富。而亦不願作者談言之微中也。今距此事。又數月矣。國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喪。莫知所屆者。日進而未有已。愛國心之爲物。不幸卒如獨秀君所言。漸次爲自覺心所排而去。甲乙遞染。如中惡疫。流行之廣。速於置郵。特獨秀君爲汝南晨雞。先登壇喚耳。最近梁任公先生。且以有國不優於無國之例。若干事。痛告國人。有曰。多數之心理。不期而與之相發。又曰。吾見夫舉國人瞞瞞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



不敢質言耳。(一)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談宣言於衆者也。勸人不爲煽誘激刺之論者也。今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其所爲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君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此固聖者因時制宜之道。然而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吾國之大患。在不識國家爲何物。以謂國家神聖。理不可瀆。雖其釋與忠君同義。抑或視與今世愛國之旨齊科。仁智所見。不必劃一。而其拘墟膠柱之意。太甚。無能自脫。則由今日而上溯之。其情遇事而見。昭哉可觀。昔者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其國有識之士。則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二)故曾左胡李之徒。當其時不敢一萌斯念。其所以然。則僞國家主義誤之也。劉陽譚氏追論甲午之戰。謂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其時國家之僞義。已呈露於哲士一二人之胸。而當世之瞶瞶。仍自若也。洎夫庚子以一胡婦之妄念。召聯軍八國之師。國之不亡。其間不能以寸。虜廷之當吐棄。可一言決矣。而國人尊之如天。不異疇昔。其後僞託新機。僂辱志士。倒行逆施。日甚一日。而賢豪長者之奔走於立憲運動。其興且若相引而彌長。凡此者。皆僞國家主義誤之也。今之政局。亦復猶是。凡當路之所提挈。舉國之所風從。皆不出僞國家主義之一圈環之而走。舉步愈急。竭蹶愈甚。廻旋不已。則立殭耳。是非有及早回頭之思。臨崖勒馬之智。似此一暝長往。焉有生死肉骨之功。斯思斯智。時曰自覺。

(一)大中華六期痛定罪言、

(二)譚氏仁學述東方商埠紀要之言、

自覺者何說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之疾首蹙額，不得謂非自覺之機，惟不能再進一步曰：使我至於此極，吾安用此王爲也？終不得謂真覺。吾國惟無此真覺，故數千年只有君史而無民史，展轉桎梏於獨夫民賊之下。至今日無少更東西洋政治之鴻溝，卽於此劃由斯以譚所謂自覺者，非徒政象與吾官能偶爾之接觸也，必以內籀歸納之術推究種種政象的然昭晰其本根之所託從而下一最終之判斷焉。始得號爲覺也。今之覺何等也？今言愛國比於昔言忠君，疇昔疾首蹙額於君之所爲而不敢言，無君今有人尸國家之名行暴亂之政人之疾首蹙額於其所爲乃敢倡言有國不如無國而梁先生告我倡之者且十人而八九也。其殆庶幾能下最終之判斷者歟。

覺矣。徒覺其又奚益。譬諸治疾，不見癥結，方術莫投，宜其不愈。今見之矣。望聞問切，人人自許爲盧扁，所謂方術將安出乎？吾將效摩西之出埃及，或清教徒之入新大陸矣乎？則人稠而莫舉，當今之世亦決無片地以相容也。吾將翻各色之降幡迎海外之湯武，遠宗邦，昌近法，容九矣乎？則舉目曠觀，亡國森列，其馬牛溝壑之狀，息息以前例告余，苟非精神替亂之極，或偶爾激刺之談，吾未見有心者果能作此想也。然則所謂方術者，終不得不就吾本身自籌之矣。

今居政治絕望之時，人每易言亡國，以爲亡國後人民之苦痛，充其量亦不過如所愛於今政府者，而公

衆事業之日以展。普通教育之有可期。權利雖微而能守。法律雖酷而有定。猶非今政府所能望。梁先生所舉客問若干事。誠代表之說也。雖然。今之愚人爲強者欺。蒙買弄鼓吹愛國之謬論。以爲之俛者。非此一針見血之語。誠不足以蘇其冥頑。惟既蘇矣。或本昭昭而無取。蘇之尤宜慎用其感情。勿使國人之純正心理。轉而趨於潦倒沉廢之域。一往而不可救。他事且不論。今番歐洲戰役。全世界殆無一角之地。誰氏之人。不被其影響。而亡國之慘例。亦卽挾以俱陳。波蘭三分於俄德奧。德奧與俄。以毫無與於波人之事。挺刃而尋仇。乃各首驅其所屬之波人。以爲前驅。注爾蘇一帶。大小之戰。無慮數十。而波人。披其血。淚抑其天良。馬一前而趨。鎗一發而顛動。以極不自由之意志。執行極無人道之手段。互戕其同胞。於呼天搶地之下者。至於無藝。猶太亦然。猶太自失其國。有籍於英者焉。有籍於法者焉。有籍於俄與德奧者焉。今茲各服其兵役。不得不爲機械之行動。以戕賊其同種諸父兄弟。爭剝刃焉。特不如波蘭之深痛耳。最近倫敦暴民毀德人商店至盡。其中之爲猶太產者。實至夥也。印度發憤執爻。爲王前驅。號曰效忠。豈其本志。凡此種種。均吾人腦海所宜大書深刻。斯須不忘者矣。聞青島之役。吾之達官貴人。幾幾不免從軍。雖曰勢所必然。或亦當時改籍之所不及料。亡國之痛。此其根萌。逆料吾國之亡。不外瓜分豆剖。自斯以往。吾之二十餘省。息可爲列強逐鹿之場。吾人雖欲不爲波人之自戕。猶太之互慘。無可倖免。印度朝鮮能舉一國之民附之一國。猶望之若天上矣。愚爲此言。其自命志士者。或且惡其不祥。起唾吾面。然事勢如此。詆譎奚爲。是以國不足愛。方爲流行有力之說。一方固可鞭笞政蠹。使不更倡似是而非之愛國論。以逢迎社會弱點。而售其欺一方。苟不慎其所發。則又有耽耽逐逐者。掀髯於旁。其足以沉吾國於

九幽無以自拔殆又甚也。

然則國不足愛之說其卽破棄矣乎。而梁先生曰：「事實既已若茲」吾卽欲破棄而又胡能也。是亡國既所不可愛國亦所未安吾人生今之世果將何道之從小之寄頓身心大之福利民國也乎。曰是有解散國家之說倡之於盧梭請得而略述之。

國家者成於民約者也。約者何人以一部分之自由納之國民總意之下而仰其制裁也。總意者何薩威稜帖經一定之代表機關明白宣示者也。時或暴者興焉以其一人之意與國民總意爲敵則其所以抗壓薩威稜帖者用力必多用力多一度國家之組織隨而變更一度久而久之全國更無何人可以其意與之相劑而總意殲矣。夫立法權者國家之心也而行政爲腦腦痺人猶可生獨至心絕則不可救故國家之所賴以存者非法也立法權也何以言之昨日之法令不必至今日而仍有效其所以有效則立法機關不聞改訂而默容之也。易詞言之薩威稜帖認爲不廢之法而許其流行也故一言法而薩威稜帖之質卽同時存在苟其國薩威稜帖見奪於一人而末由表見則雖法令如毛與人民總意無涉而國家之道絕政治總體於焉解散矣。蓋人生而自由者也唯服從己意決不服從他意總意者仍己意也故立於國家之下而義務生惟若權奸僭竊劫吾總意強吾舍己意而唯他意之從吾唯有回復契約以前之自由而重蹈入自然之境而已故解散國家云者破棄民約復其故我之謂也盧氏之意大略如此。(一)

吾人訴之盧梭。將以通吾狂惑。使於救國絕望之時。而匡吾亡國不正之念者也。今國家解散云云。其途仍與亡國爲鄰。究何益乎。曰。是固非徒解散之以自了也。能散之後。人人既復其自由。卽重謀所以建國之道。再造總意。復創新約。此盧氏之本懷。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豈其消極自毀之談可比。輿言及此。請進申民族之義。

人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以謂國家由於民族而立也。今之有申論民族之必要者。見夫民族爲國家之基。國家不幸而至於解散矣。民族果隨之而解散焉否乎。聞之呂南。○曰。『民族者。理也。理之見於精神。而出於遠源。複性之歷史者也。民族者。一精神之家庭也。……無過去不成民族。而現在亦有一絕明之事實以意明之。是何也。乃同意也。乃願與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也。試爲譬之。民族之存於全體之下。列比塞。○不時行之。猶之人身之存於周身。血氣流通而無間也。』至哉言乎。詰民族者。蔑以加矣。下列比塞。○國民總投票之義。於是人生之公約有兩種焉。一約爲民族。一約爲國家。而其約之所以履行一致。以下列比塞。○之式出之。盧梭之意曰。國家之所恃以保持者。法也。法不得下列比塞。○。續續認容之。則死法死而國家破矣。呂南之意曰。民族之所資以繫維者。精神也。精神不得下列比塞。○。時時證明之。則散精神散而民族亡矣。今吾國人民於國家之一切法。已不能行其下列比塞。○之權。

(1) Nation State.

(2) Renan, 韋羅貝國家本性論中引其語。

(3) Plebisctium.

而法死國荒已成事實。吾人亦既袒裼裸裎而還於民族之位矣。則其所謂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仍願相與守之否乎。

此之疑問。雖有一派持極端之見者。謂國家無成。實由民族卑劣。國家既壞。此等劣等民族。亦惟聽其自生自滅可耳。搏沙不能成飯。更搏又焉用之。然稍一沉思。即覺其情感太甚。所見遠於正鵠。今之猶太波蘭。雖亡其國。而其維持民族之心。猶不可已。而况於吾。然則亡國與國家解散之別。安在。曰。維持民族之道。終不外乎立國。國亡矣。民族立國之權。(一)即隨之而俱亡。今之言猶太立國。與夫波蘭立國。(二)者。亦不乏其人矣。誰則信其行。且見諸事實。國家解散則不然。國家雖一時為強者所隱。而立國之權。猶操自我。我欲其國之方也。方之我欲其國之員也。員之易詞言之。亡國亡於他人。而國家解散。仍解散於同族。雖驅逐他族之征服者。與顛覆本族之僭暴者。其事正同。而以史例證之。由前勢難而逆。由後較易而順。故前者容或終古未有其期。後者遲速必見其效。是固不可同年語也。苟吾國已。即於亡。吾知其難與逆之事。猶且不可以已。何也。人固未有願棄其族者也。故苟自棄其族。不可也。即不自建其國。不可也。苟不自建其國。不可也。即舍其易且順者。不為而待其難且逆者。至不可也。苟舍易以待難。舍順以待逆。不可也。即居乎易且順之時。而日日唯恐難且逆者之不至。恍若後者猶有愈於今焉。尤不可也。何也。人固未有不願與已族共同生活者也。

客曰。子所言國家解散與夫民族建國之理。既聞命矣。宜何道之由。而其的可達。曰。道在盡其在我也。已。

(1) Right of Nationality

(2) 今德意兩國頗倡波蘭復國之論

矣。人人盡其在我斯其的達矣。

此其理至易明。大凡暴者之爲暴於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爲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爲。說者必曰。夫安得暴者以外之人。皆不忘其我也。則請小其範圍。苟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亦不敢爲。夫以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而責以不忘其我。似乎不爲過情。而若是其難者何也。曰。此自諉與自昧之爲害也。何謂自諉。彼以爲天下之善惡。其量過大。決非眇躬入之。所能爲加減焉。今我障於某事。某事欲入而未能。是不如其已。我卽不入。而入者當有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可保其無所損也。而不知人作是想。誰不如我。苟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其不入均復。猶是全國之人均失其我也。何謂自昧。彼以爲如我之才。車載而斗量。我卽入之。又焉益者。而不知國之須才。如貨棧之待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才以入國爲的。雖微末所不辭也。其甚者。則自謂有大才。可以用世。而亦不入。何也。以無用我者也。昔蘇洵有言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此誠可謂有我者矣。而轉筆卽曰。『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一）夫蘇氏生乎八九百年前。局

乎當時政象。其所言如是。良不足多怪。而今決非其時之比也。今者自用之時代。而決非待人用我之時代也。自諉也。既若彼而自昧也。復若此。宜乎羣天下之學士大夫。舉失其我而強者乘之而起。遂無所不爲矣。

客曰。如何斯可謂之盡其在我矣。曰。有一定之主義。準此以行。而百折不離其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大丈夫自期。挾孟氏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者。上也。人品不必高。而無上。宗旨不必醇。而無疵。惟既有所信。而富於一種堅忍不拔之氣。能以苦戰奮鬥。力爭上游者。次也。無不待而興之能。與獨爲前驅之勇。或奉一職。或營一業。而蛋夜自思。覺有萬不可爲之事。卽謹守之不失。不以自欺。心力相應之時。於我之所能信者。加以援助。又其次也。上者不可多得。得一二人次者不可多得。得數十人。又次者不可多得。得於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內。得一部分。則建國之事。思過半矣。

聞愚言者。易生二惑。一曰。建國之事。祇此數十百人而卽舉也。毋乃太易。一曰。吾國雖曰乏才。未必此區區數十百人而亦無之。胡乃百事莫舉。不知歷觀改革之事。無不以少數人握其機樞。愚嘗考英國憲政發達之史。其言論自由之所由確定。則韋爾克斯（一）一人之功最多。韋氏亦無他長。惟始終張其所信。不爲勢屈。新聞屢停版。而筆仍不輟。已身屢投獄。而運動不已。卒之輿情感動。相率趨之。彼爲議員。巴力門四除其名。而同一選舉區。四登其選。十八世紀之中葉。蓋惟韋氏一人爲民氣之王矣。卒之各種自由。咸以樹立。一人之奮力。比之全國之革命。功尤多焉。在吾三品之中。韋氏亦其次耳。而效且若此。說者奈

（一）Wills 梅依之英國憲政史言之頗詳。

何少之。至謂吾國不乏其人。如其有之。必與天下人以共見。舉目曠觀。衡論當世人物。若某某者。庶幾上選。若某某者。足當其次。若某某。抑亦又次之倫。乃若此之儔。類皆屈於淫威之下。蝮伏而不敢動。無賢無不肖。冶於一爐。是何說耶。愚聞全國屬望之某君。有人規其行事。敗名而養奸。則曰。吾之某職。當徐徐辭之。吾於北京。當徐徐去之。夫曰。徐徐。則孟子所譏。攘雞紵臂之詞。其爲現勢所縛。不能證其有我可以立見。最賢者猶且如此。遑論其他。故今之人。輒怨政府之暴詈。哀吾民之無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價。非能如明珠之無因而至前也。今其所還之價。通國無一獨立之人。到處無一敢言之報。人人皆失其我。人人皆不須此物。則此物胡來。故有人曰。民質之劣。已至於此。此而不亡。世間安有可亡之國。卽而熟察。亦幾無可詆譎。瀏陽譚氏曰。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刼象焉。今所謂刼。恐不遠矣。由此以觀。客謂中國有人而事仍莫舉。實則不得謂之有人。何也。其人雖或與他人有形似之不同。而其無我。則一也。然則求其有我。將從誰起。梁先生曰。『夫我輩則多矣。欲盡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問他人。問我而已。』(一)茲所謂我。果梁先生自謂乎。抑梁先生冀幸讀者之自謂乎。俱未可知。惟在愚文初哉。首基之。我則願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承之。蓋言國不足愛。愚亦不強其愛。惟請從盧梭之言。視國家爲已解散。民族之自由。已經回復。則第二步當復何如。以愚觀之。國家解散可矣。民族終不能解散。必欲解散。以大勢推之。非關吾不欲爲。抑亦人不見許。梁先生告我。『如其亡也。則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吾儕舍蹈東海外。亦更有何事。』(二)此客氣之言。安見必成事實。卽一二賢者爲之。以魯連望之。人人如何可

能。故。知。吾。國。卽。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既。知。終。且。不。了。此。時。整。理。民。族。之。事。卽。抑。塞。千。端。煩。冤。萬。狀。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終。不。外。夫。建。國。是。國。家。由。解。散。而。卒。入。於。建。設。之。一。途。故。不。愛。國。云。者。前。已。解。散。之。國。家。不。愛。可。也。今。復。建。設。之。國。家。不。愛。不。可。也。而。欲。愛。之。決。非。徒。然。愚。爲。徬。徨。求。得。解。決。之。道。曰。盡。其。在。我。故。我。之。云。者。請。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先。尸。之。矣。

說憲

秋桐

千二百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倫諸貴族及其人民代表。迫英王約翰。在倫尼米達。(一)署名於一公文書。以屬於王權者若干事。讓之彼輩。所謂大憲章是也。此物一出。歐洲自由之勾萌。以次畢達。故號爲自由之祖。一曰自由之神。(二)及今已七百年矣。此七百年間。自由之花。逐年而恆開。皆此帕臘丁。(三)之所賜。此賜不獨英人享之。全世界均享之。故歐美各國。今於戎馬倥傯之餘。其政家學士。猶有於今年六月十五日。設爲專會。以紀念焉者。禮也。

而美人之理想派。或者非之。以爲大憲章之爭。年代湮遠。而史蹟茫昧。縱橫術數之士。每利用人之不明真態也。則張皇其詞。以資鼓吹。郭克(四)與柏克(五)兩家者。皆英倫民權之先登也。一謾大憲章爲陪審制及一切人權之張本。一指爲代表制度切實有效之濫觴。而皆不免吞剝史料。遷就已說。質而言之。大憲章者無他。亦諸貴族假託民權。迫脅於王。以圖私利而已。後來權入貴族之手。民之苦之。與王約翰未必有殊。吾人雖不能以此斷其一切規定。於英倫政治發展。無大影響。而當今之世。科學昌明。平等自由。乃有定理。而必以搜神述異之意味。傳說古典。崇禮有加。甚無謂也。(六)

(1) Runnymede

(11) Palladium of Liberties

(三) 字見註二

(四) Coke

(五) Burke

(六) 說見紐約今年六月十二日 the New Republic 週報

愚曰。不然大憲章六十三條。首尾完具。如何爭得。如何施行。層級井然。斑斑可考。安得以茫昧神怪目之。特其史浩繁。今人不暇深考耳。若謂六十三條。不必與今之自由同撰。而今之自由。又或不載。則吾人之所以祝之者。亦以爲憲典之權輿。以示數典不忘其祖而已。並非以爲完全理想之憲典。可施於今日。如漢儒折獄之。以春秋王莽行政之學。周禮然也。卽在數世紀前之英倫。亦初不以此物爲自由不二之保障。千六百二十七年之人權請願。卽所以補千二百十五年之不足者也。厥後自由運動之進於是者。又何可勝數。至謂大憲章之所利者。在貴族而非人民。亦無絕對之證。特其時貴族勢盛。所利者較人民爲多。乃事有必至耳。然今之問題。在王權宜否。有限若欲限之。必如何始可奏功。當時爲英民者。果越貴族一級。直接迫王。無論王將利用貴族。以共脅民。卽貴族馳壁上。觀不爲左右袒。稚弱之民焉。敵王者。故爲民計。亦惟與貴族聯先。傾王權。然後徐徐圖貴族耳。一步而登天。不可得之數也。英人政治之成功。卽在明察改革之級數。而踐履不紊。彼美人自始被服共和。或無其感也。愚謂今之持民權說。欲以一次摧陷廓清之功。竟其革命之業者。宜不忽此。

然則大憲章七百年祝典。毫無可議。且在斯時。歐美人之祝之。尤有深意存焉。蓋此次歐洲戰爭。英法人以爲強權與民權之戰爭也。全歐洲以爭自由與德意志戰。亦猶七百年前全英以爭自由與約翰戰也。美前國務卿洛德（一）於阿板利（二）之祝典會宣言曰。德意志者人類自由之公敵也。彼不認國家負有道德上之責任。與個人同故蹂躪比利時。轟我魯西丹尼亞（三）大憲章之精神。適居其反。彼其唯一

（一）Elihu Root

（二）Albany

（三）美船名

職志。卽在課個人同認之道德於國家者也。無論人民與政府間。國家與國家間。惟德義爲無上之法。則此之主義已發於七百年前。吾人今日表而出之。誠爲當務之急也。(一)由洛氏之言觀之。可以概想西人思古幽情之所託矣。

於斯猶有相隨紀念之一事。距今一百年前。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英荷普各國聯軍。敗拿破崙於滑鐵廬。而歐洲之政局以定。今日之凱撒。當日之拿破崙也。英法聯軍之欲掙之。其情切於當日之英荷普也。於是自由之戰。七百年前爲前鋒。百年前爲中權。今日爲後勁。此又懷想大憲章者必有之心情矣。願在吾國則何如。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王充非之。以所劃分之時期爲無理。(二)茲不具論。惟取世界歷史而通觀之。以英吉利大憲章出世之年。爲孟子七百餘歲履端之始。其爲無根亦不過如論衡所刺而止。則知吾之人權自由。今乃數過而不驗。時可而不來矣。不獨不驗。而驗者轉爲滅國會廢自治。不獨不來。而來者反爲設五等作帝制。吁。何其醜也。愚請正告我國人。西方有爲七百年自由紀念祭者。爾平日動輒自咒。謂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望今日歐洲之文明而却步焉。今請一切罷棄。惟欲爾追蹤七百年前之陳死人。而一自鏡。稍稍發其天良。莫背人道。使吾之雲仍。或者雲仍之雲仍。於更越幾何年之後。追思曩昔。略有可懷。爾其以爲何如矣。

辜鴻銘近以英文著春秋大義(三)一書。痛論歐洲今日之戰禍。爲誤立大憲章所食之報。蓋大憲章者。

(一)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紐約 The Outlook 週報

(二)見論衡刺孟書

(三) 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今年出版。在北京六國飯店發賣。

自由之大憲章(二)也。人人自由。以致其君若相。不能以意治其國。而盲從民志。以入於戰。爲今之計。歐人惟有毀壞一切憲法。取法於吾中國。奉孔子服從之教。爲神聖。將自由之大憲章。改爲效忠之大憲章。(三)爲之民者。一任君若相之所爲。政之良惡。不論決不以言論行爲。出而干與。則其國可治。而和平可期。是何邪說。而令歐人聞之。嗚乎。人之度量。相越。竟至此耶。

一一

憲法者一國之根本大法也。作憲者立國之根本大事也。此其關乎全國人之生死利害。宜何如。全國人之絞腦漿。拚血淚。以爭之者。又宜何如。善夫柏哲士之言曰。創立憲法。無論何國。必以根本改革之意行之。非能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者也。易詞言之。憲法者政治之事。歷史之事。而非純乎法律之事也。(三)

此義似創。而精確實無可移。此可以律今日北京之議憲法起草矣。

今日之中國。無政府之國家也。(四)何謂無政府。無法律也。本此立論。似覺離題太遠。姑假定中國爲有法律。則憲法者。亦不過細如牛毛。委若敝屣之一種耳。有何輕重之足云。故其偶爾興到。欲得此文明裝飾品。以自娛也。總統之令。一下。參政院準備委員。諾諾唯恐後焉。院內者幾人。院外者幾人。如搆宿題。一

(1) Magna Charta of Liberty

(11) Magna Charta of Loyalty

(三) 見其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上冊九十頁。

(四) 此西人之所恒言。非記者過激之詞。

揮而就。惟恨歐美諸先進國。創此惡例。憲法必經若干手續。始爲完備。吾今欲塗飾外人耳目。故必待所謂國民會議。而召集。而交議。而通過。纔算了事。不然我欲仁斯仁至矣。中華民國之一切法本。不出口耳四寸之間也。

本此立論。似覺離題猶遠。姑發憤尊重民國法律。而以十分之善意解之。則憲法之事。彼亦欲如柏氏所言。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而已。不能使一毫政治改革之意。攙乎其間也。夫一國生命所託之大法。至不含有幾分政治歷史之素。徒以當塗之人。狐埋而狐搨焉。吾誠不知所以名之。充吾善意之所至。亦惟曰爾行爾法。與中華民國之國民。初不生何種關係已耳。果爾。今若執國人以責之。曰草憲何事。爾何不絞腦漿。拚血淚。以爭其所欲得。是不亦多事矣乎。

謂憲法與國民無關係。猶是一面之詞也。質而言之。此物與今之政府。亦無關係。聞者其勿駭。愚言也。稍知中國國情者。莫不知權氛所至。自男女不能相易以外。蓋無不能其稍稍得以制限之者。亦祖先傳來之習慣。亦流俗所信之警說而已。與法律相去萬里也。中華民國之必有憲法。以免外人覬覦者。謂我蠻野不解法度已耳。非欲起而行之者也。欲驗將來。可觀既往。約法者。號稱有憲法之效能者也。誰見施行約法以來。曾有一事與之相舐。參政院以及各方相關之人。出而爭之。又誰見舉國之內。曾有何人。尙憶約法共爲若干條。條爲何事。蓋天下共忘此物久矣。約法既寢忘之。又起憲法。是誠朝三暮四之術。而謂後者功能必逾前者。誰則信之。故憲法者。純爲異教邪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苟非洋顧問外國公使。偶來喧聒。謂爾共和立憲。不立憲法。其名胡張。吾決無取戴此假面具爲也。

今請讓一步。謂當局之於憲法。頗有慎重執行之思。前事不論。自是以後。確欲將中華民國建之於憲典之上。愚亦何必訾其意之不誠。惟憲法之要義。曰公。曰定。茲二義者。一切法之所同然。而憲法爲甚。蓋憲法者。一國所共守之法也。不公胡能共守。而所謂公者。非能一人首出。翹一物以示於衆。漫曰公焉。公焉而已也。必盡衡之一國之聰明才力。而舉曰公。斯爲可也。易詞言之。非舉一國之聰明才力。萃於一隅。而條列其利害。疏通其感情。相劑相質。相和相調。不得謂之公也。管子之書曰。太史布憲。入籍於太府。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一)此施憲之嚴。古今無類。惟不了然於所謂憲者爲何物。則安知專制虧令。以至於死者。皆在百僚有司。自非革命。決不及於君身乎。是之謂不公。(二)憲法者。國本之所託也。不可以輕改。故定尙焉。而所謂定者。亦非自起草。至於公布。經過若何程級。而卽曰定焉。定焉而已也。必全國之人。皆傾心。於是。以爲吾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無恐。吾子子孫。孫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亦無恐。然後謂之定也。俄羅斯之根本法曰。一切宗教自由。凡俄人皆知此之自由。存乎俄皇之口。且夕而可易。又曰。全俄羅斯之皇帝。獨裁而無對。凡俄人皆知此之無對。乃假定革命黨之無成功。是之謂不定。不公。不定。不足以言一切法。況憲法乎。

而說者必曰。憲法憲法。秋桐曰。此盧梭所謂最强者之權利耳。其他非所敢知也。盧梭曰。最强者欲永爲其強。非謀以權力化爲權利。服從化爲義務不可。(三)今之憲法。卽務爲此化者也。往古之時。蠻習未除。

(一)立政篇

(二)康先生言 Constitution 本國爲公有之美。見所著救亡論。

(三)民約論一第三章下同。

民智淺闇。強者以此爲治。未始無補於文化。柏哲士謂盧梭之言。爲國家所以起源之道。亦非無見。(一)惜今日非其時矣。他不具論。惟問此之權利。何法始能保持。其必然之答案曰。力也。盧梭曰。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爲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即傾之。而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恒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即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即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果斯言而有理。是知居今之世。而欲以力擁其最強之法。可謂不思之甚矣。法蘭西之憲法。第三共和以前。皆以力護之者也。其力朝失。法即夕毀。其力夕失。法即朝毀。百年之間。爲次逾十。平均計之。憲法之壽命。不足十年。傳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曰。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二)法蘭西之謂也。南海康先生曰。拿破崙第三立爲帝。法人聽之。(三)以愚所知。則法人俟其力壞而滅。其千八百五十二年自立之。所謂憲法已耳。安在其聽之也。吾爲憲法如何。不有鑒於法蘭西之亂例也耶。

(一)前書上冊六一頁

(二)周語

(三)見救亡論

愛國儲金

秋桐

上海神州日報曾載愚與某君某君於愛國儲金一事頗持消極反對之調。猥承獎飾。謂愚與某君某君之言論。默持一部分人之心理。因之儲金者頓起疑慮。趑趄不前。以致結果不若當初所計。吁。冤矣。甲寅數冊。節節可稽。自有此項儲金以來。愚何嘗有片言隻字之評論。表露於外。果愚先有建言。而袁兆以是而致。則愚誠庸劣。而其平若敢於論列天下事。亦斷不止區區儲金之比。奚至此種事後之責。遽乃卸而不承。特愚自始未嘗言之。美固不欲掠。謗亦不願受耳。然愚自始未嘗言之者。非不能言也。不欲言也。有人投函於上海字林西報。謂凡中國之真愛國者。當設法阻止儲金之進行。愚意反之。凡事有其自然。果愛國儲金而無當於愛國也。儲之者必且徐徐自有所覺。果有當也。吾即百口頌言其非。彼且漸明吾欺而益堅其志。故愚謂此事當任其違彼邏輯之境。以行善也。聽之惡也。亦聽之必俟實效已呈於吾前。而乃事後施其判斷。語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事未經而以爲言。雖辯不我信也。事已經而即不言。得失猶彰彰也。此愚前此不論愛國儲金之所以也。易詞言之。愚於此事不欲以政家鼓吹之態出其前。而論之。而欲以史家冷靜之眼從其後而觀之也。今則其效可覩矣。當發起時。有某策士發議於政府。謂可得二萬萬元。政府曰。理想也。五千萬元差近是。則預計五千萬元。而爲時數月。分局遍天下。領儲金團者。又皆達官貴人。巨紳名士。乃據七月二十七日

東京朝日新聞所載上海電認捐總數。不過六百餘萬元。已繳者未達二百萬元以上。是何濡滯。當爲首事者所萬不及料矣。果愛國儲金四字。聯屬成一名詞而有意義。則吾中華民國愛國心之全量。僅值二百萬元。而其值又爲吾人之所自定。非由他人抑價賤酬者矣。嗚呼。是何說耶。

愚謂此事。於政府國民兩方。皆爲絕好之教訓。請得分言之。

政府夙以國民爲易欺。欺以剛時亦欺以柔。愛國美名也。以是而得錢。是猶紆其背而獲之。人且不議其爲奪也。往者宣統初年。直隸商業研究所創爲籌還國債會而失敗。以其時爲滿清。且外債非可驟還。有背夫生計之理。時賢如梁任公之流。起而反對之也。民國元年。南京留守黃克強提倡國民捐而失敗。以其爲民黨所倡。懼其別有陰謀。吾不助之。凡國人之與吾同情者。皆不助之也。而今非其時矣。今以中華建國統一萬能之政府。當此國交垂破。外資斷絕之時。機以救國無上之名。博鉅萬億來之費。新聞不患其不鼓吹。名流不患其不奔走。計孰善於此者。於是貿貿然而慫慂之。而斡旋之。而儲金之局。全國密如網矣。此之所爲。其爲飲鴆解醒之計。明乎生計者。可以一覽而得。惟愚以爲政府中其毒螫。噬臍而無及者。將不在是。役進行之中。而在終局善後之事。蓋君子可欺以其方。政府既得其方矣。所事如其所期。亦情理之所可至。然人民所謂愛國之心。祇有此量。一摘而少。再摘而稀。三摘猶可。四摘抱蔓。國人之困於惡債。巧捐久矣。此次儲金。而卽有大效。亦已賭盡。三摘之機。夫既國於天地。寧有不恃人民之愛國心。而能國其國者。今苟悉其量。而攫之以後。國與人民。全然打成兩橛。無論政府之終。將不免於欺也。卽開誠心布公道。又焉爲者。愚則恐其爲黎邱之鬼耳。矣。黎邱之鬼。善似人。貌爲其人之姪。迫而呼救。人往救而

審其欺。一旦眞姪迫而呼救。人竟聞而不往。(一)故曰。蠶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二)殘桑傷穫。中農猶且。不爲況爲國而可。摧拉人民。愛國心之萌蘗。耶。嗚呼。誠不料愚之懷此。猶爲過慮。以今日之所謂儲金。用力不可謂不多。爲時不可謂不久。而並未及。一僅可之數。足充政府何項緩急之用。政府縱專以「偷錢」(三)爲職務。若自始知其祇有此數。亦不肯眡篋探囊發匱。以爲之何也。彼不能妄意室中之藏之不足爲聖。(四)慮爲莊生所竊笑也。夫政府欲竊民間之財。而不能斟量高度。有無必中者。亦不乏其例。如以查禁私煙之名。行督銷洋藥之實。卽官卽盜。撲朔迷離。其甘冒天下萬國之大不韙。而決爲之者。以妄意其中有二千萬元之藏也。而不意兩月所收。僅六十萬。則大冒蔡乃煌之欺騙。揭參查辦之聲。不絕於耳。是猶樓頭小婦。忍恥夜度。所約纏頭。百不得一。因乃詬誶醜聞。鄉閭然其失敗。愚猶以爲不若。此次儲金之甚。何也以儲金。居至美之名。處至順之勢。遠非遺弄臣。販毒藥。傷人心。害天理之比也。彼之失敗。不過忍恥。此之失敗。竟至亡魂。是乃學爲黎邱之鬼。而始終無人往救。比之於農。亦初無桑可殘。亦未見何離可耨。見象惶惑。莫可究窮。嘻。爲政府者。自有此役。尤宜收視返聽。頓悟向之所持。以爲顛倒。買弄國民情感之具者。今掃地盡矣。

(一)一時不及檢校原書、詞句不符、讀者取其意可矣、

(二)見淮南泰族訓、

(三)偷錢政府、乃楊哲子所創之名、

(四)語本莊子胠篋篇、

老聃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民不愛國。奈何以愛國劫之。嗚呼。可以返矣。

爲國民者又何如。夫愛國心之爲物。八九主夫感情。而其中所能與辨理心並容者。爲地至狹。故明知某事之不必爲。且爲之而轉有害。而同情相成。同利相感。及一羣之人。大呼而起。已亦不自制其足之前行。相與共邁矣。是之謂羣衆心理。今者儲金之事。卽羣衆心理之作用也。當建議時。豪情熱辯。颺舉泉發。辨晰利害。親切無倫。人人懼吾爲波蘭。家家自薦爲卜式。以爲吾一出。其一金二金之資。政府之德慧術知。卽增其十倍百倍之量。故初期所集。尙有可觀。雖然。政府之爲何種政府。公等之愛國心。究爲何種愛國心。此可以欺賺於一時。而莫容再度之思索。爲時愈久而進數愈微。是寧待言者。然以中國人口之衆。富者貧者。哀多而益寡。在理想卽得四萬萬元。亦宜不難。且人之好義。誰不如我。我儲何許。人亦必儲何許。惟其人人同儲何許。而我亦以何許益之。此種相益而成之數。在儲者之心目中。亦初不以爲小。而何至僅及二百萬元而止也。夫苟儲者。早知最後之數。不過如是。則必袖手不儲。蓋此種行爲。譬之集腋以成裘。不若捧土以填海。方其儲時。乃挾一人一人。如我之覺念。而至以灼知。人人不如我。則我微末之資。奚益於事。以石投水。良不如其已也。故凡公衆募集。其自然之勢。在趨多而避寡。果此次所儲一蹴而達於二千萬元。或五千萬萬元也。則求爲一萬萬元。乃至四萬萬元。疑亦不難。以爲數如此之鉅。人知己分雖微。而彼此相倚爲重。故樂得而附益之也。今止於二百萬元。欲人之繼長而增高。愚恐其難如上青天矣。於斯時也。果儲金章程。著有明條。逾若干時。額不足若干。准儲者自行收回原額。愚知不願收回者。必絕無而僅有也。事誠如此。其將謂儲者之愛國心。前後相爲矛盾矣乎。曰。否。不然也。愛國心者。一族之公心。非數

十百人所得而私有也。一國之人舉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愛其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不愛其國。世固有一國之人舉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不愛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愛之者。然此乃倫理道德偏至之談。而非羣衆心理普遍之象。若以羣衆心理律之。愛國乃猶天風起。夫莽葦東之則盡。東西之則盡。西良不誣也。今假定儲金爲愛國。二百萬元一人一元。爲二百萬人之所分儲。是吾國有二百萬人之愛國者矣。然此二百萬人者。若以四萬萬人共有之。中華民國獨責彼愛。而他人皆宣言不愛。彼必不愛。易詞言之。愛國儲金。獨責彼儲。而他人皆不之儲。彼必不儲。然而儲之者何也。亦猶曩言。彼蓋挾一人人如我之覺念而至也。或曰。人謂吾不愛國。而幸有此二百萬人存。洗少恥焉。愚曰。否。不然也。此二百萬人者。非能獨愛國也。前此有若愛國。以誤覺人人不讓於彼。而致然也。其覺既誤。則其真實心理。卽與其餘之三萬八千八百萬人同立於水平綫上。以此方之愛。必賴他方之愛以成之。他方不存。此方卽不能獨至。如布算然。以數乘零。無論其數大至何許。皆化爲零。故三萬八千八百萬人者。自始未嘗愛國。二百萬人者。亦自始未嘗愛國。或疑儲者之心。前後變易。非能觀其通者也。用此觀之。然則愛國儲金二百萬元一事。究其極也。唯以證明吾全國人皆無愛國心也。已此寧非大可警覺者哉。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補救之道。厥在二事。一嚴爲國家與政府之分。一重造愛國心之界說。前者義至易明。人爲一國之民。不能自立於國家以外。祖宗丘墓之鄉。飲食歌哭之地。尙曰不愛。豈復人情國家之難。卽已難也。此而不救。亦誰肯認。然今茲之所招厭惡於國民而吐棄之者。政府耳。於國家無

與也。故謂吾有國而不知愛。是謂大。大者謂吾於惡政府而亦宜愛。是謂大。愚昔人有言。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近世國家主義。政府之於人民。既無家長天然之親。尤乏天王明聖之義。是愛國可耳。決不能使此倚國爲崇之惡政府。並享吾愛也。譬若城有狐而社有鼠。人豈不愛城社。惟若吾用吾愛。唯狐鼠之是肥而毫無益於城社。吾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故不愛國云者。嚴其格以求之。決非不愛國也。不樂。夫致吾愛而於國無與也。

造定義又如何。愛國者所愛者國也。非能如細人之爲姑息。非能如婦寺之用愚忠。是宜規其大者。遠者焉。善夫蘇格蘭學者鮑生葵之詰愛國心曰。『凡一國家國民之具有常格者。感情必變爲忠愛。識解必周乎政治。且彼於一事必深知之而深覺之。其事維何。則國家者所以包涵國民寶愛之物及國民之利益而保證其安全者也。而國民寶愛之物與利益云者。凡國民斟酌其對於公益之關係所範成之各事業。皆是故知其非各各離立。偶然混合於一處。而實與國民公益節節有緣。此種知覺。卽愛國心之精髓。愛國心之恰到好處。不過如此。而談者每易作逾分之詞。世俗所謂愛國之徒。半指絕大之犧牲者。殊不知此種犧牲。國家未嘗須之。質而言之。人能養成尋常習慣。以共同幸福爲實際上之目的。及人生之基礎。卽爲愛國。愛國心云云。雅不外此種尋常習慣也。』

透宗之談。不可易矣。果愚詮鮑氏之旨而不謬。則人立於一國公私相與之際。有其相宜之位置焉。能保此相宜之位置。適如其量。卽是愛國之道。故吾人亦爲其宜者而已矣。若不必爲其所宜。是無論稍稍分其日用飲食之資。以投於國之毫無益於實也。

卽毀家紓難亦何用者。故夫今人以愛國二字與儲金連爲一名。謂不儲金者卽不愛國焉。此誠細人婦
寺之所謂愛。與近世立國之道風馬牛不相及者也。英倫近有礦夫罷工之事。而海軍無煤。前敵之險莫
狀。此其礦夫之無愛國心。在吾東方人聞之。必且舌橋三日而不能下。而英之政府不能以愛國愛國。張
皇號召卽能返工於礦而行所無事也。是有其相宜者焉。礦工之要挾也。以政府之待之失其所宜。及今
補救舍復其所宜以外無他法矣。空談愛國不與誦孝經以退黃巾同一故智也耶。 七月二十八日稿

治本

無涯

凡一國之政府。未有不以致治爲期者。雖暴如桀紂。昏如桓靈。亦皆望治而畏亂。謂願致人民之怨叛。古今無此政府也。今之反對政府者。動謂其倒行逆施。類於幸災樂禍。不知彼亦猶是人情。其望治之殷。不特不減於人民。抑且不讓乎堯舜。世之貢諛者。多頌言民國之成立。爲堯舜禪讓之局。以若所爲。其可假託堯舜之事與否。姑且勿論。而其想望太平。思人民頌爲舜日堯天之世。則當爲其應有之心理。而有此欣欣望治之心。或亦有可以受頌功德之價值。固未可一概抹殺也。然而古往今來。凡處於政府之地位者。固皆望治而不望亂。而其所生之結果。願或治或亂者。則以制治之道殊也。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其源何在。亦曰誠而已矣。中庸言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朱子之論治道。始終以正心誠意四字爲歸宿。蓋誠能動物。反是者常得反對之結果。治亂轉移之機。實於是乎在。正不得視爲老生之常談也。願誠之精義。不易言詮。今舉其極淺之義言之。則真而不僞是也。歷觀中外古今。制治者能以真意示民。雖治具粗疏。未有不能求諒於民者。苟以僞相愚民。雖典章明備。未有能得見信於民者。民不見信。則治本從而破壞矣。故真與僞之分。卽治與亂之分。覘國者能於此中探其消息焉。則其政治之應藝。何結果不待蓍龜而知矣。

欲談治本。其首應討論者。則爲國體問題。我儕對於此問題。初未嘗迷信共和立憲之國體。而抹殺君主立憲之國體。特以君主也者。乃歷史傳來之產物。必其威嚴之勢力。植於歷史上者。至深且厚。乃能引起。

人民之信仰。若於民智既開之世。忽欲起平地之風波。作帝制自爲之舉。此絕對不可能之事也。武昌起義而後。清祚以斬。歷史上傳來之帝王。其資格既歸消滅。而舉國之中。其思爲政治上之活動者。皆宣言擁扶共和。環顧海內。既無一人焉。有可爲帝王之資格。則今日之政治。不能不循共和政治而行。所謂鐵案如山。不可動搖者也。雖然。共和也者。有真與僞之分焉。真能共和。固足富強其國。若以僞爲之。則大亂之來。且不遠焉。何論富強。彼法蘭西大革命後之共和。與墨西哥近十年來之共和。所以國多變亂。殺人如麻。民無寧歲者。皆由於僞共和啓之。世之不慊於共和者。多引二國之事。以相警告。寧知其實。以僞致之。夫政治之以僞召亂。在君主之國。亦且數見不鮮矣。寧獨僞共和不深探其虛僞之弊。輒歸咎於共和。寧知共和之本體。固不爾爾也。顧欲論共和之孰爲真而孰爲僞。勢不得不涉及於政制。共和國之政制。大別有二。一曰內閣制。一曰總統制。鄙人自民國成立以來。一言及政制。輒頌言內閣制之利。雖他人多持異說。以相難。終不改我最初之主張。誠以政治之爲物。貴通而忌塞。在內閣制之下。不特可使庶政之設施。常合國民現在之意思。又可使執政之人物。常得時勢要求之人材。接以通之一義。深有合焉。若塞其納新吐舊之機。使成凝滯偏枯之勢。內閣制無此弊也。此在普通之共和國。猶且有然。若在由君主國變爲共和國之後。非採用內閣制。尤不足以遏止亂源。此其中有絕大之理由焉。第一。君主國之變爲共和國。必由革命而來。問人民何爲而革命。則以痛心疾首於元首之專權。故起而革之。若既革之後。爲元首者。其總攬大權。依然如舊。則人民必以痛心疾首於帝政時代之元首者。轉而痛心疾首於共和時代之元首。於是革命之禍。將相尋不絕。若施行內閣制。舉本政之權。移之於內閣。則人民對於元首。可不復

發生帝政時代之惡感。國基遂以鞏固。此帝政倒後其必施行內閣制之理由一也。第二一國有數千年帝政之歷史。雖惡其無道。改建共和。而君主二字。尙浮於人人之腦中。欲使國民對於元首。信其無再爲帝制之心。必使其處於守府之地位。而不握政權之機樞。始可以釋人民之疑慮。若仍爲政權之中心點。就令其果無翻雲覆雨之野心。而人民終不免相驚以伯。有上下相疑。則難與處矣。故必採用內閣制。置元首於無責任無權力之地位。斯國民乃知帝政之不能復活。而得以高枕無憂。此帝政倒後必施行內閣制之理由二也。第三由君主國而變爲共和國。大多數之國民。固以共和爲美。然必尙有一部分焉。日頌言帝政之利。而詆醜共和之害。而人之慾望。無有止境。得隴望蜀。乃其通性。爲元首者。苟大權在握。而日頻接勸進之書。必至遂爲卽真之舉。黃袍加身。百僚旣以是爲請。何忍却之。富貴逼人來。賢者亦常因而應之。況其他乎。彼拿破崙第一與拿破崙第三。其初入政界。未必遂有稱王稱帝之野心。其奈調諸本國之歷史。其以君主國體立國者。旣垂二千年。而一國之中。政客學者。盛言帝政之利者。又不一而足。相誘之機緣。旣多。野心或遂從而生矣。故由君主國而改爲共和國。苟採用總統制。則其易返於帝政實勢使之然也。然以歷史上毫無根據之人。忽欲建帝諦皇煌之業。必惹起大多數人民之反抗。於大亂之起。遂無可逃。若採用內閣制。元首不握政權。則雖日有以帝制強聒於其旁者。彼亦空爲臨淵之羨。而莫能致之。則國本遂可以鞏固而不動搖。此帝政倒後必施行內閣制之理由三也。凡茲所述。皆爲帝政倒後之共和國言之也。若普通之共和國。內閣制比之總統制。尙有種種之優點。鄙人嘗於民國二年。因論憲法問題詳言之。以之登諸某報。茲不贅述。今所欲討論者。則由帝政改變之共和國也。願空談學理人將

不服。則且舍理論而舉實例。法國自大革命後。因政權在於元首。擾亂亘數十年。不知者或以共和爲病。而不知實因元首總攬大權。有以致之。及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後。內閣制確立。法國遂無復內亂。以至於今。今法蘭西之共和。其根本殆已鞏固矣。此由君主國變爲共和國。其必採用內閣制之左證一也。抑吾國人之不慊於共和者。又動引墨西哥之事爲言。夫墨西哥往嘗受法國之保護。以君主國體立國。則亦有君政之歷史者也。及逐君主而改建共和。仍不悟以元首而握政權。易以釀亂。故雖以爹亞士之奇才。僅能彌縫一時。終不免惹起革命。遞跡他邦。爹亞士出亡之後。相繼爲總統者。凡數人焉。其親攬大權。一猶吾大夫崔子。故革命之禍。相尋不絕。直至於今。未能熄焉。則皆以元首而當政治之衝。致之也。嚮使墨西哥能以法國爲鑑。確立內閣制。置總統於比較無權力之地位。未嘗不可。追蹤法國。撥亂爲治。乃始終不悟。不知改絃易轍。令梟雄者得據此高位。以總統其名。皇帝其實者。予智自雄。而在野之不平者。則起而爲逐鹿之計。於是內亂之事。終無已時。使能實施內閣制。則何至於此。此由君主國變爲共和國。其必採用內閣制之左證二也。故吾以爲在普通之共和國。採用內閣制。猶勝於採用總統制。若在由帝政改爲共和之國。其必採用內閣制。殆成爲政治上之原則。違此原則者。雖名爲共和。卽目之曰僞焉。可也。而中國今日之政制。其合於此原則與否。雖五尺之童。猶能辨別矣。然則中國今日之共和。爲眞乎。爲僞乎。此寧待言者。夫苟不慊於共和。則直廢止之可耳。而必以僞立國。此何爲者。

今日讓一步。謂美國卽採用總統制。吾國而取法美國。有何不可。姑無論美國前此乃爲殖民地。未有帝政之歷史。與我之國情。迥不相侔也。就令果可取法矣。然美國之總統一任四年。而一人不得有三任。今

已成爲政治上之慣例。雖以羅斯福之曠世奇才。各國所評爲彼邦第一人物者。然因欲於八年之外。舉此

其總統任期而言實則羅斯福之爲總統尙未滿八年

再爲總統。遂遭國人大多數之反對。歸於失敗。且因此之故。主嘗刺客之彈丸焉。

若墨西哥之爹亞士。南海康先生。盛稱其雄才大略。吾嘗攷其行事。誠不愧爲一代之英雄。然因在位二十八年之久。遂惹起革命之禍。使成燎原之勢。迄今猶覺其不可撲滅焉。則共和國而採用總統制。其不許一人在位之久。此又成爲政治上之原則也。返而觀之吾國。則何如者。依總統選舉法所規定。總統一任十年。而連任則無限制。且可由參政院認爲必要。議決連任。不必由於選舉。而參政院之參政。則爲簡任官。總統稱以己意任免之者也。以是推之。則其爲終身總統。此寧待言者。王祥謂荀顛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吾謂終身總統與皇帝之相去。亦一階而已。不踰階而登。而必留此咫尺之地。此胡爲者。如曰。是可以愚民。民豈不知僅此一階。一舉足即可踰越乎。今且勿事苛論。姑徇持人治主義者之說。謂逢神武挺生。終身總統。爲今日所必要也。然其實則豈止此。據總統選舉法所規定。將來有可爲繼任總統之資格者。必由現任之總統親書三名。藏之石室金匱。而選舉人則就此三人投票焉。夫祁奚舉子。薦賢不必避親。往事可師。豈必讓前賢之專美。假令此三人中有一焉。類於祁奚之舉子。而其二則爲張三李四。借以形容其無可中選之資格。不必今果有張三李四其人也。張三李四之資格。自不及假託於祁奚之子。之資格。則中選之爲何人。何難預卜。而此等舉動。既有祁奚之事。可以解嘲。若夫石室金匱之藏。則亦豈無可以自解。夫正大光明。藏名待啓。其事不遠。卽在民國以前。淵源有自。此亦豈自我作古者。往者約法會議之修正總統選舉法也。謂昔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舜薦禹於天。而天受之。故繼任之總統。必由現位總統之薦舉。倘他日祁奚舉賢。

以子膺選則騷人墨客又豈不能引啓賢能承繼禹之道一語以爲解釋而加以後先濟美之諛詞然政局至此名曰唐虞政治可也名曰夏禹政治可也而必字之曰共和使共和之神有知必將提起訴訟而控其竊用彼之招牌也夫苟認共和爲不合於國情則直做拿破崙之故事雖他日之成敗不可知然敢行其所志尙不失爲一光明磊落之男子而必蒙老馬以孔皮壹以僞愚民此何爲者

今再讓一步謂中國今日不必高談政制但存共和之形式而已足則吾又將與之論共和之形式某氏之受勳位而謝恩也曰『臣本布衣得封於留已足』居然稱臣而以張良自況以封侯爲期共和國之公牘果得作此格式耶王天縱之被命爲北京總稽查也賜名建忠夫賜姓賜名惟帝政時代乃有其事共和國之官吏果得邀此聖眷耶去歲禮官處之通告元首誕辰也援引英皇之例不惟許內官可晉府觀賀並許外官得入京觀賀其後一層則並爲前代所未有者以共和之國不引他國總統之事爲法而引他國皇帝之事爲法共和國之元首果有此典禮耶去歲之舉行祭天也鋪地用黃泥告示用黃紙此惟帝政時代乃有此禮入民國來一切公文改用白紙久矣而忽有用黃泥黃紙之舉共和國之祀典果有此禮儀耶今歲元日內史之進呈開國法鑑也敘述歷代經筵講官之利請復此制夫經筵之設其義何居誠以爲帝王者由於世襲不必代代皆賢故必賴儒臣講授以啓沃帝心若爲國民所公舉之元首以常理論其識必當出乎衆人之上亦何須有儒臣之進講則經筵之規復又豈爲共和國之所必需耶印鑄局之呈進玉璽也詳述自秦以來玉璽之歷史與帝王關係之故而又以封禪七十二君相比擬豈至今日尙可封泰山禪梁父以追七十二君之盛軌耶吾友某君嘗讀印鑄局之進呈玉璽文謂此洋洋

大文章。比之司馬相如之封禪文。實相伯仲。所可惜者。中有大總統三字。與全文不相稱耳。使其易爲○
○吾知司馬長卿見之。必把臂入林矣。吾亦謂今之中國除總統一名詞之外。求其可爲共和之形式者。殆不易得。而況乎烘雲託月。所以消滅此形式者。方且層見疊出。而未有艾也。今試問官吏之必名爲卿大夫士。其意何居。夫我國古代。凡以卿大夫士名官者。則其元首必不名爲總統。若謂僅取卿大夫士之名足矣。自斯以上。則舍旃舍旃。是類於打斷鶴胎。熟於典故者。必不作此悶殺風景之事也。又近者議更服制。聞將有紅袍青袍藍袍等之出現。既有此等之袍。苟無黃袍以爲之領袖。終覺新朝之服飾不能整備。夫吾國素以五色象百物。而黃屬中央。爲各色之冠。縉紳先生類能言之。若謂僅製他色之袍而獨忘情於黃之一色。在諳於掌故者。又不若斯之數典忘祖也。是故中國今日。僅就共和之形式而論。已在四面楚歌之中。其所以謀拔趙幟而易漢幟者。譬之畫龍。已全身皆具矣。所欠者獨點睛已耳。夫樂畫全身之龍。獨不肯一爲點睛。使之破壁飛去。天下必無此畫工。就令終不爲之點睛。然以未點睛之龍而必名之曰虎豹獅象。使天下之人盡皆師曠。則或能信之。而不然者。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使舉不知其真相是焉。能致者。夫中國今日之政象。其日與共和背馳。則誠類於未點睛之龍矣。使直以龍語人。天下之士雖不舉皆好龍。然在一部分好龍者。猶或趨而就之。而必字之曰共和。共和指鹿爲馬。自欺欺人。此何爲者。

○又再讓一步。謂中國今日有特別之情形。國體問題。無適不可。則且舍國體而論政體。吾人對於政體問題。初未嘗謂立憲爲絕對之美。而專制爲絕對之惡。特以比較而論。立憲實勝於專制。今不必空談學理。

試觀東西各國其以富強稱者皆屬立憲國。斯卽立憲優於專制之左證也。故就令國體問題無適不可。然立國於二十世紀必須立憲。此不獨有新智識者皆持此論。雖以守舊著名主張復辟之勞。乃宣猶承認今日之必行立憲政治矣。見其所著共和正解彼主張君主立憲對於國體雖持異議然對於政體則固承認立憲也而立憲與非立憲之分實係於有代表真正民意之議會與否。而中國今日顧何如者。以地方言之則省議會縣議會等已如風捲殘雲不留片影。絕無所謂代表民意之機關也。而就中央言之現雖有畫虎類犬之參政院。然參政由元首以意任免之。且列爲簡任官。天下未聞以純爲官吏組織之機關。而可稱爲代表民意之機關者。此外雖有類於蜃樓海市可望發現之立法院。然依立法院議員選舉法所規定其有被選爲議員之資格凡七項。(一)爲有勳勞於國家者。(二)爲任高等官吏五年以上者。(三)爲碩學通儒。(四)爲在本國或外國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三年以上畢業。或有與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相當之資格者。(五)在高等專門以上學校充教員三年以上者。(六)爲有三萬元以上之不動產者。(七)爲有商工實業三萬元以上者。若蒙藏青海得於前項各款資格之外。以王公世爵世職及其他相當人員爲被選舉人。要而論之有中選之資格者大別可分爲三。(一)爲官吏。(二)爲學者。(三)爲資本家官吏之爲議員其必代表政府之意思而不代表國民之意思。此可前知者。至於學者雖有與資本家同被選之資格。然以我國現在之情形一縣之中其可稱爲碩學通儒及在專門高等學校充教員三年者與在內外國專門高等學校三年以上畢業者能得幾何。若荒僻之縣則並一人而不可得焉。至於有三萬元資產者其在富縣類達一千乃至一萬以上。若普通之縣亦必有百數十焉。以一服八猶且不勝。況於以一敵百哉。故以學者而與有三萬元資產者

競爭必歸金權之勝利。此必至之符也。如曰有選舉權者。寧舉極少數有學問之士。而不願舉大多數有資產之人。恐未必然。微論多金者之豐於運動費。易以中選也。且依選舉法之規定。以有學問而有選舉權者。必爲中學以上畢業。或與中學以上畢業相當之資格。以金錢而有選舉權者。則但有五千元之資產而已足。然則選舉之人。屬於有學問之資格者多乎。抑屬於有金錢之資格者多乎。此寧待辯者。而對於同類。必寄同情。此爲人類之普通性。以大多數由金錢獲資格之人。謂不舉其同類。而願舉其異類。此豈通論乎。况上所舉以資產得被選之資格。猶就地方言之也。若在中央特別選舉會。則但有一萬元之資產。卽有被選之資格。較之以學問得資格者。其被選當益易而多矣。是故將來選舉之結果。或亦有極少數之學者。點綴於其間。而爲之發動者。則必以一部分之官吏。立於指揮之地位。而大多數之富家翁。則盲從而畫諾焉。此可預爲之斷言也。今之評參政院者。輒目其爲政府之留聲機器。不知參政院大多數之老成人。雖無新智識。尙有舊智識。其服從政府。或尙爲有意識之服從。若將來立法院。大多數之富家翁。則新舊智識。兩皆無焉。而富翁之性質。但以邀聖眷爲榮。對於政府之提案。必純爲無意識之服從。其腐敗之點。比之參政院。必益加甚。以云代表民意。蓋絕望焉。如是而曰立憲。不知立憲二字。彼果作何解釋也。當前清之季。各省設有諮議局。爲議員者。率能與督撫對抗。不肯盲從而中央。則設有資政院。雖雜有少數之官吏。然大多數之議員。率能盡其職掌。故指摘政府之議案。擴張民權之議案。不絕於耳。焉以云代表民意。雖未可謂充分。然亦當可得十之三四也。顧當時之清政府。猶曰以是預備立憲而已。未嘗敢謂既設諮議局。資政院。卽爲立憲。而其時民黨之急激者。動詆之曰。僞立憲。實則彼尙未謂已立憲。

謂其爲不立憲則可謂其爲僞立憲則不可也。若今之政治其去立憲比之清季猶在百數十層之下。而政府官吏之公牘一言及政體率稱今爲共和立憲之國。試問立憲政治在於何處。故今之所謂立憲者以僞之一字奉贈實可當之而無愧色矣。夫誠以立憲爲非則舉凡類於立憲之制度掃除而廓清之。示天下人以真相。雖與時勢不合然其率真之點猶有可嘉而必戴狄將軍之面具。高書立憲二字於其外。民豈不知面具與內容迥不相侔耶。而必用掩耳盜鈴之政策。此何爲者。

又再讓一步。謂得雄才大略之元首。專制實勝於立憲。討論至此則且舍政體而言行政。然雖在專制政治之下其施政之本真則易於致治。僞則易於召亂。斯又鑑觀古今歷歷不爽者也。今試借歷史上之故事以證之。湯武之爲桀紂之臣。與莽操之爲兩漢之臣。其爲先朝之臣之點固彼此無異也。然湯武既稔桀紂之罪惡。卽公然宣布其虐政而取而代之。自稱爲征誅之舉。不假託乎禪讓之名。故天下後世稱爲弔民伐罪。不以篡位目之。則利得而名亦歸焉。且商之傳國至六百四十四年。周之傳國至八百七十三年。國祚之長爲後世所未有。此其原因固非一端。而其建國之始以真意示民。不以僞相愚民。則亦有以致此也。若西漢成哀之昏。東漢桓靈之暴。數其罪惡。豈在桀紂之下。使莽操光明磊落。直揭成哀桓靈之虐政。取而代之。其行事豈以真相示民。雖不可以方湯武。然以比之唐高祖。則當不在其下矣。蓋神堯亦爲隋之臣。而代隋。而興世。但稱其起義。未有以篡位目之者。無他以能率真而行故也。乃莽操偏好作僞。其在王莽始則託於周公。繼則稱爲攝皇帝。又繼則稱爲假皇帝。終始代漢而爲帝焉。而其作大誥。復井田。種種緣飾經術之事。無非欲以愚民。故莽之行事始終壹以僞出之也。而在曹操代漢之計畫已定。乃

偏終身稱爲漢臣。及臨終遺書言家庭細務。極其詳悉。乃至分香賣履之事。亦言及之。而獨無一語及於禪代。意以爲似此所爲。其子縱有篡位之事。非所與聞。可以全其臣節矣。豈知作僞之事。終屬徒勞。在司馬光則極詆其姦。在王鳳洲則大笑其拙。而其子承此衣鉢。方且謂依是可以欺天下人也。故其將逼漢獻禪位。亦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夫以曹丕而擬於舜禹。古今又豈有如是不值一錢之舜禹耶。然試問兩人作僞之結果。顧如何者。其在王莽則及身而亡。而在曹氏雖一時能以術盜國。然不旋踵間。遂爲司馬懿所欺。凌挾制。至於司馬炎。魏且爲所篡焉。以視商周一則享國六百餘年。一則享國八百餘年。孰爲利而孰爲不利。而傳國久者。民可多享太平之福。傳國蹙者。民必多受兵革之禍。此又相因而至之事也。故知等是專制政治。而立國之本。能出之以真者。不獨民受其利而已。亦受其利。苟出之以僞者。不獨民受其害而已。亦受其害。真僞之分。而國家之治亂興衰。卽於以判焉。不能謂專制政治卽無妨作僞也。而今之中國。顧何如者。以用人言之。明明喜用舊人物。而厭惡新人物。使舉新人物而全罷斥之。其事之可否姑勿論。而其率真之處。猶足使人起敬。乃偏牢籠三二新學界之名士。置之號爲清高之地位。而不假以辦事之實權。以爲既有此若干粧飾品。當足以維繫新學界之人心也。豈知以僞相與。雖名士亦何能爲力。王莽何嘗不用楊雄董卓。何嘗不用蔡邕。然未見莽卓之用楊蔡。遂能免於敗亡。則知欲以名士爲粧飾品者。未必有濟於事也。又就施政言之。今日凡百施設。大率以復古爲主義。乃偏時有一二新式之法令出現。而垂之空言。不見行事。以爲我既有此煌煌大誥。當足以博新學界之歡迎也。豈知政治上之制度。有一定之系統。用甲式則必純作甲種之制度。用乙式則必純作乙種之制度。若於全部皆作舊

式之中忽濡染以一二點之新色采則非驢非馬徒令人見之欲作三日嘔而已况乎此一二點之新色采乃僅言欲濡染之尙未至於着筆耶則欲以一二新法令爲愚民之具者又未必有濟於事也故我以爲誠欲規復專制政治則用人行政亦不可以僞爲之試觀三代以後稱太平者在漢必推文帝景帝之世在唐必推貞觀開元之世在宋必推仁宗英宗之世在明必推仁宗孝宗之世凡諸英君令辟其用人行政率皆本其所信而爲之未有認其人之不可用而仍用之者認其事之不可行而仍行之者今既有作威作福之專制大權而必時作違心之舉爲其所不欲爲此何爲者

要而論之今之政治無論從國體上觀之從政體上觀之從行政上觀之無往而非僞也夫一國之政治其根本乃以虛僞樹立之欲求得久安長治吾實未之前聞今日勿爲高論動引共和立憲國之事以爲例試再以我國歷史上之故事證之彼子之之託於堯舜僞也王莽之託於周公僞也曹操之託於文王僞也曹丕之託於舜禹僞也劉裕蕭道成陳霸先等之託於受禪讓亦僞也之數人者以作僞之故或則及身敗亡而天下大亂焉或則雖能維持數十年卒歸敗亡而生民亦受其禍焉夫人民所以樂有政府者謂能謀長治久安得永享太平之福耳若其所樹爲政治之根本者必使數年而有一次之亂或能延至數十年而亦必有一次之亂則此種政府微特在二十世紀之世界不足託以立國卽在前古專制時代亦未有不自爲惡政府者而今日政治之根本不幸乃與此相吻合則其可恃以樹國與否豈待智者而後知也夫立國於二十世紀必將求能富焉強焉始足與他國抗衡而免歸於天然之淘汰固不止求免內亂也豈期今日政治之根本富強之業固非敢望卽欲求將來之免內亂亦不可得

是豈我軒轅華胄獨幸災樂禍人人時存揭竿草澤之心毋亦虛僞之政治一面足以啓人民反對之惡感一面足以啓梟雄逐鹿之野心故國家之根本終在風雨漂搖之中也夫以僞立國其在有氣節之新人物皆痛心疾首焉此無待論卽以舊人物言之如劉廷琛勞乃宣于式枚章棧等何以亦反對政府且公然發表其意見此豈有他哉今之政局一面僞託爲共和一面又僞託爲禪讓在有氣節之新人物固太息痛恨於僞共和在有氣節之舊人物又太息痛恨於僞禪讓其相率掩耳盜鈴樂與僞爲緣者則脂韋突梯之輩已耳夫國家所託命者乃獨在脂韋突梯之輩若有天良之新式人物與有天良之舊式人物兩皆不與焉求國無危其焉可得吾願持人治主義者一探此中之消息焉而早自猛省也

今之老成人動謂現在人民程度低下未可共和未可立憲吾儕亦不敢堅持新說以與先輩爲難第姑徇其所主張變共和而爲他種之國體變立憲而爲他種之政體然以僞臨民終必釀亂此說當爲老成人之所不能反對也如曰民既愚矣則用愚民之政策雖不能發展國力以與他國抗衡亦可維持現狀使得姑安無事則試問以工於愚黔首之秦始皇且席併吞六國戰勝四夷之餘威然身死之後不旋踵間勝廣一呼而三十六郡響應天下遂歸於大亂焉若積威不及秦皇之人更何如者則謂人民之程度低下卽可以僞政術愚民吾未見其能有濟也夫使以僞召亂受其不利者僅在一人吾儕小民亦何所容心於其間豈知在專制政治之下元首之安危爲國家治亂之所關故人民之休戚亦於以繫焉試一翻一部二十世史天下大亂之起孰非因元首一姓之更迭而演成殺人盈野流血成河之慘劇者故在僞政治之下當其能維持此現狀時國民固受種種之苦痛及至破壞此現狀時國民亦受種種之苦痛

固無往而不蒙其害也。夫在立憲政治之下。元首之休戚與國民之休戚。截然成爲兩橛。彼其私人之行。動誠不必過問。若在專制政治之下。則元首之休戚。卽爲國民之休戚。而專制必與禍亂爲緣。此實爲政治。上之原則。試觀秦漢以來。幾見有百年間不發生大亂或小亂者。此在得天下以正之朝。猶且有然。若以僞立國。則禍變之來。又有捷於影響者。我國民兩年來之心理。爲惰氣所乘。甘於苟且而不樂謀改革。政治寧知此飲鴆止渴之心理。不獨害於爾國。而且凶於爾家也。嗚呼。我國民而亦有愛惜身家之念乎。則一質諸歷史。當知託命於僞政治之危險矣。

政制論下

東 蓀

或問曰。政制之消極方面。無不在防抑野心家。其防抑之道。要不外乎使各機關互相控制。或訴之於法律。或成之於事實。或於中央各機關爲之權限平衡。或更以地方分權爲中央之後盾。既聞命矣。然中國於此數者之間。術將何擇。應之曰。於中央取內閣制。於地方更用分權之組織。其故請詳論之。

夫一國之採用一政制而能致善焉。其理出於政制之自身者半。出於其國之特別政情者亦半。自革命告成。四年以來。邦人對於政制。未嘗爲決斷之判語者。以於國情未嘗有充分之認識也。當其始也。以爲破壞之後。舊日之稗政。得任意剷除。他國之美治。得隨時移植。繼而驗之。乃大謬不然。於是有國情之說興焉。特此說一出。遂爲黠且狡者利而用之。凡昔日之惡政。一一恢復。而美其名曰國情。嗚呼。國情一切罪惡。將借汝之名以行矣。天下事無往而不復者也。國情說張。有心之士。咸厭聞之。以爲談國情者。專爲彼一人張目。吾人平心而論。中國實有特別之政情。第吾之所謂國情者。非彼之所謂國情也。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吾之所謂國情者。請得而列舉之。

甲、一國政治之進。非可一躍而躋也。若於最近期間。無適當之方法。則對於永久之將來。亦必無安全之計畫。第於最近期間。謀爲適當之處置。又不可不知最近期間之政情。吾人於最近期間。發見有特別之政情者。第一爲野心家之無由使之消滅殆盡。所以致此者。其因有四。一因歷世爲君主專制國。帝王之物質上娛樂。與精神上威嚴。皆足使人生羨慕之意。以爲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故數千

年來布衣崛起而登帝位者比比然也。以臣篡君。欺人孤寡者。又比比然也。可知元首權高福厚。實爲野心之導源。元首之威福愈重。梟雄之窺覷亦愈深。由窺覷而得之者。未嘗不知羣將如法泡製焉。故爲之設教。以安分忠君爲義。殊不知教之也如故。而野心亦復如故。未嘗稍戢也。二因人民無充足之能力。足以督視執政者。(一)此因不去。則卽本無野心者。一旦入乎最高之位置。亦不免欲保持其身分。培養其勢力。厚植其黨羽也。三因歷世以來。讀書識字之士。無不仰食於政府。造成世系之官僚。於社會上成一階級。在野心家固必利用此輩。以逞其私。而在此輩亦復樂爲贊助。以遂其生。四因歷世以來。素採中央集權之制度。與官僚政治之組織。人民於此。亦復司空見慣。不生反對之思。且作苟安之想。有此四因。野心家遂莫由以汰盡。在位者勿論矣。不在位而爲窺覷者。亦不知若干。讀者須知吾之爲是言也。與現政府無涉。現政府之存在。與中國之圖強。在邏輯上絕無必然之關係。實知卽使離現政府而論。此後勿論有何政變發生。終不免爲野心家所乘。此不可不早爲之注意者也。

乙第三爲官僚之無由使之淘汰殆盡。夫數世以還。造成國家參養之一階級。此階級之知識能力。又較其他爲豐。凡讀書識字者。無不歸納於此之一途。以生計關係。若爲悉數排斥。勢必引起紛爭。且亦事實上不易執行。惟此輩只爲人用。不能自用。非人民用之。卽野心家用之。二者不容居間。人民既無利用官僚之能力。又乏排斥之機會。則惟聽其爲野心家加以助力而已。國甯有幸。此又不可

(一)人民之知力固弱。而生計困難。亦爲巨因。斷無日給不足。而能有餘暇以批評當局之政策者也。

不早爲注意者也。

丙第三爲國中優秀之人民。爲數過少。於最近期間。無由使之劇增。夫一國政治之運行。惟恃人民之知能。今人民之程度如此。則歐美之善政。決不能不問孰何。概爲灌入。此又宜注意者也。

吾國之政情。既如上論。則對於此種政情。宜爲如何之救濟。救濟之道。宜取若何之制度。吾人不敏。請揭其要如下。

一、當取可以防遏野心家之制度。

二、當取可以排斥官僚及消納官僚之制度。

三、當取可以使國中已有之智能之士得支掌政治運用之制度。

何以言之。夫野心家爲政治之蠹賊。自近世代議政治發生。唯民主主義誕世以來。於政治上已認爲不磨之原則。故非徒爲惡之野心家。如莽操等。不爲人類之福。反被其禍。卽爲善之野心者。如克林威爾之輩。一國有之。亦徒見其紛擾。最後之結果。所謂福利。乃與人俱逝。仍渺不可得也。且政治之進。貴乎漸。而實勿貴乎頓。而浮。其進速者。其退必亦速。往往明君賢相之偉業。不數十年而遽消。此猶言賢明之專制主也。若其不肖。則但見流血而已。爲爭一人之祿位。而犧牲數十萬人之生命。數千年歲之文明。故野心家爲人類之蠹賊。文明之障礙。政治之大害。誠不誣也。茲不憚更列述之。

一、人類之根性。勿論上智下愚。咸有自營爲私之德。苟一羣之福利。委託於一人。其人之才智。既不如衆人之羣策羣謀之爲周密慎審。且以自私之故。必損公而顧私。則一羣之福利。轉乃消失。夫野心

家者。尤以一己之優勢爲前提。勢必因私害公。羣利必損。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一也。

二、一羣之福利。在一羣之衆。爲之同等發達。如一壺之水。熨之以火。使其中質點。飛騰周始。至於同溫等熱。始爲完全。若以一勢力而壓服其他。一國之中。一人獨肥。餘衆皆瘠。正如一樹之枝。南枝向暖而榮。北枝經寒而枯。則羣道之福安在。而一國之中。有野心家焉。必演此態。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二也。

三、一國之進化。端恃人民於秩序中安然發展。故對外有戰爭。縱乖人道。仍不害及羣誼國本。若對內有戰爭。則一國之內。無復甯日。一切文明。一切福利。均爲之破壞。第內亂之生。無不以野心家爲誘。因易言以明之。有野心家。始有內亂。決無未有野心家。挑撥其間。而人民羣起。爲自相戕殺之事者。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三也。

四、國家之機關。原爲公開。凡有才智者。皆得入之。俾得用其相當之聰明才力於政治。則政治得以流通日新。一旦若爲野心家所據。則化公有爲私有。凡國家之事業。皆爲利彼而生。凡國家之機關。皆爲助彼而設。於是使貪使詐。但足以助其私者。皆得入仕。遂使國家機關。爲藏垢納穢之所。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四也。

五、國內有一野心家。得以成功而自逞。則移風易俗。使全國之人。有才者。皆生野心。無才者。趨於無恥。於是公德蕩然。私誼無存。野心者愈多。必引起內亂。無恥者日繁。必致無以立國。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五也。

六、野心家專制於上。致所有優秀之士。不能自覓其用世之途。遂使人才爲之埋沒。所謂人才之不經濟是也。夫以人才置於無用之地。則一羣之內。縱有多數之智睿。亦將無補於國家社會。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六也。

七、一國之政。乃一羣之事。必羣策羣謀。始得完善。而野心家必不樂此。且欲權之專一。以便其私。故野心家生。必創造專制。蓋野心家與專制。不啻一物。近世人民既痛惡專制。且以專制生於野心家。故同時必爲之防遏。此野心家之所以爲害者七也。

以上所舉。雖云梗概。然於義亦復略備。讀者參詳歷史。當能瞭然。官僚之害。吾於他作已言。茲不復贅。請言制度。

可以防遏野心家之制度。卽爲防止恢復專制之制度。自孟德斯鳩以來。以爲唯權力分立。足以保障自由。杜絕專擅。孟氏之意。尤以爲三權之分。不在國權之性質。而在有各別之相當機關。不容兼職。故權力分立之說。自孟氏而生異彩。所謂各別之相當機關者。立法必有立法之所在。行政司法亦復如之。不得以行政機關兼掌立法。亦不得以立法機關兼掌司法也。果爾兼之。則自由全滅。專制復興。(一)近世立憲主義。皆出孟說之賜。顧孟氏自謂其所以創斯說者。乃有感於英之政治。謂英乃實行三權分立之國也。卽今觀之。孟氏之說。終不免乎舛誤。蓋純恃權力分立。使各機關保持平衡者。決不足以防遏野心。杜絕專制。美人行極端分立之制。其得安然致善者。以本無野心家耳。若英則否。乃於權力分立之外。更使

(一)見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 Bk. XI, Ch. IV. 參見憲法論。

其中一機關（即議會）立乎其巔。爲社會寫影。爲人民陳情。凡一國之內。所有各意見。各黨派。各勢力。皆得相遇於此。以討論而調和之。以代議萬能之精神。爲防止暴政之保障。非特單純之三權分立。爲不待言矣。由是觀之。吾人得曰。防制專擅。固恃權力分立。然徒有機關於並立。而無一絕強機關。攝代議之精神。以宣達民志。且督行其決議案焉。必仍無濟也。

雖然。代議機關。不難設立也。所難者其見效耳。吾國往者。未嘗無國會。非徒不足以防遏野心。抑且爲野心家所摧殘。是則今日之問題。非國會有無之問題。乃國會有焉。若何使之見效耳。夫國會之爲物。在政治上。本以代表而生。若其背後。無被代表者。以爲其勢力之後盾。其效自不可睹。吾嘗謂吾國前此之國會。如萍之無根。上則見惡於政府。下則失援於人民。又復無地方之根據。宜其敗矣。故今欲創設有效之國會。自當從其後盾上着眼。間嘗思之。今日吾民程度之低。能力之弱。實不能諱。夫以此程度低下。能力薄弱之人民。而欲其爲議會之後援。以抗大敵之野心家。勢必如卵投石。安見有濟。則爲今之計。唯有覓得一機會。以確定地方制度。利用人民之地方心理。使地方強而有力。則足以爲議會之助力。此吾人所以主張地方分權之唯一原因也。

地方分權之制。吾於他作中詳擬之。茲不重述。特此制度。或名曰聯邦。亦無不可。須知地方分權。非但足爲議會之後盾。以抗中央行政之專橫。且復於地方範圍以內。得以自治爲之。渙發民志。而排斥官

（一）英制雖使一機關爲最高。然並非打破三權分立之理。日人（如穗積八束）評論英制者。多謂議會專制。實屬大謬。

（二）見拙作吾人理想之制度與聯邦一篇。

僚也。茲列舉其利益如次。

一、地方分權之制度一度確立之後。利用人民愛鄉之心理。足以啓發自治。且地域狹小。則情感利害。易於相遇。議政之風。由斯而起。其利一也。

二、地方得以自政。則足抵抗專制。其利二也。

三、地方議政之風立。則官僚失其勢力。其利三也。

要之地方自政。乃立國於萬世不朽之基。不僅民志得伸。民權得展而已也。中央勿論操權者爲獨爲衆。祇順地方之情。不能逆地方之勢。一夫專制。既有所挫撓。合議集權。亦莫由爲惡。蓋勢力者。與法律上之主權異。故學者分主權爲二。曰法律上之主權。(一)曰事實上之主權。(二)前者不可分。後者可分。前者無制限。後者有制限。(三)前者基於法律。後者生於事實。前者發爲形式。後者成於意思。(四)夫以法律論國家爲主權之主體。中央之權。當無制限。不可分割。然而苟實際上爲無制限。與不可分者。則專制形

(一) Sovereignty de jure

(二) Sovereignty de facto

(三) 薩林士謂事實上之主權不可分。而法律上之主權可分。法律上之主權受制限。事實上之主權不受制限。(見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II, p. 107-11) 與吾正相反對。蓋彼誤以權限爲法律上之主權。以權力爲事實上之主權。殊不知法律上之主權。其主體祇能屬於人格(國家)而不能屬於機關。

(政府)機關所有者權限耳。非主權也。

(四) 見薩氏書第六九頁。同爲主權。有法律與事實二種之論者。有格林氏。見 Green 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98-120

成矣。故無論若何之國家。其主權於實際上無不受幾分事實的制限。與事實的分割。如軍權之集中。所以助專制也。然各省自練民兵以防土匪。固不破壞國家之統一。而專制則可以防止矣。又如財權之集中。亦所以助專制者也。然各省以自選之官吏。以任徵收。則固不害及國庫。而專制亦可免也。他如用人行政。若由地方自爲之。此中得阻止中央之專橫尤多。若中央發一命令。不合地方之情形。不能辦理者。尤足證事實上之主權受制限也。吾人欲防遏野心。杜絕專制。即當從事實着手。以地方分權而爲事實的制限。於是中央政治。得入乎正當之軌道矣。

雖然地方強而有力。僅足以消極使中央之不能爲惡。而猶不足致其向善也。於是相輔而行者曰內閣制。內閣制之優點。論之者多矣。要而言之。不外左之數端。

一、內閣者不啻議會之委員會。無議會則無內閣。無內閣則議會亦復無力。故事實上二者既有連帶之關係。即互爲稽察。互相督率。使內閣之施政。常叩議會之意思。議會之意思。常受內閣之矯正。正此其利一也。

二、內閣之政策。有一定之系統。蓋內閣之組成。由於政見。非由於勢力。夫以政見而致用者。必其政見適乎現勢。此其利二也。

三、內閣握行政之實權。而不居最高之名。爲野心家所不欲爭。即爭焉。亦必出之於立憲國政黨之軌道。此其利三也。

四、內閣搖動。不致撼及國本。其利四也。

五、內閣制者。判名與權爲二者也。野心家之求名位者。得爲元首。高拱無爲。其下仍得由內閣握行政之實權。其利五也。

六、內閣得逐漸赴於完善之境。若總統制一度未能致善。則永爲擾亂之局。吾以爲總統制之所以不如內閣者。莫此爲甚。此其利六也。

夫前言中國最近之政情。爲野心家之不能盡滅。於是惟求制限之道。前不云乎。第一之制限在地方。以地方爲之分權。則物失其柄。不能爲人所操縱矣。第二之制限則在內閣。蓋野心家既不能使之盡滅。則不得已。惟有削其政權之一部分。易辭以明之。卽必使其讓出一大部分之政權。歸之吾民。彼則仍擁其最高之名位而已。苟欲致此。舍內閣制莫能爲功。故曰於中央必採內閣制也。

論者或謂內閣制與聯邦不能並行。蓋內閣之成。由於下院。以下院代表人民故也。而聯邦則以上院爲重。上院代表各邦。卽不復以黨派論。不能組織內閣也。吾以爲此觀念。乃由執着美制而生。然美之不能改爲內閣制者。非因聯邦。羅偉嘗爲此論。以爲美改內閣。非不能也。必盡棄總統制之各組織而後。可必以代議院等於英之衆議院。必以元老院等於英之貴族院。必以總統等於英皇。且以爲使法院棄其憲法解釋法規檢查之權。而俾權力集中於下院。羅氏之論。未嘗不足爲論者加以助力。第自吾觀之。其中含有誤點。

二、誤認主權議會 (一) 與內閣制有必然之關係。殊不知內閣制之下之議會。初不必擁有主權。若坎拿大。其修正憲法之權。屬於英之議會。而不屬於坎拿大之議會。其爲非主權議會也。審矣。不聞以此而致礙於其內閣之確立。今論者云主權議會者。議會之意思。即人民之意思。故其所立之法。皆以爲民意之表示。不生違憲之問題。但得解散之。更就正於人意。若非主權議會則不然。彼之意思。非人民之意思。人民之意思。是爲憲法議會所立之法。不得違背憲法。故法院有檢查法規解釋憲法之權。故非主權議會之國。不易建立內閣制也。凡茲所論。以吾視之初。與內閣無涉。夫內閣者。由議會中政黨之占多數者出而組織之。此政黨之在議會者。初不必先使議會操執主權。然後從容組織內閣。但置議會於憲法之下。亦饒有迴翔運行之餘地。且同時以法院爲憲法之擁護者。亦絕與內閣成立無妨。進一步言之。如英之內閣制。由一方面觀之。本爲散立之國務大臣。由皇任命。既在散立之後。於皇之命令。皆須加以副署。如是而已。由他方面觀之。則此等國務大臣。必爲下院議員。且必爲多數黨之首領。而首相尤爲主宰。其行爲。爲一系。其責任。爲綜合。前方面爲法律。後方面爲慣例。彼方面爲形式。此方面爲精神。吾嘗謂英制者。法律與慣例之巧合形式。與精神之奇遇也。則由法律言之。無待議會之握主權。已毋庸深辯。由慣例言之。則但得議會能干涉行政。即可起而組織內閣。初不必全部主權在握而後可成也。

二、誤認內閣制爲側重一院。夫責任以課而見。同一機關。不能受二重之課責。所謂兩姑之間難爲婦

是也。故二院同有糾責之權。則內閣必弱。且有時二院殊致。則將何所適從。凡茲論據。羅偉嘗詔其國人。以爲美利堅欲改內閣。至爲不易也。第以吾觀之內閣之成。由於下院。且必爲占多數之政黨。自不待言。上院代表地方。不能以多少數論。則內閣雖不能由上院以組織之。於未嘗不可同負責任。內閣對於上院之責任。實異乎其對於下院之責任。對於下院之責任。爲關乎政策之全體。對於上院之責任。則限於地方事務。以及中央與地方之交涉。若兩院不一致時。可開聯合會。以多數決定之。則權仍在下院。以下院人數衆也。故內閣即對於上院同負責任。亦不足阻其進行。弱其勢力。若澳洲即行此制。特彼先解散以重新召集之。若仍不一致。再開聯合會。吾以爲若中國立制。則宜先開聯合會。若正負同數。則解散而重新召集之可矣。(1)

三、誤認內閣爲國權之集中點。夫英吉利之制。元首蛻化。至於尸位素餐。毫無實權。然其致此。實有數百年之歷史。非旦夕而成也。於初步之內閣。但能制限元首。於義亦足。若必致如英者。方克稱爲內閣。則徵之邏輯。殊無是處。英在當時。已非使元首端拱無爲。至於零點。其間政局。爲英皇之行爲所影響者。歷史猶爲可證。白芝浩嘗謂英皇雖無實權。然亦有作用。即今觀之。斯義不立。(2) 故以完成之結果。而期之於開始之初。在勢必不可能。且內閣制尤異乎總統制。即使最初之創立。不爲完美。然苟逐漸改善。日趨於美備之途。則不患無赴之日。若以初期之未善。據爲口實。謂不宜行此

(1) 敘述澳洲之制。見 Bryce, Studies, I, pp. 468-551 (Essays, VIII.)

(2) 詳見 Howells, Government of England, I, p. 24.

制則大謬矣。英人司密斯旅居中土數十年也。於中國政情有充分之觀察。嘗告人曰。中國之隆興。非一二十年之力所可致。亦非一二百年所可致。必期之以五百年。其言吾不敢信。特吾願今之言國是者。亦勿河漢視之。須知中國決非最短之時期。可以善其治者。故爲今之計。非謀建立若何美備之政制。乃覓一機會。定其基礎。徐徐前導。不致波折。則爲功亦可見矣。

此外尙有據白芝浩之言。以爲內閣之成。必先有優良之議會。且其國民尤必有順從之德。自甘受治於賢者。自吾觀之。議會之良。得逐漸而成。國民之順。尤不生問題。故藉此而謂內閣不宜於吾國。其理殊不充足。蓋議會之良。不可強求。必國中確有賢良之士。足以膺選。而選者又必確有知人之明。使所舉乃無不肖。夫欲致此。則必國民之知能爲充分之發育。而後可於最短時間。固莫能期此。然但使野心家得以制限政治活動之途。正多社會發展之道。亦衆所有之人才。自不患無自用之機。人才皆得自用於是真才。始見社會對於人才之認識。亦漸趨於正確。由是更進良議會。不期生而自生。故曰。凡此皆不足慮也。

綜而觀之。致人才於相當之途徑者。不必訴之積極之方法。但消極排斥野心家。剷除專制。卽足矣。願野心家之排斥。於最短期間。至爲不易。不得已唯取制限之法。由制限而漸至於掃除。若官僚爲專制之寄生物。亦必同時排斥。特典以最小之限度。雖不能活動於政治。猶得相安於社會。仍不失其自用之途。此數年內。勿論有何政變。野心專制。必不可久。藥之者。厥惟內閣制與地方分權。

人患

運璧

世。本誌主期通訊欄中。有郁君疑者。曾引起人口問題。愚許以有暇必且略貢己見。以資考證。人事本
人患卒。復困於他種文字之役。夙諾未踐。真疚良多。季弟運璧。頗習生計之學。使試爲之。遂成廣幅。姑揭
前。於此。以答郁君。世之君子。以衡論焉。受其益者。又寧止運璧一人也。
秋桐識

語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嗚呼。數千年來。治亂興亡之跡。其於是焉。繁之
矣。飲食之欲。必有待於物力之能贍。男女之欲。必有資於生息之日繁。生息之繁。無窮也。物力之贍。有窮
也。以有窮濟無窮。遲速不可知。終必有死亡貧苦之將至。至則人又惡之。惡之而無以去之。又日爲求生
之念所迫。於是非出於相殘相食而不可。夫人至迫而必出於相殘相食。其所進演之惡果。雖亦有淺深
大小之不同。而窮其歸流。或亂或亡。蓋必居其一於此。矣。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又曰。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謂天下不可長治久安。而必一治一亂。揆之情理。殊不可通。王者之興。期以五百年。斥爲荒
謬。亦胡不可。然而史訓所垂。孟子無能易之。因爲是言。安足爲怪。由今觀之。可知古代最初。生息未繁。物
力猶贍。故易於爲治。及其久也。一則無窮。一則有窮。故必出於亂。迨至相殘相食。兩者能得其平。又得一
治。及其久也。兩者復失其平。又必一亂。如斯循環。乃成史例。孟子以前。固無論矣。由孟子以至於今。何莫
非然。治時之君。必能憂勤。故恆節用而裕民。乃號爲王者。亂時之君。習於怠惰。故恆傷財以速怨。乃斥爲
獨夫。其實王者居乎將亂之先。雖能節用。未必足以裕民也。獨夫處於方治之後。雖稍傷財。未必卽至速

惡也。古稱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所謂九年六年之蓄。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曰。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然此可求之於方治之後。未可得之於將亂之先。故漢文之時。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唐太之際。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焉。粟垂於紅腐。而不可食。足知其食之者寡。米至於斗。不過三四錢。足知其供過於求。謂此純爲漢文唐太節用之所致。恐未必然。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陶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荀子曰。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故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蓋至孔荀之時。有周之亂象。日烈一日。斯時之所患者。正在物寡。寡故不安。孔子不能使之多。則立爲訓曰。均。寡則必爭。荀子不能使之多。則立爲訓曰。分。夫均也。分也。皆足以增加物力之效用。斯誠不易之訓矣。然使達均分之極度。而物力仍未贍焉。則雖孔荀復生。愚知其無能爲也。由是以談。遂人之欲而無所於限。其極也。亂其亂之成也。聖哲莫能回。章章然矣。言治之家。恆以飲食男女。此細故也。不知天下之亂。卽伏於此細故之中。而可忽乎哉。

人患之作。何爲而作也。曰。方今天下之亂。有目者皆辨之矣。上自政府。下至齊民。終日皇皇。然以爲憂者。非亂也矣乎。兩載以來。人無安枕。由今而後。勢且益熾。都會莫非匪窟。田野莫非盜巢。有國如此。其焉不亡。憂時之士。莫不歸咎於政府之失政。平情而論。失政之咎。自不免焉。而當局諸公。輒坐爲革黨之喉使。究其實。革黨伏居海外。至今未動。其無能以遙制收喉使之效。以大舉望小偷之成。不待智者而辨。藉使

其中有不利利害者爲之而已身未先欲使有業之愚民奮然而爲之死此亦絕無之理。今且假定革黨絕無嫉使政府亦無失政而羣不逞之徒果能保其不至爲亂爲匪乎。愚知卽有敢於武斷之夫亦將莫之能答也。如曰不能保其不至爲亂爲匪則必大有其爲亂爲匪之真因在矣。言治之家何不相與一究其所在也耶。夫所謂真因者何也。曰人患而已矣。何言乎人患也。曰卽前所言生息過繁物力未贍之謂也。於何證之。曰證之於不能保其不至爲亂爲匪也是亦有說乎。曰吾國之民號稱四億其實並無確實統計。亦可據揆諸繁息之例。前清咸同以來數十年無大戰爭。合其繁息之數當遠逾於四億。而此數十年之中國勢大盛版圖日削墾殖不至工商未興物力之贍無所自來。加之賠款過巨外貨充斥利權盡失敲骨打髓迄無已時。况屬病夫其何能久。以故物價倍增遊民滋衆富者以負擔日重而日貧貧者以食物愈乏而愈苦。千萬之資皆無。台中人產乃稱富翁而猶實利在手者不過二三。債權無着者常居七八。言商情則破產相繼恐慌時虞言農事則青苗早押飢饉薦至言工業則資本無出生產且停。其他食藝被儲之徒供給有增需要則減大都艱於生計。半塞九空。至於失業乞食之衆在城在野。盈野則又凶穢橫尸逾年卽倍社會之貧苦。一至於斯弱者猶迫爲棍騙竊偷強者焉不敢爲匪爲亂。今試詳長江之會匪東北之鬚匪東南之海賊西南之邊匪與夫各省散處之士匪其數當在一億以上。匪數至占人口全額四分之一。其又焉能或已於亂。外人曰我爲匪國誠匪國也。究其實民之習爲匪也。雖則教育缺乏。然有業應良民教育亦未見其不缺乏。而豈不習爲匪者何也。無他以有業故也。然則民志習爲匪者其必由於失業也明矣。亦未必地無餘利不足以供其生活也。然擁生產之資者習於苟安不肯

開拓餘利。則因生產之資者。無所憑藉。焉從得其生活。坐是物力不贍。至不得不出。一部分失業之民。此失業之民。無以聊生。相習爲匪。理有固然。易匪之地。位於有業之良民。其不爲匪可知。易良民之地位。於失業之匪。其必爲匪。又可知。然則匪之咎。不在匪之自身。而在物力未贍。物力未贍之咎。在於地有餘利。未能開拓者。固居其半。在於生息過繁。不知制欲者。亦居其半。斯固洞若觀火矣。然則計將安出乎。曰。以前述循環之理推之。亂象既呈。決非聖哲所能挽救。惟幸今日物力之未贍。尙未至於絕對。一面及時開拓餘利。以圖救濟。目前同時豫爲節制。繁息以期垂於久遠。庶幾相殘相食之慘禍。可以消滅於未然。否則枝葉之政策。皆不足爲橫決之堵防。而神州之沈淪。指日可計也。嗚呼。此人患之作所爲。不獲已與。愚識將欲發端。讀者或先致疑。以吾爲農業國。每歲穀物。尙有輸出。焉得云物力未贍。即言生息過繁。他國何莫非然。未必卽足爲亂。愚之此說。實爲杞憂。雖然。當今之世。舟車大通。交易繁雜。一國民之經濟組織。必隨世界之經濟組織爲轉移。吾既不能返乎閉關鎖港之昔。自不能有外斯例。於是而言物力之贍。不贍。則不能以一國之穀物爲標準。而必以世界之穀物爲標準。故當國際競爭之場。欲言一國之物力。卽不能僅指其穀物一項。而必統觀其輸出入之平衡。以吾穀物卽有不足。可以金錢及製造品卽其足者。易之。不必足慮。反是而吾穀物卽有餘。與彼金錢及製造品相殺而不敵。則大可虞。由是輸出能敵輸入。謂之物力僅贍。輸出不敵輸入。謂之物力未贍。輸出敵過輸入。始曰物力能贍。今吾之輸出不能敵過輸入。且反爲輸入所壓迫。其非能贍而爲未贍。夫何待疑。且不曰能贍而惟求僅贍。亦須勵精圖治。開拓餘利。期之於數十年以後也。尙慮未明。則請設例以顯之。假定吾之穀物爲數一萬。自給之外。尙餘二

千。以之輸出。易得金錢及製造品亦二千。同時吾之金錢及製造品尙未足。若其數亦二千。勢必更以穀物三千。易其輸入。於是吾之穀物本需八千。始能自給。今以交易之結果。僅餘六千。而吾民必有四分之一不能得食矣。此第一年也。至第二年。常額八千之外。尙須補足前欠二千。則穀物一萬。僅足自給。斯時若更須前後輸出穀物四千。而吾民必有五分之一不能得食矣。然此乃假定。生息停止。尙且年乏一年。若生息愈繁。所乏更不止此。此物力之所以愈不贍也。假定生產不進。由是累欠。吾民必且全體皆不得食。斯時。餓殍相枕。種且云亡。禍豈止於亂而已哉。使愚之設例不謬。可知生息與物力不均。在閉關鎖港之昔。尙有一治一亂之可言。若國際競爭之場。決無自生自滅之可幸。哀哉。國人何尙醉生夢死於飲食男女之中。而毫不自覺也。况夫吾國內地交通阻滯。穀物輸出之象。限於沿海沿江一帶。固未足爲穀物有餘之徵。以沿海沿江一帶。乃吾國腴膏之地也。卽此膏腴之地。亦未必卽能自給。不能自給。而輸出固如故焉。則又以其穀物價廉於他國故也。故防穀之令。各省皆設。此令不除。尙多飢饉。一旦除之。大禍立見。然則有其全未輸出。尙且無餘。雖在豐年。猶嫌不足。今卽以穀物一端而論。不已大可危乎。嗚呼。吾輩以他國例吾。謂生息過繁。不足致亂。說者之意。欲以亂因歸咎於政治之未良。社會之太惡。此愚亦深然之。誠以他國政治之良。社會之善者。國家社會一切制度。整然可觀。生產多途。扶持有道。民無失業。人無棄才。有養有教。亂自不生。吾惟不備。又從而害之。欲其弭亂。寧可得乎。雖然。他國因有國家社會一切制度。是致一般生產之發達。而使民無失業。人無棄才。故能弭亂。是知亂之所以能弭。間接固得之於政治之良。社會之善。直接則得之於物力之贍。彼惟物力之贍。故雖生息日繁。尙未足以致亂。善則先有物

力未贍。重以生息過繁。然則生息過繁。果能足以致亂也。明甚。今惟以政治之良。社會之善。促物力之贍。再由物力之贍。致生息之繁。斯時生息之繁。始不足以致亂也。又明甚。或以日本輸出不敵輸入。則物力必有未贍。而其生息之繁。爲程頗速。未見有亂者。其何說以處之。然須知日本領土擴張。如台灣朝鮮滿洲青島。皆其殖民之地。見爲未贍。特目前耳。而其民力已年裕。一年且有未贍之希望在其後也。興言及此。愈不得不爲吾國悲矣。吾之領土。非惟無擴張之望。行且有縮小之虞。物力必有未贍之一日。在此國際競爭之場。無異以肉投斧。幾何不至立爲粉碎。耶。今之歐洲戰爭。列強皆奮死不顧。自投於交戰國中。者果何爲乎。無非欲擴張其領土。以贍物力。而繁生息耳。其中勢力衝突最烈。而爲戰爭之主敵者。莫如英德兩國。英之殖民地。甲於全球。生息雖繁。遠不及其物力之贍。德國生息之繁。甲於歐洲。物力雖贍。猶慮其殖民地之少。英慮德之勢力大張。侵其生息之餘力。德感英之勢力壓迫。欲求物力之平衡。英本無與他國戰爭之必要。德則大懷併吞世界之野心。德之侵略主義。在迂儒視之。莫不斥爲人道之賊。而以爲德民徒供德皇之犧牲。不知德民果不踴躍於戰爭。德皇雖欲肆其野心。亦何可得也。蓋彼邦自欲據此。以爲大倡戰爭。生產之說。以來。經濟學家。奉爲不易之原理。深印於國民全體之腦中。舉國若狂。遂生此果。詳舉其說。非本篇所能許。略而言之。則「戰爭者。生產之性質也。用資防禦。則爲保險。轉危爲安。故曰。生產用資。攻擊則爲增富。略地獲權。故曰。生產故國家者。又無形之資本也。特其貨財之形式。爲較商耳。吾人。不有國家。誰爲保護。誰爲發展。納稅者。投資也。增稅者。增其資本也。故戰費之銀。卽吾投資之

鉅。吾。投。資。若。鉅。吾。獲。利。卽。鉅。本。篇。之。有。取。於。是。說。乃。在。證。明。歐。洲。之。戰。爭。實。爲。豫。防。人。患。而。設。此。種。豫。防。手。段。不。能。望。之。於。吾。邦。故。吾。邦。人。患。足。以。致。亂。而。非。別。取。手。段。不。爲。功。並。以。證。明。吾。人。所。取。於。國。家。無。一。非。爲。吾。人。謀。生。產。而。防。人。患。苟。其。國。家。不。能。爲。吾。人。謀。生。產。而。防。人。患。且。適。得。其。反。焉。則。不。爲。吾。人。之。需。寧。曰。吾。人。之。敵。如。曰。需。也。非。敵。也。則。必。計。其。利。而。增。其。資。然。後。生。產。可。謀。人。患。可。防。也。

理。人。愚。者。世。界。之。大。問。題。也。其。在。文。明。之。邦。惟。恃。政。治。之。良。社。會。之。善。戰。爭。之。利。發。明。之。多。生。產。之。進。故。亂。業。形。而。或。反。爲。利。其。在。老。弱。之。吾。惟。見。政。治。不。良。社。會。不。善。戰。爭。不。利。發。明。不。多。生。產。不。進。故。亂。先。形。而。終。必。以。滅。不。觀。現。今。歐。美。各。國。地。代。何。以。屢。昂。利。潤。何。以。漸。減。物。價。何。以。騰。貴。勞。銀。何。以。低。廉。製。品。何。以。必。輸。出。新。國。原。料。何。以。必。輸。入。舊。國。何。以。必。急。殖。民。何。以。必。避。早。婚。何。以。貧。富。懸。隔。何。以。競。爭。激。烈。如。此。之。比。其。流。實。繁。是。皆。人。患。之。徵。向。使。政。治。不。良。社。會。不。善。戰。爭。不。利。發。明。不。多。生。產。不。進。亦。如。吾。焉。生。民。之。慘。必。非。造。物。所。忍。聞。豈。獨。亂。形。於。吾。邦。而。已。哉。謂。愚。不。信。請。徵。一。說。百。年。以。前。英。儒。馬。查。士。嘗。作。人。口。論。一。書。其。首。發。是。問。其。所。論。列。精。闢。絕。倫。至。今。學。者。無。以。易。其。說。本。篇。不。能。詳。爲。介。紹。他。日。當。遂。譯。其。書。以。餉。國。人。綜。其。要。旨。大。概。如。下。

一。人。第。知。貧。困。疾。苦。爲。人。生。之。不。幸。此。不。幸。者。胡。爲。乎。來。哉。生。息。過。繁。物。力。未。贍。耳。男。女。之。欲。古。今。所。同。生。息。之。繁。中。外。無。異。任。其。欲。而。肆。其。繁。惟。除。死。亡。他。無。障。害。則。夫。婦。正。人。平。均。產。兒。四。人。越。二。十。五。年。人。口。必。加。一。倍。由。是。推。進。有。如。二。至。四。四。至。八。八。至。一。六。一。六。至。三。二。是。人。口。之。增。加。以。幾。何。級。數。進。也。而。人。必。有。所。棲。又。必。有。所。食。則。地。廣。有。涯。物。力。有。限。充。人。智。發。達。技。術。

進步之所能與資本勞力並增無已之所至。關窮壤至盡。所得食物。吾人假定其爲無限。亦必增進甚遲。有如口至四。四至六。六至八。八至十。是食物之增加。以算術級數進也。合兩者而計之。越二百年。人口爲五六十。食物爲一八。越三百年。人口爲八一九二。食物爲二六。相差之遠。亦云甚矣。可知生息過繁。物力未贍。者勢之所必至也。至則災害迭興。人生之不幸。莫之或免。首當其衝。則爲貧民初猶物價騰貴。勞力低減。致有營養不良。勞動過分。勢不可止。以次詐財。劫物。殺人。自戕。棄幼。虐老。疫癘。流行。饑饉。時出。甚而匪亂。迫而戰爭。而凡社會一切害毒。莫非由是滋生。所涉至廣。疏舉莫徧。是皆懲戒人類之任。欲肆繁而施行於人患已形之後。吾人謂之人口壓抑的制限。惟人性最靈。異於禽獸者。以有先見之明。壓抑不堪。則知防患防患之道。善惡互見。其自知經濟能力未至不足。撫養教育。多數子女。至於成人。則不敢有室家之好者。此最善者也。其次既有家室。始患多兒爲累。因而節欲。或求避娠。此猶善者也。等而下之。墮胎。棄產。偷情。強合。以個人之利害。啓社會之僥風。甚且犯罪傷德。毫無所顧。此則不能不謂之惡者矣。吾人以是別爲兩類。其一曰倫理的制限。其二曰罪惡的制限。此三種制限者。對於生息增加之人口。生息交題其作用者也。人口不減退。至與食物平衡。制限之作用。卽無止境。然而人口增加之趨勢。雖有多數。制限以爲之梗。而常超過其與食物之平衡。以是人口趨勢與制限作用。各有其動。亦各有其反動。交相進退。永爲循環。而吾人棲息於此。長期循環之下。莫明其故。覺人生不幸。永無涯際。此種不幸感之最痛者。又莫如下層社會。蓋此循環者。以下層社會之境遇爲其樞紐者也。境遇稍良。則弛其欲而肆其繁。肆其繁而境遇又苦。其良時則人口趨勢稍殺之時也。其苦時則制限作用最神之時也。舉其一端。如物價騰

貴面勞銀低減。則制限神而境遇苦。因是人口稍殺。又見物價低落而勞銀騰貴。則境遇良而情慾生。因是人口又熾矣。此以言其常態也。然不必如此之有規則。有時人患大形三種制限。同時併發。則其不幸。以次及於中上兩層社會。災害分擔。莫能獨幸。究之此雖自然之法。則殆非人力所能挽回。然此法則之中。制限有三造物。固令人類自由選擇。兩害相權。尙擇其輕。矧在其中。有爲無害。而且有利者耶。抑何人類忽而不靈。至斯竟不知其所擇耶。如其擇之宜。莫如倫理的制限矣。請試言之。社會之不幸。有其本原。本原爲何。卽人莫肯爲此倫理的制限也。如肯爲之。今之不幸。去過半矣。人既肆其情慾。則養育子女。當然爲其義務。義務不能履行。故罪惡以生。今但觀其罪惡所演之結果。至非人力所能挽回。可知此一義務之重要。此其爲理至易明也。人非不知特以節欲爲艱。不知節欲一事。固卽造物之作用。並非於人類獨苛。世之言克欲者多矣。吾人則謂克欲。但克其情慾。此爲本根。他皆枝葉。且克欲者。正所以遂欲也。誠能勤儉。確有生產餘力。然後結婚。則不慮子女之多。故克欲。貴在結婚之前。而不貴在結婚之後。所生子女。皆能有養。有教。足致生產貧困。自無社會全般實爲幸福。則生息之繁。焉足爲害世。或倡男女交媾自由之說。此又罪惡之所從出也。男女各守節操。並非壓制。欲防罪惡而免不幸。舍此莫由。克欲。縱艱。不猶愈於不幸乎。現今文明國民。大都知避早婚。然此多在上中社會。豈可望之齊民。早婚之害。齊民爲甚。類難理喻。並不篤行。則必設禁早婚之法。然後其害可除。夫所謂禁早婚者。又不盡關乎年齡也。其所取標準。則在財產。要必令一般之民。其中勞動者與貧民尤要。各能獨立營生。且有充分撫養教育多數子女之費。然後公許其結婚。庶以養成家庭健全之風習。雖曰難期。驟效。久而久之。風習自成。又不待乎。

法律矣。此爲根本之方。世或不察。徒行姑息之策。主設救貧法。是則妄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誠以貧民。憐以無憂。不知節欲。生息過度。轉甚於前。此欲救之。彼則反苦。而人患愈烈。社會愈貧。且喪其廉恥心。獨並心充莫可也。其有主抬高賃銀者。妄也正同。使行根本之方。賃銀自高。何待於拾。拾之反。下不如不拾。即令抑之。不下而物價與之齊長。所拾亦止於名義。況法律之不及。正待社會之制裁。男子不媒而有室。羣斥爲不知廉恥。女子未嫁而私生。咸目以不顧羞辱。千人所指。無病自死。夫非禽獸焉敢再萌。不萌無生。人患自絕。人患絕而貧。民境遇良。勞働賃銀高矣。今不之絕而助之長。夫甯非南轅北轍之類也。與馬氏之說。去今一世紀矣。其間反駁之者。自不乏人。而至最近。多數學者。證以世界人口增加之趨勢。與其循是以生之現象。始知其說爲不可易。咸推爲千古不磨之卓見。稱其說曰。馬查士主義。蓋其所假定之前提。一人口以幾何級數增加。食物以算術級數增加。雖未必盡然而其所推定之原則。一人口增加之趨勢。雖有多數制限以爲之梗。而常超過其與食物之平衡。則確乎可據也。至其所主張倫理的制限。乃爲解決世界人患問題究極之談。豈獨爲一時代一國家而立說耶。請言其故。以入吾說。世界人口全體之自然增加。此有統計可徵。吾人不可不認。數字之繁。今稍避之。略言其率。則最近十年間。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平均千人每年所超過之出產。(不計死產除其死亡)美國二〇。六。德國一六。〇。日本與俄國同率一三。〇。匈牙利一二。〇。英國一〇。二。澳大利九。一。意國七。四。西班牙四。一。法國二。二。由是推算人口加倍所需之年數。則美國三四。德國四四。日本與俄國五四。匈牙利五八。英國六九。澳大利七七。意國九三。西班牙一七四。法國三一五。其中美與法西三國爲例外。若由

其餘。國推算平均。加猪所需。年數則六、四、年。衡諸馬氏二、五、年。加倍之說。實有未合。況其間。相懸太甚。及。宋。河。并。概。滿。論。加。則。速。矣。惟。不。必。幾。何。級。數。蓋。人。口。之。有。出。產。力。者。平。均。不。過。其。總。數。三。分。之。一。以。夫。婦。二。人。平。均。產。兒。獨。人。求。之。自。難。期。於。幾。何。級。數。然。此。不。足。爲。馬。氏。病。也。卽。由。此。趨。勢。觀。之。已。自。可。驚。而。其。增。加。之。無。窮。更。可。斷。定。至。五。食。物。則。當。分。別。言。之。合。將。來。世。界。之。出。產。計。之。此。一。說。也。就。現。今。國。際。之。經。濟。觀。之。此。亦。一。說。也。先。言。前。說。請。亦。稍。避。數。字。之。繁。據。地。學。家。言。現。今。世。界。人。口。約。十。五。億。以。歐。洲。現。在。以。口。密。度。爲。標。準。地。球。尙。有。餘。隙。能。再。容。二。三。億。人。口。此。以。現。在。技。術。程。度。就。世。界。全。陸。地。面。積。中。何。稱。生。產。地。者。約。百。分。之。五。十。五。而。計。之。者。也。將。來。技。術。進。步。必。可。取。其。餘。之。不。生。產。地。化。爲。生。產。地。假。使。不。律。則。尙。能。容。十。五。億。人。口。合。而。計。之。三。十。七。億。吾。人。不。諳。地。學。復。不。解。技。術。未。審。其。言。之。價。值。若。何。將。來。進。步。果。達。何。度。更。難。預。料。惟。借。經。濟。學。上。有。地。力。漸。減。之。法。則。任。其。技。術。進。步。之。速。資。本。勞。力。之。對。面。地。力。之。生。產。達。於。一。定。之。限。度。則。以。次。漸。減。其。收。獲。而。必。有。不。能。再。增。之。時。是。地。力。亦。有。窮。時。也。馬。氏。將。爲。無。限。吾。人。尙。未。敢。承。且。不。必。言。其。算。術。級。數。之。延。謬。而。世。之。人。從。而。駁。之。其。亦。不。想。之。甚。矣。使。愚。言。不。謬。由。今。之。率。增。加。人。口。無。窮。當。不。出。數。世。紀。而。卽。遇。地。力。告。窮。之。日。無。能。以。棲。食。其。子。孫。雖。然。此。非。新。論。於。身。且。也。吾。人。何。必。久。遠。但。慮。其。目前。足。矣。則。請。言。其。後。說。此。所。謂。一。國。食。物。之。標。準。無。非。決。之。於。國。際。競。爭。之。勝。敗。與。國。內。整。理。之。何。似。最。前。已。略。述。之。茲。再。綜。而。論。焉。不。外。五。事。一。本。國。領。土。之。大。小。也。此。固。亦。視。乎。地。形。地。質。氣。候。交。通。等。要。件。爲。優。劣。而。大。抵。小。不。敵。大。二。科。學。技。術。之。發。達。也。古。代。之。農。業。不。能。比。諸。今。日。吾。國。之。農。業。不。能。比。諸。歐。美。日。本。之。面。積。不。過。吾。國。三。十。分。之。一。而。以。科。學。技。術。之。應。用。

其生產力幾與吾國相等。三經濟發達之程度也。狩獵之民不如牧畜之民。牧畜之民不如農業之民。不如商工之民。商工之民。戰勝於國際貿易。以世界之食物爲食物。且有海外投資及各種對外營利輔之。英國之海外投資。已上四百餘億圓。每年利息。若平均爲五釐。亦有二十億圓。益以在外商人每年之收入。且億餘萬圓。卽此已食之不盡。況更有國際貿易戰勝於世界耶。四法律制度之差異也。如勞力之自由。營業之自由。土地所有權及處分權之自由。與其不自由者相較。則其間勞力與生產之效果。必將大異。或行私產財產制。與行共有財產制相較。其異也亦然。五殖民移民之廣狹也。最後食物不足之解決。不得依賴於國權之擴張而致力於殖民移民之事業。故國力強者不虞食物不足。而國力弱者則憂人口過多。質而言之。以鄰爲壑而已矣。防今列強皆有人口過多之象。而猶獎勵人口之發達。初不爲食物不足一慮者。所恃者在此耳。要之斯說雖云適於時勢。之要求。實不啻爲馬氏食物不足之說。下十鐵案。國內整理必有。至於無可整理之日。國際競爭必有。至於無可競爭之時。整理可也。競爭亦可也。謂長此而食物卽足。則不可也。且整理與競爭。皆因不足而起者也。愈整理愈競爭。而猶愈形不足者。又何也。是無他。食物增加之速率。固終不如人口之增加耳。人或謂十九世紀以來。食物增加之速率。爲曠古所未有。此足以證明馬氏算術級數之誤謬。斯固然矣。然須知食物增加速率之所能至。並即人口增加速率之所能至。兩者相殺。而人口猶有過焉。雖速亦如不速矣。合第以食物較算術級數爲有增。人口較幾何級數爲有減。連謂馬氏爲欺吾人。遂不之顧。究之所爭者。皆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類。然則果誰欺耶。澳大利學者斐禮博維氏嘗謂馬氏人口常超過其與食物之平衡一語。其所含真理。無可置

疑吾人惟有因時立義而已。故修正馬查士之原則云：『以吾人之經驗觀之，食物云者，當時之經濟的及社會的組織之下，所收穫之生活資料也。一國之人口，恃此生活資料以養之，而其增加之傾向，常超過此能養之限界焉。』如斐氏者，誠可謂善讀古人書矣。(一)

由是觀之，人口超過食物一事，馬氏以前固無論矣。由馬氏以至今日，百有餘年，確乎未易繼。今以往百世可知，固不僅事實可徵，即求真理亦未可逃也。故人患者，世界之公患也。世界有此公患，值茲人智發達之秋，豈無良法以禦之，苟其有良法也，吾乃從而取之，而吾國之人患可除，甯非幸事而不幸有二大主義，皆非吾之所能取法，請先述之。

(未完)

(一) 說見其所著國民經濟學說第三版 Eugen Philippovich on Philippsberg's 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lehre.

國幣條例平議

端六

我國幣制。紊亂極矣。自非奸商猾吏罔利營私者。莫不延頸而望其整理。十餘年來。幣制改革問題。旋起旋落。簿書文告。積寸累尺。舌戰筆鬪。盈中溢西。今乃得於民國四年二月七日。睹國幣條例之教令。(一)不完幣制。或甚於無幣制。吾人所鼓掌歡迎者也。惟是貨幣之原理。玄蹟難通。而國富之本根。又端在幣制。當局者。豈不亟熟察周知。樹百年之大計。徒以一紙文書。數行墨蹟。眩流俗之耳目。矜法令之告成。無論視等具文。毫無裨益。卽綜實辦理。而疏漏之法。貽害實多。不敏如予。亦欲有所指陳。以候當局之教。國幣條例。凡十三條。國幣條例細則。十一條。今爲便於評論。特擇其重要者。縷列如左。

國幣條例

第七條 國家貨幣之製造及發行權專屬於政府

第二條 以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爲價格之單位稱曰圓

第三條 貨幣之種類如左

銀貨幣四種

一圓 半圓 二角(二十仙) 一角(十仙)

銀貨幣一種

五分(五仙)

國幣條例平議

銅貨幣五種

二分(二仙) 一分(一仙) 五厘 二厘 一厘

第五條 貨幣量目品位如左

一 一圓銀貨幣總量七錢二分 銀九銅一

二 五角銀貨幣總量三錢六分 銀七銅三

三 三角銀貨幣總量一錢四分四厘 銀七銅三

四 一角銀貨幣總量七分二厘 銀七銅三

五 五分銀貨幣總量七分 鎳二五銅七五

六 二分銅貨幣總量二錢八分 銅九五錫四鉛一

七 一分銅貨幣總量一錢八分 性分同上

八 五厘銅貨幣總量九分 性分同上

九 二厘銅貨幣總量四分五厘 性分同上

十 一厘銅貨幣總量二分五厘 性分同上

第六條 一圓銀貨幣通用其額無制限

五角銀貨幣一回之授受以合計二十圓以內二角一角銀貨幣一回之授受以合計五圓以內鎳貨幣銅貨幣一回之授受以合

計一圓以內為限但租稅之收受國立銀行之兌換不適用此種限制

第十條。一圓銀幣因使用磨滅減少法重量且百分之二者五角以下之銀貨幣銀貨幣銅貨幣因使用磨滅減少百分之五者
得以額面價格向政府換取新貨幣
第十二條。有以生銀請政府製造一圓銀貨幣者政府當應之
但製造費每一枚徵收庫平六厘
並列各條內。第十二條以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釐為價格之單位。則中國之貨幣本位為銀。自不待辯。第
六條。一圓銀幣通用無限。第十二條。一圓銀幣自由鑄造。所以舉銀本位之實。統而言之。此次條例
乃確定我國貨幣為銀本位是已。此等條例本宜從根本上反對之。區區法律之內容原無評議價值。但
根本問題非片紙所能解決。予將更章言之。今權讓一步。認定銀本位為當務之急。而條例之缺點亦
不能措諸不問者。請得略為陳之。

貨幣之第一要義。泛言之。在使其價格不變。此一義也。學者聚訟紛紛。頗難解釋。今且不究高深之學理。
以求合乎理想的價格不變。僅就實際上適用於此條例者。以淺語譬之。我國現用銀本位。則視金為一
種貨物。貨物為普通販買之品。其價自隨時高下。彼此相互之間。絕無一定之比率。貨幣為測量價格之
具。貨幣自身之價格。雖亦因種種原委。時有變遷。然吾人今且避去繁冗之議論。假貨幣自身之價格為
一定不變。則物價之變遷。因貨幣之測量而可知矣。金在我國。既為一種貨物。則金之價格。亦隨他貨物
之例。隨時對於銀幣而有變動。今世界各國。或用金本位。或用金本位變形之金匯兌本位。在各國視之。
金為貨幣。銀為一種貨物。倫敦銀市。今日為三十三片士四分之三。明日可為三十二片士五分之三。是

金銀兩價格之間。毫無一定之比率。故我國貨幣對於外國貨幣無一定之比價。於是。我國貨幣之第一要義。在世界。正已無可言。今日縮小範圍。設我銀本位貨幣與其補助貨幣彼此相互之間。當得保其一定不變之比價。則貨幣之第一要義。雖在世界。上無可言。而在一國內。猶可言也。我國今日之貨幣。可謂無制度。兩為一種重量而非貨幣。且有庫平關平漕平湖平種種之稱。圖為外國流入之貨幣。又有墨洋日洋站洋龍洋等之別。圖以下有小銀圓。其與銀圓之比。或為十一與一。或為十。一有奇與一。銅圓對於銀圓。小銀圓之比。錢文對於銀圓。銅圓之比。各隨時隨處而有變動。貨幣彼此相互之間。已無一定之比價。則以之測量物價。其不得要領。宜也。今既創立幣制。則止遞弊端。宜有以革之。試問國幣條例。具此能辦否乎。則各國幣制。其能辦否乎。

維持各級貨幣彼此相互間一定之比價。其法在使各貨幣供給之量。與其需求之量。常得相劑。而無過不足之虞。欲達此志。在使各貨幣均各具伸縮力。蓋貨幣相互之比價。非純粹法律所得定。法律雖為規定幣價之要素。然其維持此法律之要素。仍在供求相劑。此事人人能言之。雖然我國政府之處置貨幣。素昧此理。其味之也。或出於真正之糊塗。或出於有意之破壞。雖不得知。而其後市場擾亂。物價騰貴。產業停滯。小民失業。國家日即於困窮。政府日臨於破產。皆此一味基之也。彼見銀根緊逼。產業衰頹之際。以為發數十百萬銅元。即足挽回市面。在彼無知無識之商民。竟以為錢可通神。平日投機架空。無所不至。一旦破綻畢露。環懇救濟。甚者以一二工場鑛山之資本窮乏。亦哀號於政府。謂政府一舉手而數十萬紙幣可立集。數千百主人可免於流離。殊不知銅元紙幣之為物。最識靈機。一有過剩。即行跌價。

彼等曾不思市面之恐慌。銀根之緊逼。多爲濫發貨幣而生。至此乃倒果爲因。增其困境。因一二人之自私自利。遂令禍害貽於一方。甚者波及全國。何勝慨歎。今觀所訂幣制。一圓銀幣既得自由鑄造。又得無限通用。似本位貨幣已具有伸縮力。又製造費雖明定徵收。而不過六釐。以之與合金之銅造幣廠之支應。磨損貨幣之改鑄。以及其他種種費用相殺。或不至有羨餘。卽有羨餘。亦爲數無幾。而其實政府已忘却其他一重要條件。此條件爲何。卽接收生銀與授與銀幣相距之時間。未有若何之規定。是也。考各國幣制。此項亦無何等之規定。英爲無費自由鑄幣之模範國。而其實亦非絕對無費。法定每純金一鎊斯鑄金幣三鎊十七先令十片士半。而一千八百四十四年銀行條例。英倫銀行得以三鎊十七先令九片士接收純金一鎊斯。是每鎊斯之交易。徵收費用一片士半。卽百分之〇。四八三。卽約百分之四分也。然則有生金者何以不持向造幣廠。而必持向英倫銀行。則以銀行卽時兌換。而造幣廠不免遷延時日故也。法國之造幣費與英國略同。卽千分之三也。美國最輕。不過千分之二。日本亦爲無費自由鑄幣之國。其交幣時間亦無規定。然則遷延時日。乃意中事。否則仿英倫銀行辦法。令日本銀行徵收少數之手數料。卽時以金幣兌換生金。總之諸國幣制。雖於時間上無所規定。此外並不徵收造幣費。今我國既徵收造幣費千分之九。則於交幣不應再有遷延。否則名爲自由實則濫利本位貨幣之伸縮力將無由實現矣。

千分之九之徵收。果是與造幣實費相償否。余不厭煩瑣。略一估之。以見徵收之額過多。卽不然。政府亦決不因此受損。造幣實費約分四項。一合金。二磨損貨幣收回改鑄之損失。三造幣廠設廠維持經費。

四火耗。我國圓銀幣之成分爲銀九銅一。故一圓所需之銅爲七分三釐。目下倫敦銅價。每噸約值七十五鎊。以此計之。約得千分之二。貨幣之磨損。極爲小量。法蘭西瑞士之二十佛郎金幣。每年平均損失約千分之五分之一。日耳曼之兩「克勞恩」金幣。約千分之七分一。(九) 耶方斯詳細調查。定爲萬分之四。(十) 此就金幣言之也。我一國銀幣容積大於德法之金幣。則磨損之比例當更小。(十一) 造幣廠經費。似爲一巨款。然以每年所鑄之幣相較。亦不足數。耶方斯估計英國此項用費。爲每年四萬二千鎊。而貨幣之磨損。爲每年四萬八千鎊。則兩者相去不遠矣。原來造幣廠之經費。視每年造幣之多寡。爲反比例。造幣多則經費省。少則奢。又視所造貨幣之種類。而有不同。幣值大或形大。則經費省。值小或形小。則奢。此項費用。在我國果當若何。殊難懸測。若經理者素餐戶位。或舞弊營私。則其費莫大。然吾人只能爲合理之計算。不能爲彼等預留地步也。今假定每年鑄本位幣五千萬元。則政府可徵鑄造費四十五萬元。減去銅價十萬元。仍得三十五萬元。磨損火耗。每年不過數千元耳。造幣廠之數。以我國土之廣。交通之不便。決非一二廠所能成事。以上估計。雖未悉合實在情形。然大旨不過如是。然則以三十五萬元之餘利。維持造幣廠五六處。其有盈無絀。彰彰明矣。

本位貨幣既如此。補助貨幣又何如。以吾人觀之。覺缺點滋大。今分爲二類論之。

第一。五角以下之小銀幣。成分過輕。夫補助幣之成分。所以必劣於本位者。一以本位幣自由鑄造。恐政府損失過巨。無以維持造幣廠。二以補助幣爲國內小貿易所必需。恐一旦銀價騰貴。補助幣將被熔化。出口。今政府既於鑄造本位幣。徵收千分之九。則無待補助幣餘利之彌補。至於恐被熔化。更屬無稽之

談。曠觀歷史。各國或有採用複本位者。設銀幣估值過低。而其後銀價對於金價稍見騰貴。則依「格律森林」之定理。金幣將驅逐銀幣而代之。此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拉丁同盟之所由來也。今我既專用銀。而補助幣又非可自由鑄造。苟非補助幣之成分大於本位幣。則熔化之事。決無可期。至於輸出。無論世界貨幣之趨勢及金銀產出之狀況。必無銀價漲貴之理。縱令有之。則首遭熔化者。必為本位銀幣。而非五角以下之銀幣。又至明矣。今日各國銀幣之額面價格。與其所含純銀之市價。無不相差甚巨。英法美比荷德諸國銀幣。實值不過百分之三四。綠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之間。金銀之平均此價為四四。四四與一。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一翁斯之銀值六十五。今則僅值二十三。片半四分之三。各國所鑄銀幣。係準彼時金銀兩市價之比率。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以後。銀價驟落。為各國當局者所不及料。非故輕其補助幣至此之甚也。現各國政府已苦於維持矣。然不聞偽造者。則以法令嚴明。稽查周密。四民守業。姦寇自少也。然不聞銀幣價落。則以政府發行之額。適合供求相劑。是理故也。日本明治三十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採用金本位。而其五十錢二十錢之補助銀幣為銀八百分銅二百分。十錢銀幣為銀七百二十分銅二百八十分。其理由則為防止出口。至是今我未曾用金。而防止出口之心。更甚於日本。豈不可怪。

第二、有限法幣。立限過寬。英國銀幣之一次通用。合計以二鎊為限。（一鎊約合我國十圓。此舉成數言之實則每鎊現合十二圓餘）銅幣以一先令為限。（一先令約合五角）美國補助銀幣之限制為半美金。（美金約合二圓）其餘小貨幣為二十五仙。（一仙約合二分）日本銀幣為十圓。白銅幣及銅幣為

今圓令我五角銀幣之限制。適如英美。而二倍於日本。銀幣銅幣之限制。適如日本。而二倍於英美。夫我國富之程度與貨幣單位之值。遠不逮英美。且並不若日本。而有限法幣之限制。則逾之。是無異於無限也。且英之最小銅幣爲四分之一片士。而常不見於市面。流通之銅幣爲一片士及半片士。一先令不過十二片士或二十四片士耳。日本最小銅幣爲五釐。一圓不過二百五釐耳。今我乃有一釐二釐之銅幣。每次小銅幣之授受。可至一千。此等限制。可謂有名無實。試問政府立法之意。果安在耶。補助銀幣之成分。既如彼。其劣有限法幣之限制。復如此。其寬一面鑄造者。有大利。可圖一面使用者。無嚴限。可禁彼此之間。或推或挽。而欲補助貨幣之。不充斥。烏可得也。補助幣日益增加。本位幣自日益減少。於斯時也。苟無伸縮之機關。以緩和之。則補助與本位兩者之間。必生離隙。而現在紊亂之情形。將復見於他日矣。補助幣價落之第一擊。首加於貧民。蓋彼等終歲動動及日常生活。爲數不過角分。設令銀角向可購米三升者。今僅得升半。其困苦何如也。至於工商業之擾亂。猶其次焉者也。然而政府有辭矣。彼謂第六條內規定。租稅之收受及國立銀行之兌換。即所以圖伸縮也。殊不知納稅十項。在貨幣發行適當時。頗有伸縮之效。至於濫發之日。此等效力。遂隱而不見。何則。人民負擔之租稅有限者也。假令其他事情不變。租稅之額爲一千圓。而政府即發行貨幣一千圓。則供求適相劑。而貨幣價格無漲落之虞。又假設其他事情不變。租稅之額爲一千圓。而政府乃發行貨幣三千圓。則其剩餘一千圓。無所消納。必走入他途。求其周轉。於是民間之通貨驟增一千圓。而其購買力。不得不賤。即物價不得不相應而貴。此種原理。不獨補助幣爲然。即本位幣亦復如是。然今本位幣既自由鑄造。又無大利可

津。政府或不至濫發。至於補助幣。則發行之權全在政府。人民不得自由。政府何嘗不自由。是所謂自由。云者。乃對於一般公眾言之。若政府則無所謂自由不自由也。政府將又曰。貨幣之發行。必有其發行之經。設非人民自由鑄造。則補助貨幣之發出。必為政府出款之變形。政府歲出以歲入為歸。然則貨幣之發行。必不能出租稅之額以外。是說也。在文明國承平無事。收支適合。或可通達。至於我國政府。無日不以借債為生。租稅之收受。不足為維持貨幣價格之要素。毋俟多言。柯嵐論政府紙幣及納稅之關係。結之曰。『若政府紙幣過於需要。則政府雖認為納稅之具。不足以維持紙幣之價格。追求史蹟。此等紙幣之價格。率能維持不墜者。亦非無有。而其原因。則在發行之有節。論者不察。以為既可繳納租稅。即無論發行若干額。均可保持其平衡。一千六百九十二年。馬沙諸些州政府。規定該州紙幣可以納稅。且較額面價格增百分之五。由是二十年間。紙幣價格得以不墜。然其發行總額。七千鎊耳。遠更增其數。雖準備兌換。仍不免墜落。』(一)予謂柯氏之說。不僅限於政府紙幣。即補助貨幣亦可適用。柯氏又曰。『此種制度(指金匯兌本位制)之要件。在政府管理造幣權。因此遂將金匯兌本位制與自由鑄造(指廣義之自由)離而為二。所造之幣之價。與其所含生幣之值不同。蓋保持種要求為貨物交易之媒介。及實行法幣之約故也。彼主張銀幣及政府紙幣得以無限發行者。常忽於一重要原理。此重要原理。即對於幣之需要。而加限制於貨物之量。足惹起該物價之上騰是也。凡通貨適如其需要之量而用之。則為貨物所吸收。而無墜落之恐。一旦貨幣之量。逾於需要。其價遂減。最初發見於金融市場之利率。如其貨幣為隨處所能承受者。則驅向外國以求較高之利。苟貨幣之量增加不已。則匯兌價格因之低落。政府

管理貨物交易之具。含有二種險象。余此處所提議之制。絕少濫發補助貨幣之虞。蓋利益不夫。且罰即隨之故也。罰之最顯而易見者。爲金貨之逃逸。國際匯兌之均衡。遂由此而破壞。柯氏之論。據點頗高。非冥頑不靈之政府所能企及。予茲引之。特以證明予說之不謬而已。納稅不足維持幣價。不僅酷好借債之政府爲然。卽國富民足收支適合。亦常如是。蓋歲入歲出。各有特定之時期。收稅之期。民間貨幣。集於國庫。而市面乏通貨之用。發俸給餉之日。國庫貨幣。又倒出於民間。而市面且嫌通貨之過多。此等現象。美國國庫儲金制。已發揮無餘蘊矣。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國民銀行制度案。初通過。康格雷。凡國民銀行。須將資本(資本須三萬美金以上)三分之一相當之美國國家債券。存放於財政部。於是貨幣監督。按照所存債券額。面價格百分之九十。發給紙幣。使該銀行發行之。但所估額。面價格百分之九十。不得超過其債券之時價。此紙幣非無限法幣。然除入口稅外。無論何項國課。皆可用之。又政府除償國債利息。及兌換國民銀行券外。無論何項支應。皆可以此項紙幣(國民銀行券)行之。以此制度。最大缺點。卽在紙幣之發行。失其伸縮力。不能應市面之緩急。而調和之。獨立國庫儲金制度。最易擾亂金融市場。蓋政府收入。超過支出時。卽是將市面之通貨。吸入國庫故也。反之。政府支出。超過收入時。則其現象。必成反逆。不待言也。然而政府猶有辭矣。彼謂納稅。卽或不足維持幣價。苟國立銀行承認兌換。則其效可奏。是說也。余實贊之。絕無反對之餘地。皮雅遜有言曰。防止補助幣價下落之一法。在使各處得隨時將值小貨幣。兌換值大貨幣。其難行者。則國土廣大。交通不便。是已。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荷蘭法律第六條。

政府須指定處所。俾人民得以銅幣兌取銅幣以上之貨幣。然未言及銀幣。不可謂非缺點。（譯者註云一千九百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新貨幣條例第十二條已加修正）荷蘭補助貨幣所以未至墜落者。端在人人能將剩餘之小貨幣易取大貨幣之故。（二八）柯嵐亦曰：「苟能限制貨幣之量。不使溢出需要之範圍。則政府管理貨物交換之具。實足規定其價格。然此範圍從何考驗。則在有通貨者能任意兌取本位貨幣。一旦國內通貨過剩。則其遺剩之額。必流出國外以求較高之利。然貨幣為各商業國所同受者。惟金貨一種。故一國欲維持其通貨。使絕對與金貨相均衡。不可不準備金貨。以應出口之需。一面以補助貨幣及信用書類（指紙幣支條匯票等言）供國內之流通。他一面不可不準備金貨之兌換。以償國外之債務。是實金匯兌本位制之最要原理也。」（二九）由皮氏之說。則今日中國之狀況。不足副政府立法之美意。由柯氏之說。則銀本位之能力。不足調和國內貨幣之流通。國幣條例之不周。至此更無置喙之餘地矣。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美國議會通過「蒲朗德亞利森」法案。（三〇）一圓銀幣定為無限法幣。政府須每月購銀二百萬至四百萬美金以鑄銀幣。『政府因欲維持金銀兩幣之均衡。不得不令人民任擇其一以納租稅。由是政府所收者惟銀。所支者惟金。或政府紙幣。該法案施行八閱月後。所鑄銀幣三千二百萬美金之中。其流用於民間者不及四分之一。』（三一）今假定我政府能實行兌換制度。苟不準供求相劑之理。以發行補助貨幣。則其結果亦當如是。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比利時發議。聯合法比義瑞法四國（希臘旋加入西班牙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後亦採法制而未加入同盟）開國際會議。拉下同盟之名。由是而起。會議之目的。因銀價騰貴。慮設法防止補助銀幣之流出。決定其貨幣成分由十分

之

- (四) 耶方斯貨幣論 (Jevons, 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twenty third edition) 第一百十六頁
倪可遜核計爲百分之六分一見倪氏貨幣論 (Nicholson, Money and Monetary Problems, six edition) 第三十九頁
- (五) 生金持向造幣廠約需二十日交幣而一片士半對於一鎊斯適與百分之三之二十日間之利息相當故其結果或送金往造幣廠或售諸英國銀行約略相同一見克列亞金融市場初步 (C. Clare, Money Market Primer, Second edition) 第二十一頁
- (六)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美國造幣局報告 (Letter of Ernest Seyd, On the proposed United States Coinage Act, Feb-17, 1872, Mint Report, 1876) 第五百五十六頁
- (七) 明治三十年貨幣法規定如有輪納生金請鑄金幣者政府當應其請求
- (八)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以後銀價下落法國以採復本位制之故金幣日見流出銀幣之鑄造日益多造幣廠不得已乃延長交幣時日此項條件向例爲十日後逐漸延長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乃爲九月事見德克爾萬國復本位制論 (Walker, International Bimetallism) 第一百七十二頁
- (九) 柯盧貨幣銀行合論 (C. A. Conant, 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 第一卷第九十七頁
- (一〇) 耶方斯貨幣及金融 (Jevons, Investigation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Second edition, 1909) 第二百六十頁
- (一一) 柯盧貨幣銀行合論第一卷第九十九頁
- (一二) 耶方斯貨幣論第一百六十五頁
- (一三) Matsukata masayoshi, Report on the Adop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in Japan, Tokyo, 1899, P. 187.
- (一四) 貨幣銀行合論第一卷第四百零九頁

- (一五)同上第三百九十八頁至三百九十九頁
- (一六)多德英美貨幣史(A. F. Dodd, History of Money i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三百零八頁至三百十頁
- (一七)柯嵐貨幣銀行合論第二卷第三百六十九頁
- (一八)皮雅遜經濟學(Pierso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一卷第五百七十二頁
- (一九)貨幣銀行合論第一卷第三百八十四頁
- (二〇)Bland—Alison Act 爲議員Bland 發議議員Alison修正者
- (二一)多德英美貨幣史第三百二十一頁
- (二二)柯嵐貨幣銀行合論第一卷第三百零二頁

據英國政治年鑑(Statestman Year Book, 1913)第八百十頁此限制爲七佛郎惟希臘爲六佛郎

此項補助幣對於人口之比例自不適用於我國予之引此非謂我國可對於每一人平均發行二元或三元之補助幣不過證明限制補助貨幣之事有前例可徵而已

局外中立條規平議

鯉生

大中華雜誌第一號吳君貫因有局外中立條規質疑一文。摘取我國此次對於歐洲戰爭宣告中立頒布之中立條規。指陳缺點。喚起世人注意。最有價值之研究也。予於該條規未窺全豹。不能爲全體之批評。但就吳君指摘各條而論。則待討論之餘地尙多。愚見有全然與吳君合者。有吳君言之未盡者。有全然與吳君持論相反者。爰略舉之。就正於世。

欲論此次中立條規之內容。不可不先定中立條規之性質。一國之有中立條規。將以履行局外中立之義務也。論戰時中立關係者。通常以中立權利與中立義務并舉。實則中立之權利。卽發生於中立義務一戰事之起也。局外之國。論理雖保持常態。不因他國交戰而變更其地位。事實上則交戰國在萬死不顧一生之境遇。所以嫉視中立國之袒助其敵者。無微不至。而中立國復力求所以保持平和關係。繼續通商之道。(一)國際關係爲之大變。新義務緣茲而生。然欲此種新義務之能履行。勢不得不許以取特別手段。以應此驟變之情勢。而中立權利生矣。是故中立權利。常應履行中立義務之必要而定。對於一方交戰國。執行權利。同時卽對於他方履行中立義務。例如禁止交戰國軍艦在中立國港內增加戰鬪力。卽對於交戰國他方履行所謂不許以中立國領海作交戰國策戰地之中立義務是也。然則一國中立條規。應採之原則。當以中立義務爲標準。明矣。國際法要求之中立義務果如何。海佛特(二)舉其主要者如下之三項。而以爲餘皆自此發源者也。(一)中立國應禁止交戰國一方於中立領域內。對於

他方有敵對行爲。(二)中立國不得自於其領域外。有妨害交戰國一方軍事動作之行爲。(三)對於雙方交戰國。須嚴持中正態度。一切行爲之具偏袒性質。利此害彼者。皆當力避之。海佛特又謂茲三者有違反。則中立國不僅當受一方交戰國之報復。甚或至構成宣戰之口實。中立義務之範圍如此。而其利害關係若是之大。定中立條規者當知所擇矣。

論中立條規之性質至此。有不可不注意之一問題焉。即中立條規者屬於國內法一部。於國際交涉不生效力者也。一國中立條規而果履行中立義務。了無缺陷。國際葛籐自無由發生。如其規定不完備。或與中立義務抵觸。則交戰國受損害者之一方。仍將問責於中立國。而中立國不得舉其中立條規之規定。以爲搪塞之口實。蓋中立義務爲國際法問題。不論中立國之有無中立條規。與其條規之完備與否。國際法所要求於中立國之義務。常一定而交戰國所以問責於中立國者。亦惟執此國際法要求爲詞據而已。然假使一國之中立條規。於應守中立義務之外。特爲嚴重之規定。而事實上此分外之規定。不能履行。交戰國果可據此條規之規定。以問責於中立國乎。茲問題者。龐惠斯(一)嘗解答之曰。『中立國可以本國法規。禁止人民發賣軍裝糧食石炭及其他商品於交戰國。課以嚴罰。然使此項法規。未能遵行。亦僅爲內治問題。交戰國不得據以問責於該中立國。或其人民也。』據龐惠斯之說。則似凡在中立義務限度之外。中立條規雖有特別規定。未實行。交戰國不能因此提出責任問題。而威爾遜(二)反是。謂一國苟頒有中立條規。即負嚴密執行之義務。予以爲龐惠斯之說。偏於理論。不若威爾遜之主張。切於事實也。蓋中立條規爲國內法之一部。履行與否。非他國所得而過問。於論理本通。然中立條規一

且公布其所規定。或有不能履行之處。即令在中立義務範圍之外。對於交戰國受損害者之一方。獨無道義上之責任。假使此中立國而素為弱國。更與彼強有力之交戰國。以干涉之口實矣。由是觀之中立條規之範圍。當完全包含國際法要求之中立義務。而惟限於此義務過此限度。非惟過限。本國人民行動有傷本國權利。且以難於履行之結果。轉惹起外交上之葛藤。非於特別情勢之下。為特種政策所動。不可作繭自縛也。中立條規之性質。略具於此。本此以觀察吾國今日之局外中立條規。不難辨其得失矣。(以下各條原文均本大中華雜誌)

第十條 各交戰國在中國領土領海內不得有佔據及交戰行為(下略)

吳淞以此條領海二字含義太狹。當易以領水。予亦云然。蓋一國領域。通常分為領土領水兩項。領水者。包括領海領河而言者也。(五)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海戰中立規則第二條。禁止交戰國敵對行為。亦汎指在沖立國領水而不作領海。(六)其意即在包括中立國領域內一切河海。禁止交戰國自由行動。今吾國內河向許外國以自由出入之權。而中立條規乃僅規定領海。亦疎忽之甚者矣。

本條規定。猶有不適當者。即加入佔據二字是也。吾前既言之矣。中立條規之目的。在以履行中立義務。其問題不新。因中立義務發生而直接有害本國獨立。無論何時。當絕對抗拒者。自無特別載諸沖立條規之必要。佔據土地。即此類問題之一也。一國之不許外國有佔據其領域之行為。屬於國家絕對的權利。無分平時戰時皆然。此絕無條件之可附。絕不待聲明。而他國當尊重者。吾局外中立條規。乃與所謂交戰行為并載之。不倫已極。吾求之於美國一千八百十八年之中立條例。其於茲之

中立宣言。與英國千八百七十年之中立條例。千九百四年之中立規則。不見其例也。交戰行爲四字。含義亦太狹。例如拿捕敵國商船。檢查中立國商船。搜索戰時禁制品之類。皆不許行。諸中立國領域內。然而不能謂爲交戰行爲也。海牙海戰中立規則。作敵對行爲。則交戰與其他拿捕搜索一切行爲。含有敵意者。皆包含在內。而吾中立條規不爾。是亦用語之不審慎。而生法文解釋之困難者也。

第二條。各交戰國之軍隊軍械輜重品。均不得由中國領土領海經過。吳君以爲軍隊二字。含義太狹。當改作軍人。意在令分散之個人。亦不得經過。非予之所敢贊同者也。蓋統言軍人。則無分乎武裝常服。凡屬於交戰國軍隊之將校士卒。構成戰鬥力之一部者。悉包含在內。武裝軍人。雖分散而行。其軍隊之性質。仍不可掩沒。準軍隊不許經過之條規。何不可禁其通行之。有就法文字面着眼。似言軍隊。即限於團體。而就法文之精神解釋。則軍隊之個員。武裝過境。明明構成軍隊之一部分。亦在禁止之列。不容疑義也。至若常服軍人。苟逐隊成羣。以行仍可援軍隊禁止經過之條文。以阻止之。蓋彼等雖未武裝。而敵性之表徵。已顯揚於外。雖尙缺軍隊之要件。而略具軍隊之組織。蓋一抵戰地。取得武裝。即可開始戰鬥也。然使軍人常服。而不成團體以行。則國際法并不要求中立國。以禁阻之義務。而事實上。亦爲中立國所不能履行。夫所以防交戰國軍隊之通過中立國境者。恐其經由捷徑。便於軍隊之調度。作戰之準備。於交戰國他方。大不利也。今設令軍人常服。個別分散而行。七零八落。既不能達迅速集合之目的。斯前項軍隊調度之便宜。已失。其有資於戰鬥。當亦

有限。羅倫斯所謂「軍事效用太遲不足視爲兵力之一部」者是也。(一)中立國家對於此等軍人儘可作平常外國人看待。不負禁止經過之責任。且常服獨行欲辨其誰爲軍人。誰非軍人。尤屬難能之事。中立國家勢亦不能負此重責。今日德國軍人之經由巴爾幹中立國以赴土耳其者。接踵於道。而法國將校之假道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以赴俄國者。時有所聞。而雙方交戰國均未聞爲何等違反中立之抗議。其顯例也。準是以論。則知言軍隊則凡當禁止通行者。悉包括在內。而言軍人則含義太泛。無以解於不當禁止且不能禁止者。海牙陸戰中立規則第二條(二)亦只言禁止軍隊而不泛稱軍人。吾中立條規之規定。適合此義。吳君改作軍人之議。竊以爲反誤也。

雖然。本條豈遂無疑點乎。曰有之。交戰國軍隊輜重不許經過中國領土。於義已盡矣。而領土之下。復并舉領海。果有何意義。將謂交戰國軍隊輜重不得經過吾領海乎。則先須絕對禁止交戰國船艦入吾領海。此規定乃有效力。而吾中立條規并無此絕對禁止之條文。第五條且有許其停泊之規定。若是則設有交戰國軍艦或運送艦載有軍隊輜重入吾領海。或停泊二十四點鐘。或不停泊而直航向別處。借吾領海爲通路。此而不謂之交戰國軍隊輜重經過吾領海。吾真別不知尙有所謂經過領海之事實矣。將禁阻之耶。則吾并無禁止交戰國船艦入吾領海之條文。不禁阻之耶。則本條又明明有不許軍隊輜重通過吾領海之規定。雙方交戰國皆可就一己便宜。提出抗議。不知吾當局又有何法以解釋此疑難也。夫海戰與陸戰性質大殊。中立法規海陸不能全然適用一致之原則。故海牙二次和平會議陸戰中立規則與海戰中立規則各別爲一章。前者禁止交戰國軍隊輜重通過中立國

領土。後者則明明言交戰國軍艦通過中立國領海。無傷乎中立義務。而軍艦之載有軍隊輜重與否。更非所過問。蓋軍艦自身。卽一戰鬥利器。與軍隊有同等之軍事效用也。吾中立條規於此不加辨別。妄以領海領土并舉。甯非不思之甚者乎。

第五條 凡各交戰國軍艦或附屬各艦在中國領海內得地方官允准停泊者其停泊時期不得逾二十四點鐘

此條規定。係循國際慣例。於中立義務。究無缺陷。吳君乃以未規定不許交戰國軍艦於一定期限內再來吾領海爲缺點。吾竊以爲過分之要求也。各國中立法規。大抵取例英國。規定交戰國軍艦一度在該國港灣裝載適度之煤炭後。三個月內不許再供給之。而於該軍艦之再來領海。不禁止也。蓋二十四點鐘停泊之限期。原所以防其以中立領海爲遁逃。暫避敵艦之攻擊。如彼停泊二十四點鐘之後。駛出旋復駛入。中間不遇敵艦之攻擊。則彼之大幸。彼但能長保。此天幸。則往來吾領海。至於百數十次。何妨者。將畏其因此以窺察停泊吾領海內敵船之動靜。而追跡之耶。則雙方軍艦商船之出港。例須守二十四點鐘之間隔。彼之行止。既不能全然自由。則追跡敵船之機會。亦不可驟得。若復加以三個月不再供給煤炭之限制。則交戰國一軍艦雖欲長出入吾領海。事實上亦有所不能矣。吳君謂英吉利瑞典瑞威諸國。其中立條規。規定停泊港灣內之交戰國軍艦。於購得煤炭而出港之後。在三個月內。不得再入其國之港灣。瑞瑞兩國之條規。吾未得其詳。若英國則據予所知。其千九百四年之中立規則。對於交戰國軍艦之限制。未嘗如吳君所云三個月內。不許再入其國之港灣。而實爲三

個月內。其一切港灣不許再供給以煤炭。質言之。即所禁止者。再裝煤炭。而非禁其再來。原文如左。可覆按也。

Rule 3. No ship of war of either belligerent shall hereafter be permitted, while in any such port, roadstead, or waters subject to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His Majesty, to take in any supplies, except provisions and such other things as may be requisite for the subsistence of her crew, and except so much coal only as may be sufficient to carry such vessel to the nearest port of her own country, or to some nearer named neutral destination, and no coal shall again be supplied to any such ship of war in the same or any other port, roadstead, or waters subject to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His Majesty,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unti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ree months from the time when such coal may have been last supplied to her within British Waters as aforesaid. (Lawrence,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P. 305)

一、次平和會議。海戰中立規則第二十條。亦只規定交戰國軍艦一度在中立領海內取給燃料。三個月內不得再取給。而於其再來中立國領海。無限制也。然則吾局外中立條規第五條。未有此項限制。本為缺點明矣。

第七條。各交戰國之軍艦或附屬各艦若同在中國之一口岸內。其後到之船應俟前船出口經二十四點鐘後。奉有中國海軍統將或地方官命令准前往。此條單言軍艦與其附屬各艦。而不及於通常商船。亦一疎漏之處。誠如吳君所言。蓋據條文解釋。則

顯指一方之軍艦。或其他附屬各艦出港後。須經二十四點鐘之間隔。他方之軍艦始准駛出。而商船出港之後則不爾。如是則設有德國商船與英國軍艦同泊上海。德船出港後。英艦即可尾隨之。吾官憲不得以二十四點鐘之限制阻其出港。以條文僅限制軍艦及其附屬各艦。而不言及通常商船也。此等疎漏。顯於中立義務有傷。流弊所及。或至惹起外交難問。亦意中事。海牙海戰中立規則(一四)明開規定一方交戰國之商船出港後。他方之軍艦不得於二十四點鐘內駛出。此次美國中立宣言於軍艦商船規定詳明。(一五)英國千九百四年中立規則亦然。(一六)而吾之局外中立條規。不知取法。吾甚憂其蹈千八百七十年日本之覆轍。如吳君所言也。

本條規定軍艦出港之次序。以到港之先後為準。此最簡便之方法。而國際法例所許也。吳君乃謂當改為由中國官吏自由決定次序。竊以為用意過於周到。滯礙難行之處反多。而與吾國當局以過重之責任矣。大戰艦與小巡洋艦。強弱懸殊。一見能辨。原不難定其出港次序。然有時同級之艦。同泊港內。欲辨其孰強孰弱。以定出港之先後。豈非至繁難之事。且強弱與成敗之機。常不一致。設若吾所決為弱者先出港。而輒敢游弋近海。以待二十四點鐘後。吾所謂強者駛出。而與之交戰。幸而前者挫敗。問題無由發生。不幸而後者挫敗。無論其敗。因真出於力之不敵。抑或由於失機。而其所屬之國。必因吾之令其後出港。受損害而責我之不公平。或咎吾之不審慎。吾果何辭以答。是吾之欲示公平者。反坐一不公平之嫌疑。欲求無弊者。轉因而生纏轉。中立地位之困難。無逾於此者。是故當千九百七年海牙二次平和會議。各國代表中。有提議由立中國自由決定交戰國軍艦之出港次序者。而其議不

見採。其理由即恐與中立國以過重之責任。難於實行也。(一七)海戰中立規則第十六條。(一八)卒規定兩交戰國軍艦出港之次序。視其到港之次序而定。吾中立條規第七條。關於此層之規定。即合此旨。予以爲甚適當。不敢贊同吳君改正之議也。

第八條。各交戰國軍艦或附屬各艦在中國領海內添補一切需用之品。不得逾平時所裝之數。并不得增加其戰鬥力。

本條所謂一切需用之品。含義太混。吳君以爲當明定第一僅許添補煤炭或糧食。第二其添補之分量。宜限於得航至非戰地之本國最近港。或其他中立國最近港。易言之。即明定所許添補需用品之種類與其所許添補之量是也。吳君之主張。極爲適當。然惜其於義猶有未盡者。即於此兩項之外。尚須同時明定若干時日。以內不得再於中國領海內取給煤炭之一項。夫國際慣例。但使交戰國遵守中立國規則。并不禁其再來中立領海。而吾中立條規。亦無此項禁令。已如前述。如是則苟於裝載煤炭。不爲度數之限制。則用盡而復來。取攜不啻以吾領海爲其貯炭所。彼雖專游弋吾近海。以攻擊敵艦。拿捕商船。而無燃料缺乏之憂。國際法所謂不許以中立領域爲策戰地。(一九)之第一義。於茲根本破壞矣。霍爾曰。『繼續利用策戰地之明徵也』。(二〇)中立國領海而許交戰國軍艦得常取給燃料。非任其繼續利用而何。是故千九百四年英國中立規則。於吳君主張之添補需用品種類與分量。明定限制以外。尚規定三個月以內。於英國領海內。不得再度供給以石炭。(二一)此次之美國中立宣言。規定略同。(二二)吾中立條規。他條中如別有此項規定。則已。否則吾以爲此亦一大缺陷。當亟圖補救。

者也。

第十五條 在中國領土領海內中國人民均不得往各交戰國充當兵役或充當軍艦或附屬各艦之水手并不得干預戰事

本條規定出於中立義務限度之外。其嚴既過於國際法所要求。而實際又難於執行。一有不測之處。交戰國或竟據此條文。責我袒助一方。是真作繭自縛。吳君力掙擊之宜矣。予嘗聞龐惠斯之說曰：「中立國人民在其國外之行爲。中立國家不負監察之責任。」又曰：「假使一國宣告中立。而其人民在外國有違反中立之行爲。則負防止之責任者。非所屬之本國。而實所僑居之外國國家也。」(三)準是以論。則認定人民服充交戰國海陸軍務爲非中立行爲。而此等行爲。是否對於中立國家生責任問題。須視行爲發生之地而定。譬如人民在本國境內。受交戰國委任。或應其招募。本國政府須嚴禁之。蓋不如是則直許交戰國得在中立領域內增加戰鬥力。而中立國成一策戰地矣。又如本國人民在國內不與交戰國結何等軍事關係。而以出於俠義之情。或其他動機。逐隊成羣。公然出國。以赴交戰國從軍。本國政府亦當禁止之。蓋有大宗人民。羣焉以往。其袒助一方加害他方之敵意。顯示於外。國家坐視不顧。是亦大傷中立之精神者也。羅倫斯曰：「自千八百五十九年瑞士停止供給兵士於外國以來。每值世界大事發生。人懷義憤之時。各國政府往往坐視其人民之公然競赴交戰國從戎。而不之禁。實則如斯行動。中立國家怠於防範。是不謂之有背中立義務。不可得矣。」(四)然使本國人民在國內既未與交戰國結關係。出國從軍。又出於個人私行爲。中立國家有禁止之之義務乎。曰

否。吾既言之矣。責任問題。須因行爲發生之地而定。私人出國。則非中立行爲之實現。當在國外。國內不挑發敵愾之情。中立精神不爲之傷害。交戰國雖欲問責。無詞可藉。絕對禁止。未見其必要也。羅倫斯曰。『設有三數人私自出國從戎。何能責中立國家防止之。』(三五)實則雖中立國家自願竭力防止之。勢亦有所不能。政府固不能執出國之人民而一一詳究其目的也。夫中立義務原有限度。過此限度。殊可不必。若因此而轉增例外之責任。中立地位更不堪其繁累矣。是故美國千八百十八年制定之中立條例。僅禁止人民在本國境內受交戰國委任。入交戰國軍籍。而於國外之行爲。不之過問。英國千八百七十年之中立條例。則兩者并禁之。(三六)而學者以爲過嚴。今日各國中立法規。於此大都取法美例。而吾今日局外中立條規則據第十五條法文解釋。顯從英例。即絕對禁止本國人民加入交戰國軍籍。無論行爲發生地。爲國內。抑爲國外也。試問吾政府執行條規時。注意果能如是之周到乎。如斯重大責任。吾國家獨能負擔乎。一有不到。吾不堪交戰國之煩言矣。

第十六條 在中國領土領海內人民不得爲交戰國治理武裝不得供給船隻或材料一切軍需品如彈丸火藥硝磺兵器等類以供其交戰及緝捕之用並不得供給款項

吳君對於此條。兢兢焉於所謂不得供給款項之如何供給未敘明。軍需品之列舉失當。實則此猶末節也。本條之大失處。第一在船隻不分別軍艦商船。悉與軍需品款項混爲一談。第二在禁止與警告之界限未劃清。夫船隻種類不一。有軍艦。有商船。有商船而適於變爲軍艦。前後兩項。與中項之商船效用大殊。當在絕對禁止供給之例。以其一出港外。即可從事戰鬥也。苟中立國注意不周到。致令此

等船隻得以輸出。交戰國之受損害者。當然以違反中立義務。問責於中立國。美國南北戰時。阿爾巴尼事件。^(三七)幾釀成英美開戰之禍。卽英國對於此等有戰鬥力之船隻。防禁不嚴之惡果也。邇來各國更有戒心。對於此項船隻之供給。防杜極嚴。海牙海戰中立規則第八條。亦詳爲規定。吾局外中立條規。如載明凡軍艦或其構造適於變爲軍艦之船隻。禁止供給。此本屬中立義務所要求。今乃統曰船隻。是尋常商船。亦并包含在內。未免出於義務限度之外矣。商船之效用。大異於前項應行禁止之船隻。不能直接發生戰鬥力。人所公認也。其性質與他種戰時禁制品^(三八)。如軍需品款項之數。無大差異。蓋皆可以直接間接爲軍用。而不能獨立加害於敵人。故在戰時之地位。與軍艦大殊。僅於戰時禁制品規則之下。受交戰國緝捕之制裁。而國家於中立義務之內。無禁止人民供給之義務。通常各國宣告中立。對於此類禁制品。只於警告^(三九)。人民以運送供給之危險。而絕對下禁令者。其例極鮮。是故每值戰事發生。中立國人以商船軍需品輸送於交戰國者。趨之若鶩。款項之以現金或募債形式移入交戰國者^(四〇)。滔滔不絕。中立國商民因此博得巨利。而不聞惹起外交上重大問題。蓋以其與國家中立義務絕不違反也。吾今日之局外中立條規。於船隻不辨別軍艦商船。一律禁止軍需品款項。諸戰時禁制品。亦納於同一禁令之中。事物關係之輕重未審清。中立國家之義務。與中立人民之義務。混爲一談。當限於警告者。而亦皇然下禁令焉。是亦此條規之大不滿人意處矣。

予前既言之矣。予於吾國此次局外中立條規。未觀全文。不能爲全體一貫之觀察。於上列各條之外。是否尙有不適當之規定。國際法要求之中立義務。是否皆已規定具備。予不得而知。然但就上所析論各

條結果觀之。已可概括該條規之缺點有三。一曰。中立條規之作用未審定。如不許他國佔據本國領域。本爲國家絕對的權利。而亦列入第一條是也。二曰。中立義務之限度。超過太遠。例如絕對禁止本國人民參加戰事。商船軍需品款項諸戰時禁制品之供給。可只於警告人民以緝捕之危險者。亦與軍艦同禁止之。於第十六條是也。三曰。法文疎忽。如第一條當作領水者而作領海。第二條加入領海二字無意義。第五條僅言軍艦及附屬各艦。而不及商船。與其他語句含混疎漏之處。所在見之是也。夫局外中立最困難之地位也。一方面既對於交戰國有特別義務之負擔。同時復須維持本國應有之權利。不遇交戰國中立違反之抗議。即聞人民商業阻滯之怨聲。此等左右做人難之苦。凡在戰時守中立者。咸飽嘗之。此次美國對於歐戰之地位。更爲顯例。然使再加以頒布之中立條規。有種種缺點。法文解釋疑義百出。人民莫知所適從。交戰國有所藉口以問責。國家不更增一重大困難乎。以是之故。歐美各國大都於平時預先制定一最完善之中立法規。以便戰時執行。例如美國千八百十八年之中立條例^(三二)。英國千八百十九年制定。千八百七十年改正之中立條例^(三三)。及其後準據英美條例原則制定之各國中立法規^(三四)是也。吾國政府。此後如欲滅除中立地位之困難。竊以爲宜仿各國成例。預先於平時集合法學軍事兩方面專家。組織一中立法規起草委員會。循國際法精神。參攷各國慣例。斟酌吾國情勢。周詳審慎。制定一完善之中立法規。庶免戰時倉卒草定。生出種種缺點。如今日之局外中立條規也。海內政家。或以爲然。

(1) Hall, International Law P. 71-74.

(11) Heff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Europe Sec. 146.

(12) Bonfilis,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 1481.

(13) Wilson, International Law Sec. 131. P. 306.

(14) 陸境 領土 Le territoire terrestre, 領水 Les eaux territoriales, 艦境 Le territoire maritime, 領空 Le territoire aërial (Bonfilis,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317.)

(15) Art. 2. Tous actes d'hostilité, Y. Compris la Capture et l'exercice du droit de visite, Commis par des vaisseaux de guerre belligérants dans les eaux territoriales d'une puissance Neutre, Constituent une violation de la neutralité et sont strictement interdits. (Convention de la Haye de 1907 Sur les droit et les devoirs des puissances neutres en cas de guerre maritime.—Rouant, Les Deux Conférences de la Paix.)

(16) Lawrence,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P. 280-285.

(17) 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 by the President of U. S. A. August 4. 1914.

(18) Lawrence, Documents P. 285-300.

(19) Art. 2 "Tous actes d'hostilité"

(20) "Tous actes d'hostilité" (Lawrenc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P. 621.)

(21) "interdit de faire passer à travers le territoire d'une puissance neutre (des troupes, ... (Convention de la Haye de 1907 sur les Droits et les devoirs des puissances et des personnes neutres en cas de guerre sur terre.)

- (111) Art. 10 La Neutralité d'une puissance n'est pas compris par le simple passage dans ses eaux territoriales des navires de guerre des belligérants.
- (112) Art. 16. . . . Un navire de guerre belligérant ne peut quitter un port ou une rade neutre moins de vingt-quatre heures après le départ d'un navire de Commerce portant le pavillon de son adversaire.
- (113) Supplement t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1) P. 112.
- (114) Lawrence,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P. 305.
- (115) Bonfils-Fauchille,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1033.
- (116) Art. 16. . . . L'ordre des départs est déterminé par l'ordre des arrivées.
- (117) "La base d'opérations".
- (118) Hall, International Law P. 600.
- (119) Lawrence, Documents P. 305.
- (120) Supplement t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1, P. 113.
- (121) Bonfils,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1020.
- (122) Lawrenc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P. 638-639.
- (123) 各々
- (124) Lawrence,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P. 280-286.
- (125) Alabama (Despagnet, Cour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1241-1242)

(二八) Contrebande de guerre.

(二九) 美國此次中立宣言亦只警告人民以輸出戰時禁制品之危險並不禁止之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1

P. 114)

(三〇) 猶此次歐洲大戰美國政府不許交戰國在其國市場募債此亦別有政策非因中立義務之要求也

(三一)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nlistment Act 1818 (Lawrence, Documents P. 280-285)

(三二) The British Foreign Enlistment Act 1870 (Lawrence, Document, P. 285-300)

(三三) 比利時中立法規(九千一百一十一年制定)羅馬尼亞(九千九百一十二年)丹麥(九千九百一十二年)挪威(九千九百一十二年)瑞典(九千九百一十八年)法蘭西(九千九百一十三年):

(Bonhls-Fanchille,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1018)

歐洲戰爭與吾國財政經濟上所受影響

皓白

歐洲大戰勃發以來。於茲九閱月矣。文物燦然之地。頓成露屍暴骨之鄉。於是影響所及。於交戰各國之財政經濟。固受損絕巨。即中立之邦。近處歐洲者。以嚴其國防之故。亦大率先後動員。軍事費之膨脹。仍有加無已。重以各國商業上地理上之關係。彼此較爲密切。有形無形之損失。尤無從懸擬。其他之遠隔重洋者。如中美南美各邦。於戰亂之初。以外資杜絕。一時大起恐慌。幾來破產之禍。幸其貿易額尙在輸出超過者之列。故半載以還。漸形恢復。若北美合衆國。則以國力雄厚。能盡其能事。出應各交戰國之要需。於是軍需食物以及其他種種製造品原料品輸出之數。迄今仍繼長增高。而向之對歐洲尙爲債務國者。今一轉移間。而立於債權國地位矣。吾東鄰日本。固素賴外資挹注者。然自大隈內閣。以非募債主義。爲財政整理計。而獨立之基礎具。故丁斯浩劫。匪唯不受絕大影響。并有以遂其健全發達之望。吾國擁地大物博之天惠。實天下財賦之奧區。值此空前大戰發生。同爲局外中立之一國。宜有可以擴我商工之業。內以驅逐深入腹地之外貨。外以接濟各國之需求。故縱不能隨諸大國後。以代取他人固有商場。亦當藉以挽回已失權利。乃事實所陳。實得其反。是何以故。然此猶僅就各中立國比較言之也。若夫交戰各國。海陸動員。多至二千四百五十萬人。據經濟學大家所預計。一年間耗財之鉅。直接間接。少亦當以英金九十一億四千七百餘萬計。然則各國經此二百七八十日之鏖戰。縱師旅能衝堅攻銳。克盡厥職於疆場。國民踴躍輸將。勉爲此從戰者之後盾。而國內

財政經濟狀況。宜險象畢呈。難乎爲繼。乃迄於今日。除一比利時以全國夷爲戰場。蹂躪無一片乾淨土。受創獨甚外。其餘如英法俄德奧五國。軍勢則日見增加。而國內之百般組織。仍秩序井然。不聞有何等破綻暴露。以視吾國超然於戰局外者。政府以帑藏空虛之故。抱頭鼠竄。常虞潰爛之立至。農工商各業。因金融緊逼。亦幾於無以自存者。其國力相去之差。真不啻有霄壤之別也。尤可異者。前茲兩次革命內亂之際。雖地方之直接被兵。如武漢南京廣州成都九江等處。一時曾大蒙損失。元氣重傷。然其他各市場之商工業。以及運輸交通機關。尙能於戰爭旋渦中。勉強維持。未至中阻。轉不若此次以風馬牛不相及之歐戰。使吾人創鉅痛深。一籌莫展。至於如此者。是何以故。

此其故實於吾國今日財政經濟前途。有莫大關係。而亦有心斯學者所不容須臾漠視。蓋以財政紊亂。經濟狀態險惡。如吾今日者。因外界之壓迫。重國內之恐慌。使吾人而不一窮究其原委。以警吾從政及談實業者。則前事既忘。後事仍無由資爲考鏡。於是一誤再誤。甚且國事敗壞。至於不可收拾之域。而問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人仍茫然不知所對。不其大可哀也哉。吾不知自歐戰發生以來。吾國政社名賢。以及實業鉅子。觀吾財政經濟險象。與日俱進。亦有發爲疑問。從事討究之者否。愚去國久。於吾財政經濟情狀。不能得確實數字研究。然偶由外報記載。證以名家著述。似覺於此絕大問題。不能不一言及之。輒忘其無似。因章茲篇。

昔者英儒季芬嘗析論產業發達國與產業幼稚國。每因貿易不振之故。所受影響於前者爲輕。後者較重之因果。理論實際。兩極精透。而於吾國財政經濟現象。尤得互相發明之助。因綜其所論。引伸觸類。證

以吾國情狀。依次叙之。(一)季氏之論。共分三點。曰。產業幼稚國。常乏資本。平時端賴外資之輸入。故一遇財界非常之變。則資源立涸。而恐慌隨之。曰。產業幼稚國。多產原料品。故每於金融市面滯塞時。不能立時消長其產額。以神供求相劑之用。而生產過剩之害。恒所難免。曰。產業幼稚國。常味財政經濟學理。平時則浪費虛擲。漫不加察。益以外界銀根逼迫。影響所至。倍極危險。

何言乎產業幼稚國仰給外資。事變之來。受害較烈也。曰。今世交通利便。貿易之發展。實有一日千里之勢。故所謂商場。實世界的商場。非一國所能私有。即所謂資本。亦流通世界之資本。非可自外生成。單獨運用之者。於是國際金融關係。益益密切。一移一動之間。影響且遍大地。(二)故產業發達國。資本過剩。則投之海外。而幼稚者。遂得藉以從事富源之開發。其基礎較穩固者。融通尤便焉。蓋當市場繁榮時。業農工商者。視其資力之大小。信用之厚薄。各得隨其相應之程度。以最廉利率。向銀行錢業。融通鉅款。於是業務以增資。則日見擴張。而輸出入貿易。亦因之日益發達。然反之。金融緊逼時。從事各業者。以維持其進行計。正需財孔殷。需財殷而財之供者。以緊縮。故不得如其量。以應則財之供求。失其相劑之妙。而財以少。故加貴。(指利率上騰言)於是市場之遊金。登時盡被吸收。以去而資本家。亦以不得金融機關之圓滑運用。為未雨綢繆計。大取收縮主義。取收縮主義。則不唯新資不投出。即舊有放出之數。因亦有取償之舉。於是向之恃財為用者。一旦以失其所資之故。企業之新而待舉者。固祇有放棄之一途。即現正繼續進行者。亦有不突然而中止之勢。於是依此企業而輾轉為生者。如鐵道港灣建築之工夫。

以及其他供給彼等之各種營業。一時相沿失職。而國中消費力以頓減。夫至於消費力減。則餘波所至。舉凡日常生活之需要品。必供過於求。而業販賣之商店。及從事製造之工場。至此已不得不分有其惡影響。於是而資本較少。獲利較薄者。首攫其禍。勢必率先歇業。浸假而資本較厚。獲利為多者。隨之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如波浪然。由小而大。如聲音然。由近及遠。史蹟所證。絲毫不爽也。產業幼稚。國則適即此有賴外資者。故斯時循上述種種程序。按之。其不得不較彼先進國受害為速且深也。明矣。

吾國債務國也。債務國則每年必有償却元利兩項之國債費。吾國又莫大輸入超過國也。輸入超過多。則每年清理此貿易差之額鉅。於是欲將此國際借貸關係。適得維持其均衡。亦唯外資之是賴。今茲大戰。歐美債主。以各交戰國及中立國軍事費。突加鉅億。故除各應被迫不及待之需求外。金融市場實無餘資。可以為吾人方便。於是。我命脈所繫之財源斷。而上列如響斯應之財界變化。即在今日吾國社會。亦不能自居例外。蓋即事實之顯而易見者。證之。關於路礦港灣以及其他約借之外資。自去秋以來。久已絕跡吾國。而是等事業之已興工。或將辦而尚未着手者。一時均祇得中止。而外人商於我國及外船往來於吾海埠者。或則應徵歸國。殺敵疆場。或則改航別道。供其政府使用。而吾通商各埠。遂景況蕭條。即吾對外貿易機能。不唯因之大減。甚且竟至全體喪失矣。何也。吾國貿易之發達。徑路其情狀。實極奇特。蓋在民國建立二十四五年前。吾之對外出進貿易總額。每年共不過二億兩。而輸入超過。大都年二三百萬兩而已。至民國二年時。則已增至八億四千四百萬兩。有奇。就中輸入超過額。尤佔一億三百餘萬兩之鉅。二十餘年間。發達臻此程度。不可謂不盛矣。然夷攷吾海外航業及對外直接輸出入貿

易業之情況。則誠有令人不得不因而隳喪者。蓋數十年來。除吾數百萬作工僑民及少數業零星販賣者外。吾人於海外市場絕不見國人有事於此。等太經營也。故吾貿易之所以得有今日吾物產之所以得介紹於外國市場者。全外商及其船舶之功。所致而吾之所謂發達。乃畸形的發達。其進步實被動的。進步。外人而繼續營業吾國內。外船而按期來往吾商埠。即在吾國革命內亂時期。一部一地之事業。或亦無爲所阻害。而全國出進貿易。可以得託無恙。反之。而外國銀行因歐美市場之影響。取收縮主義。而不與吾人以方便。外國輸出入業者。及其船舶。一旦以故舍我而去。則我國內秩序。雖較兩次內亂時爲靜穩。而工商各業。反以停滯。例如生絲屯集。求售無主。礦品採取。運出莫由。其最著者。然則外資之爲物。姑置其政治上之危險勿論外。其影響一國經濟社會而難於利用。有如此者。國人恃此爲救命湯者。是亦不可以起乎。現乎吾國外債。民國建立來。不三年間。共加增十億。約千五百萬元。其幾佔前清數十年來積欠全額三分之一以上。以國民經濟能爲此例計之。吾實爲今日債務國中之負擔尤重者。若更進而究吾債之用途。則不銷耗於購蓄造謠生事之偵探。走狗。即象養彼殘民以逞之家。將家兵。其投入於生產開發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然則其視利用外資以開發富源者。禍變之來。受害爲烈也宜矣。不識國人觀茲險象之頻生。今後對於政府外債募集。其將起而有以監督制止之乎。抑仍在彼冥頑不靈者。肆無忌憚。一借不足。再借。三借。至於五六借。以肥其私囊。厚其作惡勢力。而遺吾僑小民以及吾孀若孫以永遠重負也。

何言乎產業幼稚國。多出原料品。不能如產業發達國。得隨金融市場之順逆。以伸縮其產額也。曰產業

發達國之製造物品也。常能準商場需要程度。定供給量多寡。例如紡紗工場。於金融圓滑消費者購買量增加時。可役傭工以多時間之操作。或另添募新工。盡力出品。以應世需。反之而遇財界逆轉時。或則短少其操業時間。或則解雇其所傭者之一部。而出品因得減少。如是以產額縮小。故而供求之均衡。不久仍得維持於不破。其於外來影響。不難應其順逆而定。吾對待之方。產業幼稚國則不然。所出大都農業原料品。如絲棉茶穀。然自栽培以至登成。皆須一定時期。多者九十月。少亦半年。藉非於此長日月前。有以洞觀乎世界貿易趨勢。而伸縮其產額於未然。則斷不能隨臨時之一消一長。以操縱其生產之多寡。無如財界恐慌之襲來。恒有非人力所能預料者。耶方斯太陽黑點說。於實際不必盡然。今人道破之。無餘蘊矣。唯然是等幼稚國。以所產不能伸縮自如。故每於此變態發生。易陷生產過剩之弊。夫所謂生產過剩者。於此有主觀的客觀的兩象。當為分析。一以財界緊逼而財之求者加多。供者加少。則財貴。(指利率騰貴言)於斯時也。物之供給額雖等於前。而以購買者減少。故亦呈生產過剩之象。此即客觀的方面言之者。一當財界順調時。投機業流行。市場頓增繁盛。於是物品需要之量突加。而物價以貴。物價貴則業此者必相競以期出品之多。圖額外之利。此人之恆情也。而不知即此出品過多之故。一時屯積市場之量大增。而求者又不必其如數而至。則更呈生產過剩之象。此即主觀的方面言之者。

此二象者。於市場銷沈時。殆互為因果。而其影響。則於製造品及原料品。初無何等崎嶇重之處。唯前既言之矣。製造品者。固得因外界取舍之順逆而隨時為消長者也。原料品則登成需日過久。非能神此作用。故其結果。產業幼稚國受害較著。又自然之邏輯也。吾國固猶是純然農業國。而產業幼稚之

尤者故自歐戰勃發以來。吾之絲茶等品。已到市場者。以銷路莫覓之故。屯集如山。其他之尚在長養中。或正事收穫者。尤以限制無方之故。亦祇得隨其所產。次第運市。於是生產家之資力。棉薄者。或以負債。息重之故。或以衣食所迫之故。急於求售。則更有以促其價值之低落。而力弱者。先蒙淘汰。於是銀行錢業之與彼有關係者。因彼破產不能履行債務之約束。亦大被連累。如蓬從風。倒閉相隨。屬久而久之。此恐慌所予遺者。不過少數資本較雄厚之產業家及銀行家中。所謂適者生存已耳。然即此少數適者。因亦莫不。大蒙打擊。此後於企業經營。其不杯弓蛇影。風聲鶴唳者。幾希。而國民經濟能力至此。已不得不陷於極可哀憐之地位也。明矣。

何言乎產業幼稚國。常昧財政經濟學理。於金融恐慌時。倍極危險也。曰產業幼稚之國。人民政府大都學識經驗兩無等。一事業也。在他國爲之有利者。在是等國家。每以組織管理之失當。非徒無益。後必有災。如吾之招商局及漢冶萍公司。一則開業雖先於日本郵船會社。而其成績所示。在彼者業務擴張。航路且週繞全球。而間接之所以助長輸出入貿易發展者。尤無論矣。在我者。則海外航行。未嘗從事。即於本國沿江沿海一帶。亦且莫與外商抗。而其呻吟於虧累之不堪者。尤屢有所聞矣。一則資金浪費。破產堪虞。不得已至不惜受嚴酷條件。密向日人借款。流毒所播。且啓日人以覬覦揚子江流域之野心。遺今日國民以莫大痛苦。他如政府一意借債。供其無厭揮霍。紙幣濫發。引起物價上騰。於是前者以國債償還費。逐年增加。故正貨流出。後者以輸入貿易額。相隨超過。故。而正貨更流出。正貨流出之額愈多。則國內金融。日見緊逼。產業相沿衰沈。商民之無知者。不明此害之所自來。反顛倒是非。謂是貨幣不足所致。

哀求政府救濟。政府亦以此需本無多。且大利所在。遂亦濫發。不已。於是市場益益亂。而破產之聲溢於全國。失業之民。動以千百計。嗚呼。天下遂從此多事矣。此非記者一人之私言。讀者試徵之吾國年來財政經濟現象。固有足證吾言之良不誣者。况乎國家每當鼎革之後。社會情況。頓改舊觀。奢侈之習。輒風靡全國。而都市所在之處。傳染尤爲神速。佛蘭克林於美州獨立時。目擊是象。謂「浪費奢侈。無城鄉一也。而尤以康格雷所在地之費拉德費亞爲最甚。」(一)憂時傷世之情。溢乎言表。美人懷特(二)。後於所著貨幣銀行論中。更將是象。剖析入微。謂「人不經勞苦。陡得多金。如向之祇須百元。可以優游卒歲者。今且混有千金。勢必將此所餘九百之數。衣華服。乘肥馬。出入飯館娼寮。艷而愛姬美妾。於是操業之末而不並者。反因此日益繁榮。而正直勤儉之民。則以物價騰貴之故。轉失其貯蓄力之大半。」(三)嗚呼。亦何其言之深切著明也。證以吾光復後現狀。則自稱元勛偉人。以及游探走狗之儔。動以詐欺威逼種種手段。漁得鉅資。亦猶是以陡然發富之故。驕奢淫佚。悖入者悖出。惡因所種。一時人爲的消費力大增。輾轉相尋。外貨之輸入者日旺。(四)於是正貨流出。而物價之已騰貴者。且愈見其騰貴矣。卒之受其害者。本在此。自號元勳偉人。以及游探走狗。而良如懷氏所云。在吾終歲劬勞之純良小民也。蓋直接以物價騰貴之故。而吾儕今日所得者之購買力大減。則生活難間。接以產業停滯。或竟被破壞之故。食力之民。因而失業。更無以爲生。再間接則國中資財。既爲若輩侵蝕。以去。輾轉且流出國外。其勢非至外債加措不已。而吾人民之負擔。以重。嗚呼。國人試卽年來吾財政經濟狀況。平心論之。有一不如記者所云乎。雖然。政府則又何嘗以此介意者。不觀夫去秋頓失外來源泉以來。於窮無復之之餘。忽有所謂內國公

債。應時以出。吾知政府必曰。吾募外債。爾曹動相指責。謂爲不可。今改募內債。宜有可以緘而口。鉗而舌也。不幸吾人於此。尤有期期以爲不可者。

華古那者。德意志當代財政經濟學界之北斗也。其論內債之害曰。『以募集公債之故。捲取國中現事。生產經營之資本。以去者。實較資本課稅之害爲尤甚。蓋此種公債。影響於國民經濟全體者。實不僅與過度之租稅同其程度已耳。更申言之。租稅之負擔。自各人方面觀之。分配猶較公平。即擁資厚者。或當納額多也。反之以募集此種公債。而求若所欲。是不啻絞下級人民之脂膏。蓋從事企業之資本。被吸他去。則生事蕭條。而恃此爲生活者。頓失其衣食之具。其不公平也。孰大於是。宜乎英倫學者。反對尤力。』又曰。『說者謂遊金之尙未投入產業。而正覓用途於市場者。有此公債之募集。因得歸之政府之手。化無用爲有用。是則此等資金之吸收。於國內生產事業。既不致使之縮小範圍。即金利亦無相隨騰貴之患。然自我觀之。此等遊金。任何市場。實不多見。况今日稱游金者。經三數月後。較之應募。此公債外。當更有可以投入之有利新事業。在說者云云。終未見其可也。』(二)然則據華氏所論。無論市面有游金與否。募債之舉。斷不容輕出。已彰彰明矣。願以證之。我所謂內國公債。則何如。讀者依吾人上述吾國經濟現象判之。則今日國內之無游金一事。即彼頌言神武者。當亦無從否認。况徵之所募之結果。尤有足證吾言之不謬者乎。蓋吾之募債。與言募集。寧曰派捐。故浙江則按地丁攤出。江蘇則酌提地方公款。其餘各省。則某衙署認若干。某師旅又認若干。地方以此彙報中央。中央即以此勒令地方繳納。於是層伯武夫。奸紳猾吏。以募集之多。解款之速。可邀勳位之賞。賜策令之褒獎。至此。遂盡吾官場搜括能事。勢必席

捲吾地方經營生產業之資本以彙送中央而吾民之流離無告者亦唯有轉溝壑死而已而華氏所謂較資本課稅尤爲惡劣之募債在政府今日則方欣幸其意外成功之不暇也嗚呼吾誠不解政府是何居心而不一謀財政之所以獨立必眷戀於債之一途以苦吾民而禍吾國也

(一) 參觀倫敦經濟週報 "The Economist" No. 3, 734, March 20, 1915.

(二) Robert Giffen, Essays in Finance, Vol. I, P. 138-141.

(三) 參觀本誌四號運甓君「歐州戰爭與中國財政」。

(四) 見日本雜誌「支那」第六卷第一號。

(五) 見日本大正三年五月「財政經濟時報」。

(六) 比較各國債務之輕重不得祇依人口之多少分配要當合貿易額之大小以爲比例差今據 1913 年之 Whitaker's Almanack P. 107 所統計則吾國貿易年額平均每人得二先令約當我一圓而國債負擔每人平均有七先令約我三圓五角得不謂之已重乎。

(七) Devons, 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Chs. VI, VII, VIII. 在天文學上有太陽黑點以十年五個月十五天爲一期而增加之之定理耶氏據以論

「銀幣不定期發生」

(八) Nichol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 Ch. IV.

(九) Green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十) White, Money and Banking, P. 104.

(十一) 參觀國海關報「民國元年及二年關稅收入有餘」。

(十二) Adolf Wagner, Finanzwissenschaft, Bd. II, Abschnitt III, Kapital.

新國家與新教育

後 聲

宇宙事物皆有本。而本皆起於微。故微之不同。森羅萬象所由顯也。譬之物質。何以分三態。曰惟本於分子。凝集力之異強弱。譬之動植。何以分萬彙。曰惟本於細胞組織之異形性。譬之人類。何以分文野。曰惟本於精神形體諸官能作用之異分量。故莊生曰。作始也簡。將畢也鉅。今夫國。固一廓大之有機體也。其成自民羣之結構。無異物質成自分子。動植成自細胞。人成自精神形體諸官能。於此焉欲問國於世界者。何以有興衰存滅。則不待考證斯賓塞氏所謂社會顯象積自個人之格言而已。可歸本於民羣之有智慧優劣矣。故古人有言曰。一年之計在樹種。十年之計在樹樹。百年之計在樹人。而近世善經國者。且莫不以進化民羣爲國家生命。永續不滅之大本。析言之。卽謀富國者必先致富。謀強國者必先強民。強謀文明優秀其國者必先致民文明優秀。進言之。卽有富民始立富國。有強民始立強國。有文明優秀之民始立文明優秀之國。讀者不信。請觀於我。我國人四千年來。束縛於專制。當其綱蔽習焉安之。初不解何謂政治權利。何謂國民義務也。顧一旦接觸歐化。新知啓迪。聰俊之士。覺而自奮。慨然以恢張民權。重造民權爲己任。此於中國社會。謂非得未曾有之新民乎。新民誕生。時未十稔。而秦政以後。祖國爲私產之僞國家。頽然以仆。以民爲主體之新國家。赫然以興。此謂非新民產生新國之鐵證乎。不獨我國。覽彼西史。凡有顛覆舊國以改建新國者。其原動必在其舊民之進化爲新民。又凡有脫離舊國以別

(一)近世政治學上探國家爲有機體說有機體卽有生命體之意

創新國者。其原動必在其民。先有建國精神。前證莫如法蘭西革命。後證莫如美利堅獨立。不獨創國。凡新國產生。欲期強立弗搖。必賴新民之溥化。何謂溥化。舊民智德日進。於新圭角消融。渾如一體也。非然者。國將陷於此齷。彼齷。無形瓦解之不幸。欲期永久弗墜。必賴新民之永生。何謂永生。新陳代謝。前仆後繼。統觀全體。如有生無滅也。非然者。國將陷於人亡政息。易世而遷之不幸。彼美利堅建國以前。獨立自主。已成風尚。建國以後。國家社會。復努力以涵養此精神。益以地方分治之根據。確立。故百餘年來。政治日隆。而月盛。(一)法蘭西革命以前。雖富自由人權之思想。而乏自治訓練。故共和以後。紛擾經年。忽焉帝政。忽焉王政。(二)國局靡定。有若轉蓬。然際普法戰爭。國破都亡之會。猶能自立政府。重造國家。五十年來。共和穩固。則又不能謂非其大革命時代之先民英魄。猶磅礴盤結於法民精神界之故。民能建國。亦能存國。歷史教訓。彰彰若是。則我國新興以後。愛國之士。苟稍靜思凝慮。當即審危機何在。而根本要圖。舍努力培養新民。別無他道。此其關係較之法美。猶為切要。何也。法美建國。純乎民權主義之產物也。我則由於民族民權兩主義。激盪其間。故民權精神。雖未充塞全國。而成功之速。有如疾雷。舊命革矣。歷史之君統已斷。世界之民義正昌。大勢所趨。舍民主國外。無可立也。國既民主。則政治良窳。一視民瘼。良國民之上。不容存立惡政府。良社會之內。不許發現惡政治。此不獨民主國為然。凡立憲國。莫不然也。假使我民對於政治。有如法美。則政府縱欲為惡。繩愆糾謬。權操自我。甚則易而置之。易

(一)美之南北戰爭。純係人道問題。非由政變。

(二)後歐戰爭。第一拿破崙第三。王政如德意志十八。

如反掌。顧我國民。屈服強權之根性。多未能廓清。摧陷與國。俱新革命。而後所恃以擁護共和者。非如孟德斯鳩所謂國民道德。而惟少數無實力。無後盾之建國新民。而此少數者。又未能萬弩一的。以定政治重心。而遏制反動。識者於此。見微知著。固不待奇變橫生。人道滅絕。法律蕩然。國事潰決。憲法問題。爭持不下而已。憂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之法蘭西政變。將不免重演於我中華民國矣。何也。強權者。罪惡之淵藪。而行使政權之地。即強權之所寄託也。歐美各國。其有握行政權而不爲罪惡者。非人盡聖哲。特兢兢於國民監督。形格勢禁然也。反之。半開化時代之專制帝王。集大權於一身。而非人盡爲惡。亦非盡由天良。半畏天命。半爲子孫謀也。然以語共和國。則天命易爲民命。爲子孫謀者。轉爲國民謀。於此欲命強權所寄託之行政者。不爲罪惡。惟有國民實力之扶持。匡正。否則坐待其良知良能之存在而已。否則滔天罪惡。彼將發軔於無所忌憚恣意而爲之一點。然我固言強權爲罪惡之淵藪。令對行政者。力不足制之。徒望其良知良能之存在。豈可必得。我故曰民國新興以後。當即審危機何在。而根本要圖。即在努力以培養新民。其關係較之法美尤切要也。然此猶追溯之言耳。若論現狀。則既因新民之闕乏而無力。不能救政權逸軌之惡果。復因政權逸軌之罪惡。不能免殺伐人材之惡果。使因果相乘。循環而無已。則新民萌芽。不數載而將同牛山之濯濯。何也有力之國民。足以轉移政象。無力之國民。動爲政象轉移。經年以來。國民心理。非特不見進步之徵。且以感應政象。墜落其少壯偉大活潑潑地之精神氣。

（一）革命黨第三級機關（秘密黨）故智。曾於去年夏末。革命黨助羅馬國王。社會黨等謀弒。而思於國會未開以前。以後私意修改憲法。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九

年十二月一日晚。一面捕社會黨黨員。一面下解散國會令。旋發布憲法。後稱帝。爲普魯士捕。其

魄於冥冥中者。不知凡幾。靜察今之國人精神界。其蕭條肅殺而乏生趣。宛然一秋氣瀰漫之山林。其混沌晦冥而欠光明。無異一梅雨陰沈之天候。此徵之言論行動。決非誣妄。而歷數昔日一班建國新民。則舍犧牲國事者外。下焉者已隨俗浮沈。共事徵逐矣。上焉者惟靈光一線。以文爲教耳。餘或隱遯鄉僻。視政爲畏途。或棲遲海外。於國如外人。荒涼零落。殆不勝高丘無女之感。國情如此。而適當世界列強民權飛揚。霸氣橫溢。舉國齊進。兼弱攻昧之衝。則姑無論新國壽命之將等曇花。而故國山河亦尙復何所恃以自延。夫如此亡國。就國民責任言。固可呼天搶地。痛哭自白曰。非我罪也。何者。使國亡於財政。則大借外款之秘密。民未與聞。使國亡於外交。則抑內媚外之政策。民難後盾。使國亡於內爭。則國會消滅。自治蕩然。政軌既亡。誰能阻遏。使國亡於外戰。則武人充塞。軍吏縱橫。兵民秦越。誰賦同仇。雖然。就國民倫理言。國家者。國民之國家。國民自有應盡之天職。委心任運。坐待天演之自然。陶汰心有所不安。養晦韜光。一聽政府之煥發。天良義有所未盡。當思以新興之民國。何遽遭逢一落千丈之厄。運據聖人求己之旨。以立論。則怨天無益。尤人無益。惟有痛自刻責曰。罪在我。新民之未能溥化。有以致之。遠求國本。近索病源。既皆在此。則急起直追。以治本而治標。固我人愛國者所應有事也。嗟乎。圖騰社會。可進爲宗法。宗法社會。可進爲國家。世界無不可進化之民。卽無不可進化之國。我族固以神明稱。假使固有之聰明睿智。齊致進步。如句者畢莠。如萌者盡達。則誰敢謂我國民不適共和。雖然。其道何由。我人試求之書史。可得一經緯天地之大教訓焉。曰。惟人類可以教育而進化。惟教育可致人類進化於無窮。凡東西大哲。

以救世教人爲任者。懼人事之退化。世運之逆轉也。殆莫不標明此義。孔氏講大學。本格物致知。是言求智爲萬事之原也。曰性相近。習相遠。是言習能移性也。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又曰好學近乎智。是言上智下愚。一視爲學程度也。故子思又言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弗措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以大申此義也。孟氏講性善。明言仁義禮智。非由外鑠矣。然必系之以言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則可知天賦聰明。仍須學也。荀卿著書。首列勸學。其述爲學之義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是言個人人格。與學俱進也。其論性惡。力攻孟氏。然意在明示。人性可就。賢師良友以化導也。諸葛武侯戒子曰。才由學也。是尤闕大爲學之用。凡此先哲教訓。舉之更僕難盡。一言蔽之曰。不外人能弘。學能弘人。此認學者爲主體。若進而以教學者爲主體。則可易言曰。人能弘。教育教育亦能弘人。而西哲所論。其足與以上教訓。相質證而發明者。皆教育弘人之指也。撮其精要。則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氏。其言曰。凡人爲惡。非故意也。誤於無知也。是以智識爲道德之基礎。所謂智德合世之教育說也。又曰。道德又須訓練陶冶。世人趨惡之原因不一。尤以無教育爲著。是道德可以訓練之說也。柏拉圖曰。導人於道德。且闡發其良善理想者。教育之能事。而目的所在也。故教育之務。在使人成完全之公民。并審治人治於人之作用。其有病羸弱妨其進路者。宜以身心調和之運動。致其健

(一) 柏氏論道德。一曰理性之德。所以極是事理。二曰氣力之德。勇敢是也。三曰慾望之德。節制是也。

(二) 其善理想云者。一曰理想之根原也。其善惡似良知。

(三) 柏氏以體操及音樂爲身心調和運動之方便。教育上極重要。

全發達。是主張以教育進人身心能力之說也。雅里士多德曰。道德之爲物。○非有生卽具。必依善良指導與永久訓練。始至發達。此以指導爲引人入德之一要素之說也。在近世英之洛克。○曰。人生自然之身心。得自自然者絕少。人之或善或不善。或成長材。或成廢物。無一非關於教育。教育者其力足以萬變人類之品位。此其對於人生天賦道德心與良知良能說。從根柢否認。而主張純以體德智三育。造出健全之人也。法之笛卡兒。○曰。人生知覺理解之力。本無差別。其所以異者。一在指導及教育之方法如何。是其歸人智萬殊之原因於教育。無異洛克也。盧梭。○曰。人生此世。初本薄弱。故須付與以活力。又無所有。故須付與以輔助。誰付與之。曰。惟教育。是其警告爲人母者。於其保護教育不可忽也。有沙魯戴氏。○其言曰。人生不可離科學。無因之果。非僅無效益可生。直足破壞萬事。最無教化之世紀。卽最腐敗之時代也。最有智能之國民。卽享最優等之權利也。故人之差別。本於教育者殊大。動物種族。有可令變化之法焉。而謂人類種族。無圓滿發達之道乎。是其稱教育功能。直足改造種族矣。然有確認教育勢力。信爲萬能者。莫如德之康德。○其論人類之通性也。曰。人類有生之初。榛榛狉狉。殆同動物。經

（一）雅氏之哲學思想。與其師柏氏相反。卽是實質主義。而非理想主義也。雅氏論道德有二種。一發自理性之活動。一成自欲望之服從理性。

（二）其教育思想。在重鍛鍊身體與自治。

（三）倡推理派哲學。與其時英國大哲培根氏之實驗派對峙。

（四）盧氏之教育意見書。名「以爾兒」。以爾兒者。一假定之兒童。而敘述發育及教育之狀況。以示施行教育之方針。

（五）Chalotais 氏。於千七百六十三年。發表國家教育論。力排當時教育弊病。可謂近世法國國民教育論之始。

（六）康德開推理經驗兩派折衷論之先鋒。其教育論影響極大。

幾多發展。幾多開化。始有今日。卽如心力。我人所信爲有生卽具者。實亦隨時俱進。得之以漸。而此人類之開發。純由自動。非依神力。蓋人所稟賦。有動物所闕之理性。人之所以爲人。其真價卽在此理性之發展。已往之人類。其發展力已見大進。而將來何所底止。則難論定。何也。其發展可至無窮也。又曰。今日之人。就一民族統觀。進步著矣。然析觀個人。尙不免時露其初民狀態。故教育之力。絕不可緩。抑制卑劣之動機。鞏固高尚之性根。使個人程度。對其時代之文明。並茂爭輝。不落後塵者。惟恃此力。鑑前代翻陳出新。由野而文之動軌。進而致人於人類理想之境者。亦惟恃此力。康氏旣信人類進化之可以永續而無限。故復論教育之先務曰。積保育訓練教導陶冶之工。是謂教育。人之必須期待於教育。在生物中爲唯一無二。又論教育之目的曰。教育之大希望。不徒在使少年適合於今世人類種族之現狀。而在針對人類之理想。及其目的。以進於未來之最善境界。此爲制定教育案者。宜銘五內。不可或違之原則。今主家者教其子。僅僅謀其現狀。主國者教其民。僅僅令爲機械。是皆非也。我人不可無陶冶世界教化人類之大決心。是卽所以開拓現狀進於最善之道也。又論教育之勢力曰。人之得爲人。惟依教育。人舍教育所創造付與者外。空無一物。而凡足以教育人者。必其自身先受教育。又曰。今後教育。益宜改良不息。人類必有圓滿發達之一日。而接近其域者。惟恃各時代教育之進步不已。教育背後。有神秘焉。曰。足以完全人性。以至圓滿無闕之境。凡此康氏崇信教育之論。影響所及。一振普魯士國民萎靡之心理。以收絕大事功。茲姑不論。而我人綜上各說。以相比較。則其論性之本。雖有異同。獨於教育弘人之力。未嘗歧貳。且愈至近代。愈闡愈明。因此第一教訓。遂於事實上得第二大教訓焉。曰。國民旣可以造國。而教育又可以

造人。故新教育。卽爲新國家之大本。其證何在。可分二例。一曰。由新教育以產生新國家。其例在我。不必旁求。卽我國民。雖未受共和教育。而世界民族民權之趨勢。所謂新時代教育者。其警覺我人之勢力。猶法蘭西三次革命。賜太教訓於全歐。歐洲人心政局。雖欲不轉化而不可得。故我人革命而後。繼以新國。否則楚漢滅秦。有如民權反動。何以無新國。朱明亡元。亦關民族問題。又何以無新國。此非新時代教育之關係乎。一曰。由新教育以鞏固新國家。此適我國正面之問題。而本篇研究之主眼也。欲求其例。莫如法蘭西。何也。世界創建共和。其國不一。而惟法最與我相近。建新國於顛覆帝政之後。其發動與我同也。革命軍之起。彼固無民族關係。然至以反抗專制爲標幟。則原因大略相同也。共和初建。不旋踵而舊民反側。新民自訂殺戮之舉。日必數起。雖其主殺之權。操自建國新民。原因結果。非我可擬。然其爲恐慌黑暗。則又若不約而同。路易被廢。歐洲列國君相。驚心動魄。羣起爲敵。共和政府。僂焉不可終日。此與我武漢起義。各國卽有認爲交戰團體者。大有不同。而外交危迫。四面楚歌。則又爲不同中之同。拿破崙以一世之雄。外破聯軍。內護民政。國民服其神智。感其功德。謳歌載道。至舉國以聽。此係特殊機運。擬以他國本於其倫。然究竟共和之後。發現獨裁。以與民國而有所謂總攬統治權者。相爲對照。均不能謂非新國之恥。則不倫之中。又具同點。夫法蘭西共和而後。國變類仍。瀕危者屢。我誠宜相爲警惕。力圖脫彼之覆轍。然其承百劫之餘。賴有國民卓絕之心力。以撐持勿墜。迄今猶巍然爲歐洲一等國。則我國民。又詎能置其相同之國情於勿問。而不引爲前師。夫然。當知法民卓絕之心。力。何自而發生。豈歷史之國民性。不期然而然耶。亦曰。人。王。教育。之。大。能。有。爲。爲。之。而。令。致。此。耳。何。以。見。之。見。之。歐。洲。近。世。教。育。史。當。法。國。大。

革命以前。其教育界之腐敗陋劣。沙魯戴氏論之詳矣。其言曰。今所謂公共教育者。非謀最大公益也。隨在留古昔之蠻風。不可掩也。數世紀前。學者所志。惟在教徒。書籍憑教徒而傳寫。學校概附屬於寺院。自近者學藝復興。學校設立。人恥無學矣。然教科舍拉丁文外。并國語而無之。哲學祇空談玄理。毫不示人以立身處世之德能。學生卒其所學。茫不解何者。可以實地應用。其服職務。截然與所學無關。學校之指導。純託教徒。而宗教管理之弊。乃至侵害教育。若學校所教授。則尤興趣索然。教習常課題學生。以自營其私事。道德及政治。至切要也。而校中全不教授。身體強健。至切要也。而學校疏於鍛鍊。自然好奇之心。至可贊也。而學校不能誘發。凡足以爲處世基礎。與經營共同事業之資。悉行放棄。多數少年。且不自解生活於若何之天地。此種教育。誰謂足以養成實用之材。爲國家社會致力乎。沙氏之言如此。要之。卽宗教教育。而非國家教育也。形式教育。而非精神教育也。空疏教育。而非科學教育也。保守教育。而非進步教育也。偏頗教育。而非一貫之系統教育也。自革命發端。革命諸鉅子。欲舉社會事物。一洗而新之。以爲非先刷新教育不可。欲圖確立新政府。暢行新政治。又以爲非先大興新教育。轉移風氣不可。於是當萬變紛紜之革命時期內。(一)所以爲教育擘畫經營者。至詳且審。米拉波者。(二)固以急激著稱之雅各伯黨(三)之黨員。而力倡平民主義者也。其述教育意見曰。個人教育。雖不必以國家公權強迫之。然當

米拉波(一)之黨員。而力倡平民主義者也。其述教育意見曰。個人教育。雖不必以國家公權強迫之。然當

米拉波(一)之黨員。而力倡平民主義者也。其述教育意見曰。個人教育。雖不必以國家公權強迫之。然當

米拉波(一)之黨員。而力倡平民主義者也。其述教育意見曰。個人教育。雖不必以國家公權強迫之。然當

以法律之效力。善政之影響。促學術之普及。進國民之道德。質言之。卽米氏尊重人權。採自由教育主義。欲人人運用其權利。發揮其能力。以致人於自由發展之途。其穩健慎重如此。史家至評之爲傾於保守派。然此僅個人意見。其有最足以表見法國革命家對於教育之熱心者。莫如三次議會之教育計劃案。

(一) 其第一案提出之於塔列倫氏。(二) 其案要旨。先述當時教育四弊。其意曰。教育不能普及。人民愚昧無知。而轉視若國家幸福者。此一大弊也。今有人享有受教育之特權。而以法未美善。不能收幾何之效。是二大弊也。學者學以任事也。而今日少年所學。與壯年所事。非但未能調和一致。轉有相背馳者。是三大弊也。學之爲用在入世。而今之教育。僧侶寺院主之。尙未脫出世之趨向。是四大弊也。氏又痛論教育不刷新。國民智力不推廣。則標榜自由平等之新政治。規定國民政治權利之憲法。皆成死語。其言曰。人於法律上。應認爲平等者。天經地義也。然其生活狀態。苟有千差萬別。則所謂權利同等者。終有名無實。故教育宜以保持其均衡爲務。縱不能成爲水平。亦當計其不甚相懸。而愈近同等。又曰。公民意識。不可不正。如何能正。惟視教化程度。故欲還付權利於公衆。必須先與以智識。國民立法定律。決非可從無知無學蚩蚩者視之陋見也。塔氏思想如此。故主張設立學校。宜普及窮鄉僻壤。以教育一切人民。而教

(一) 第一次議會即一七九一年九月後之議會、名立法議會、第二次議會自九二年九月起、名國民公會、多數表決、許國王路易、卽此議會、第三次自九三年七月

始、更稱憲法議會也、

(二) Talleyrand 氏曾於拿破崙失勢後、代表法國、列席維也納會議、大著功績、

授之權。則不許宗教團體把持。教授目的。宜主全體陶冶。教科之材。宜事廣搜博採。氏又以創造未來良公民爲急務。故主張定法制爲基礎教科。以使被教育者之於憲法。先解之。次愛之。次擁護之。最後則知所以完成之。氏又重視道德教授。認人之皈依道德與否。爲一切組織規律之本。故主張宜立爲一學科。應用其原理於人。且隨其年齡而指導。以使理性堪耐一切艱難。不致有自暴自棄之材。氏又主張女子教育。不可偏闕。故設立女學之重要。不下男子。氏又以教授之法。宜斟酌年齡。故初中高等學校。均不可畸輕畸重。而初等宜普及於農工苦力。中等宜容多數青年。專門學校。宜設府縣首邑。高等教育。則宜設置國立學校於巴黎。此塔氏公民教育之大意也。更觀其計劃。則全副精神。注在普及。雖以主張自由教育。不倡強迫。然確認國家有獎進教育之大任。其言曰。有志入中高等學校者。大抵皆有資產。綽然足以自立於社會。至入初等學校者。頗多最清寒之子弟。故須不收學費。且一切費用。亦貴僅少。其他學校。應設給費制。凡聰俊少年。困於地位。力不足以磨練其才能。以著事功者。國家宜輔助之。其在初等學校之最優等生。國家有勸加察訪。拔而進之。高等學校。俾受高等教育之義務。氏又以統一國語爲國家統一之主要條件。其言曰。方言俚語。在考古家詩人等。津津樂道。然自政治上觀察。不免爲傳播文明之障礙。能融化消滅之。足以進國家一般之幸福。何也。國民有自治權之地方。而闕乏本國語文智識。是不能讀有用之書。以啓發其智能。與義務道德兩觀念也。其危險不亦大乎。氏又以優遇教員爲教育要務。其言曰。教員地位。雖不必固定不移。然貴安全尊榮。優加獎賞。厚與報酬。激發其熱心。俾盡心力於發明新學新法。餘如分配教科。則中小學均列法制。專門學校。則分宗教醫學法律軍事四種。最高等學校。則設立巴

黎以爲文科理科藝術等之最高教授所。女子教育則以家政才能爲主。教授監督則由國王委任。特任委員數名。以總理各地方之學務報告。此塔氏之教育計劃也。案既提出。其時第一議會以事體重大。延時次期議會。於是於翌年議會內。更委任恭多息氏。以調查改革教育之事。而有第二案之提出。全案大意。謂教育必須普及。其所持理由。即在實現革命所標幟之自由平等兩大理想。其言曰。教授而不普及於最貧苦最寒微之人民。則所謂自由。轉爲危險罪孽之源。智識不擴張而得自由之國民。非生無效。舟狀懸。即見傳。制政治之復活。何也。彼等所得自由。非受使於慾望與感情而破壞一切乎。即不免。屈服於孔顏。其籍強。跖其行之壓制。家之足下也。次論教授。則注重獨立自治精神之發達。其言曰。教授之事。盡人宜受。受之之權利。純然平等。人欲保自治自覺之狀態。立獨立自治之地位。不致作他人之機械。不阿不經。然受教授之階級。然所謂盡人須受教授者。非受同一教授之謂。人之財產時間能力才智。既有所異。教授即隨而不同。如對農夫工匠之子弟。貴以教授消滅其依賴人從屬人之不平等狀態。蓋不知文字算數者。勢將有賴於知者。而求其助力也。次又論教授及於人道與公德之關係。其言曰。人此權利。定爲平等。此正道之原則也。而當行使權利。以無害社會爲自由之範圍。此亦一原則也。合欲期此兩原則之並行無悖。並存無觸。唯教授能致之。夫國民一切罪惡。專自知識止無力而發生。閒暇生厭。倦厭。倦思排遣。人之情也。然排遣之者。不依理想而逞感覺。斯罪惡之所隨而起也。氏之尊重教授如是。

此兩原則之並行無悖。並存無觸。唯教授能致之。夫國民一切罪惡。專自知識止無力而發生。閒暇生厭。倦厭。倦思排遣。人之情也。然排遣之者。不依理想而逞感覺。斯罪惡之所隨而起也。氏之尊重教授如是。

故信人類進化之無窮盡。其言曰：人類狀態之可以改良，可以進步，無庸疑而促進之，速達之，其道在人。即進步之原因：一在智識之蘊積傳授，一在人生能力因活動而發展，因發展而遺傳，其更豐富之性根，更強健之精神於後代。要之，恭氏對於自由政治之確立，權利及平等主義之發展，人民德化及社會無窮之進步，無不歸本於教授。而所謂教授者，別於教育言也。氏以養成政治及宗教上之信仰心者，名教育傳授科。學定之智識者，名教授。國家當然為教授之指導監督者，而無權以干與教育申言之。即國家不能強人以信仰何種宗教，贊成何派政治，學說教授之中，苟有一種新真理發生，不可以公力阻礙之。若有反對其時，政治之理論不可以權威壓迫之，縱壓迫之亦無效能徒失信用。此其尊重個人意志自由之特色也。氏又論男女教育，則以女子負有助夫教子之大任，無教育者必不能盡責，故主張平等。且確信女子能力可敵男子。恭氏對於教育上之意見如是，乃進而計劃實地之教育。案中區別學校為五種：第一曰初等學校，授一般公民以必須之智識；第二曰高級初等學校，施稍高於前者之教育；第三曰中學，增授古文；第四曰專門學校，以養成藝精學富之材；第五為類似研究所之學術團體，以研究最高學術。凡人口四百以上之鄉村，必設一初等學校；人口四千以上之市鎮，必設一高級初等學校。各縣置一中學，人口繁盛資源豐富之城市，則設專門學校。定為全國九校。學術團體則分四部：一物理數學，二道德宗教，三應用科學，四文學美術。初等學校定期四年，教科除塔氏案所列之讀文習字算術歷史地理國語宗教倫理法制各科外，特加物理初步。其校教員則於星期日當開公眾講演會，講演道德憲法法律藝術以及新發明事物，以圖教化效能之普及。中學教科則注重理科，輕減文科，尤以古文

爲最。專門學校。則博採各種學科。歡迎國外留學生。其不專設於首都者。所以防中央集權之過度。且使地方篤學之士。易成碩學也。學術團體委員。則半數取自地方。其寓意亦同。又學術團體。得選擇專門學校教員。專門學校得選定中學教員。中學教員。得調查初等學校教員之備選人。提出於學務員。或學生父兄會。以聽選任。是所以確圖教員之獨立也。學費則主張全廢。以維持教員尊嚴。增進教授價值。恭案之大要如此。史家評爲裨益後代者甚大。當時議會。固渴望教育改良。急欲著爲法令。見之事實。惜也。適逢外交逼迫。(一)留以有待。而國家教育制度之大計劃。如初等教育普及等事。始實行於翌年第三議會。第三議會者。正當史家所稱恐怖時代也。然其銳意教育。較前尤進。其所計劃。可分前後兩期。前期注意初等教育。提出各案。皆在謀初等教育改良發達之方。其中最稱急進。顯異前兩期之一案。則計劃之於勒彼典。提出之於羅拔士比。(二)其大旨主張斯巴達風之教育。(三)而限制個人自由。其言曰。社會即共同團體也。個人應爲社會而犧牲。故設法以促進國民精神。俾一致於國家新制度者。雖加壓力。亦不爲暴。又曰。五歲以上十歲以下之女兒。五歲以上十二歲以下之男兒。宜以國家公費。共同教育之。飲食宜同一也。衣服宜同一也。所教所育。亦不必應其處境。視其身心。而參差不齊也。凡爲學生。皆宜令生活於劃一精神之下。恍若受陶鎔於同一之範。苟有父兄。背此規律。宜褫其公權。增其賦稅。又曰。學校

(一)以爲專制政府之死刑。與普英兩國荷蘭國。組織第一大同盟以侵法。

(二)H. 勒彼典 Epellein 羅拔士比 Robertaire

(三)曰。實爲上古希臘之一小國。其教育主義。純在養成兵士。所謂軍國民教育也。故個人教育之事。悉委之國家。

除教科外。宜特令學生習爲勞作。如園藝農業等事。以養成習勞耐苦之精神。學校而乏田園。則宜導之行路。代以積石運土之工。又曰。此種學校。宜遍設各鄉。俾兒童不必遠離家庭。而其經費。則一求之於富饒父兄之報酬。二求之於兒童工賃。三求之於國庫。又論宗教。則採盧梭之說。十二歲前。祇教道德大旨。不談宗教。徐待其理性發達。自擇宗派。此案也。實已認國家有強迫教育之權利與責任。當時法國明達之士。養成是說者甚多。卽白雷兒（一）亦言父母有常宜服膺之一原則。曰。子女屬於私家庭之前。宜先屬於公家庭。否則國家教育不能成立。然此案精神。既重初等教育。其平等原則。發揮主於極端。故流弊至議決非高等教育案。自高等教育爲違背平等之原則。然及羅氏之逝。穩健教育說復盛。自由主義及高等教育又興。其足注意者。爲蘭嘉納（二）之教育案。此案見之法令者。有曰。初等學校教員。一宜教讀文習字。二宜釋憲法權利。三宜教共和主義之道德大意。四宜教國文初步與造句措詞之習練。五宜教簡單算數及測量法。六宜教自然界主要現象與最切用之生物。其他勇士記錄。凱旋歌詞。亦宜教焉。而學校則須分男女二部。以千人中設一校爲率。教員由人民選舉。經教育委員之承認而任用。此初等學校。別種程度較高者。是卽今日法國高等小學之基礎也。又規定父母有自由教育其子女之權利。各人在規定範圍以內。皆得開設學校。又計劃設立各種專門學校。第一爲工業學校。採用精密科學。以養成採礦建築等技師。第二爲師範學校。研究學術及教授。以養成教員爲的。第三爲兵學校。集三千子弟。

（一）白雷兒之教育意見。重在養成國家觀念。

（二）蘭嘉納之教育意見。規定發布於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起臥於幕下。以習慣軍隊生活爲的。第四爲高等學術研究所。分物理數學部倫理政治部文學美術部爲三。其中第二三兩種。創立而旋輟。然第三議會後期之尊重高等學術。以立法國高等學術發展之基礎。則有如是。以上論列。卽法國大革命時期。經營新教育之大概也。我人意不在敷陳其教育史。故革命第三議會以後。教育改良之若何繼續計劃。統一全國教育機關之成立何時。皆可勿論。而茲有必須重申數語。以告國人者。則綜三次議會教育案之主張。非必盡同。而中有一貫之精神。共通之理法。其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經千百世而莫能更易者。有二事焉。一曰爲強固新國基礎計。爲尊重國民權利計。均須先進國民智能。思想於健全獨立之域。俾具新民資格。故教育必須普及於全國。一曰國家對於教育。應負積極經營之任務。且復獎進指導。以促其普及而發達。所謂強迫教育。在今日已成不可非議之常識。而不知創自以急激著名之羅拔士比也。故史家贊之曰。革命期之教育思想。就今而論。雖有宜加改良之點。然多深合教育學之精義。而開十九世紀文明之先聲。其功力之偉。非可掩也。又曰。自革命而教育事業。始離宗教。開國家教育之基。亦自革命而學費全免。教化普及。開貧民幸福之源。嗟乎。世人議論法國革命家。動詆其暴戾。無人道。不知其爲人民權利謀者。既取而與之。又將而護之。其正義仁風。有如此動詆其躁急。逞感情。不知其爲國家根本謀者。既已創造之。又圖鞏固之。其高瞻遠矚。有如此。此豈非經營新國家之一大教訓乎。夫然則我國凡稱新民。及今盱衡國事。當不能無所自愧。何也。

（一）法國第一議會機關制度發布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即拿破崙第一時代。

（二）據田大淵氏之歐洲教育史。

我國革命。後於法者。百有餘年。法民樹新國根本於新教育之教訓。非必憤憤也。法人仗其優越之心力。以支持國難於百劫中之歷史。非必無睹也。而我新民之自審國情。懼共和之失墜。亟亟焉欲張民權。奮民力。以抑制反動者。非必遜讓於彼也。然當國會存在。富有發言建議權之時代。卒不聞於國本所關之地。提出一新計劃。雖曰國家草創一切根本法未立。萬端擾擾。眩人神智。乎然以較同一境地之法蘭西革命時期之國會。彼能倡於百餘年前。我不能因襲於今日。究不能無愧色矣。然則政府無責乎。曰是烏乎可。教育之爲功。出以國家之經營。其捷如應響。若純欲恃夫民力。則必人民之富於自治。勇於興學。如英美國民而後可。(一)非然者。其難如逆水行舟。其進如積跬步。以致千里。故至以教育而謀立國。不能不有賴於國家。國家亦不能諉責於他人。今我國政府。固萬機獨攬。大類朕即國家。誠不曠棄其天職者。道不在粉飾太平。而在真致太平。道不在維持現狀。而在開拓現狀。道不在束縛人心。而在啓發人心。則所以大興教育。增長國民自身之智德能力。俾足以自覺。俾有以愛國者。至矣尙矣。顧證之事實。非第不能且復適得其反。政治影響。既足以鋼鐵民智。摧挫民力。退化民德。而教育本題。除掩耳盜鈴。空談國民教育。(二)督責人民以自覺與愛國。(三)外惟阻公理之傳播。(四)妨信仰之自由。(五)是急。甚至有敢倡強迫讀經。芻狗教科。(六)廢止小學。獎勵私塾。(七)之怪論。一若必欲驅逐我文明學術。甫見萌芽之

(一)英美著名之大學中學。多屬民立。中如英國之亞斯佛坎白力支爾大學。與十餘校之公衆學校等。皆有雜額資本。極大規模。極古歷史。而與政府全無關係。美

國則自殖民時代。即努力於教育。其後逐漸發達。至今日各都市皆自經營教育。不受國家與地方兩政府之干涉也。

(二)(三)(四)(五)(六)(七)皆指事實。讀者試自求之。本文不欲攝人之短。故略。

人民投出化日光。人類大進之世紀。重返於鴻荒榛狉之域。而後安者。嗚呼。卽此以論。誰謂政府無罪乎。夫予爲此言。非好攻訐。意在明政府教育上之責任。蓋從來政府當局。萬事倒行逆施。不能免其國於覆亡者。大抵皆坐愚而自用之病。非必甘心賣國。忍令子孫同爲覆巢之卵。故我人不能不望政府之自覺其責任。雖然。本篇所論。主以新教育強固新國家。以語政府。恐猶格格。則當別爲文以論之。惟於此竊有不能不告我愛國之新民者。曰。災難之來。皆由自致。恭多息。所謂智識不擴張。而得自由之國民。非役使於慾望與感情。卽不免屈服於孔顏。其言盜跖其行之壓制家之足下云云者。正不啻爲我國人下頂門之一針。喝當頭以一棒。我人其警覺乎。則堂堂正正羣起以覺政府。集國家大力於教育。普及者上也。覺之不能起而自謀學爲英美學爲德意志者。次也。此猶不能則尙有一最後之義務。曰國變紛紛。黨禍滔滔之世。正人君子。惟有致力學術。闡揚教化。以移風氣。以培國本。以安心而立命。此宋明諸先哲之高操。而示我人以途。窮日暮時之趨向者也。況夫世運大進。我人設教講學之工。尤當十倍於宋明諸先哲者乎。當今大哲倭根之講哲學也。謂人類精神生活。苟善努力而奮鬥。則足以制服自然。夫自然尙可制服。何況人爲之難境。是視我國民精神生活之何如。

（一）德意志人之熱中教育、與其政府之尊重教育、皆可稱世界第一、然如各聯邦之教育、皆由各邦獨立自營、與中央政府全無關係、

（二）指宋元祐黨人、與明東林黨人時代言、

（三）Encken 之哲學根據、在尊重精神生活、故以理想爲主、以自然爲客、

論壇

政治懺悔論

白愷亞

凡事當夫變動之始。雖賢豪俊傑。於其朕兆之萌危態已成之候。明知其敗而有不能收者。殆夫境移事轉。大錯已成。峯迴路轉。機勢暴露。已無可爲諱。而始悟向之爲非。乃徐圖收拾。改絃易轍以爲之。湘賢曾滌生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其意若有餘痛焉。而亦天人交悟可喜可泣之會也。前之種種死。犧牲之巨痛。固已等於逝水。顧有今後之種種生。則前之種種死。正後之所資以種種生。犧牲雖巨。痛定思痛。尙可挽千鈞之一髮。前者已種種死矣。後者亦陳陳相因以死焉。犧牲而又犧牲。耗矣哀哉。則國家前途將復何救也。儒家道改過。佛言懺悔。則夫懺悔者。實世界之寶筏。人類之明星也。第懺悔尙矣。然事勢非抵於窮極而復。萬不得已。勢不容不放其屠刀之時。則不可言懺悔。微獨不可。抑且不能。漠漠然而懺悔。無當也。天下事一言懺悔。則迎刃而解。冰雪交融矣。懺悔之爲義。誠哉其爲博大悠久。國於天地所當式憑者也。故今茲欲有所論於國家政治命運之前途。先以懺悔名吾論。閱者其諦解懺悔之義乎。則其於鄙論思過半矣。

政治懺悔之義。蓋由於覆敗而生。原夫憲政之爲物。成於對抗者也。非對抗則憲政無以生。而當其憲政甫入軌轍之始。往往張脈憤興。狂騫亂暴。不容異己者之存在而並進。凡所施爲。動軼軌轍。陰狡強厲之

備。握一國之犬柄。尤百出其途以相撓。民族之智德劣下。政治能力庸弱。不足以負之者。其傾軋益慘。禍延數世紀。或以斯自覆其國。智德優厚之羣。懺悔速者。其犧牲較少。而憲政之發達。亦特爲完全。法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帝國顛覆之後。抵今政局。遂無驚駭之變動者何也。大革命傾擾之懺悔也。德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新憲法發布之後。聯邦日趨鞏固者何也。前此同盟解散。侮辱紛乘之懺悔也。英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事變。國王貴族懺悔徐來。遂有今日之庶民院。美利堅于七百八十七年。費拉德費亞憲法會議。協議者九洲。而他州。遂次懺悔。相與結合。知非中央政府強固。則無以立國。該會遂奏完全之功。故民治未達懺悔之境。無論若何彌補。緣飾終無濟於分裂衝突。及其歷尋敗轍。交相懺悔。有見夫終局。則收功之迅捷。恒百倍於嚆昔。美儒柏哲士曰。一憲法者。非自現行法律之手續而成立。實以歷史的及革命的勢力而爲之要素也。柏氏夙以實例談法理者也。故其言若此。憲法要素而歸之歷史與夫革命勢力。則其間所經過者。固純屬懺悔之效力。而乃克底於成者也。夫曰一踐而幾者。固政治上所無之事也。若不知所以懺悔。則必愈醞釀而愈紛亂。姑不遠引。今世即有其例者。墨西哥是也。甲仆乙繼。禍敗相尋。塗炭魚爛。靡知所底。由斯以往。墨西哥之前途。誠非吾人所敢逆料。雖然。墨西哥之國步。猶幸立國於美洲。天尙賦予以尋亂徐俟其懺悔之特別境地也。乃至吾國。國步之視墨西哥。有如魯衛之政。而外患之迫。內亂之危。其亡其亡。一髮千鈞。任伯過之處。處皆是死路。惟卽時懺悔。乃爲生機。邦人士夫。及今而不自共誓於懺悔。猥曰姑以有待。容徐圖之內。之所魚肉者。縱無足慮。外之眈眈而視者。恐決不汝待也。大厦旣傾。公私同盡。報復云云。將何在也。斬絕云云。抑安施也。

憲政先進之國。詔吾人以先路者。歷史上過去具若許懺悔之先例。願吾國則何如。民國開幕。啓之者黨。與收之者則爲強有力。國人而具有絕大眼光。絕大識力者。則當盡力維持。彌縫此兩大。部分勢力。而俾不破裂。憲政之前途。則可以收正果。無如當時黨人。意氣揚揚。日自居於表功之列。賢者固亦有之。而暴誕恣肆。褻狎躁妄之徒。所在多有。國家來日之大計。渺無的標。相矜以名。其實盡棄。政黨者與政府所資以對抗。代表國民之意思。而規畫新政治者也。然而空中樓閣。彈指畢現。閉門造幾條黨綱。招牌一佈。便廣政黨黨之生存。望維之要素。既已無之。及其持而樹之以自見也。攻擊之師。與夫防衛之壘。膚妄債事。尤無精心。戮力之可言。反對政府者。一味反對而已。事理之所在。應反對與否。所不問也。其贊成政府者。亦一味贊成而已。境勢之所在。應贊成與否。亦不問也。罪狀敗綻。種種貽國人以缺望。而爲強有力所借口。願欲納人於軌道之中。自先馳於軌道之外。原夫政黨之爲物。憲政端賴以進行者。在正負兩方之迭爲競爭。而對抗。互相爲正。互相爲負。正者不爲惡劣。惡劣者亦爲軼範。之報復。各爲有節制。與統率的。堂堂正正。而後可以言政治。否則則機陷以待。中則悻悻以試。背棄法治常軌。而待決於武力。事有者競。專制趨周勢。不得不成。而憲政之前途。摧殘盡矣。斯以軌道競爭之正。則言途也。至於度力量勢。以強有力者。志不欲就對抗競爭之軌道。以云督束得法。殫竭智勇。誰曰必能。若武力爲試。則握有強固勢力者。理悉悻悻者。之不就機陷也矣。一朝之憤。未能見其遠大。決心以爲。擲之破壞。政治能力識力問題。姑且莫論。並自知之明。而無之。則夫國事之壞。從事破壞者。亦當分幾分責也。遺流淵源。判定結案。固承得不若斯矣。

其在政廢之施爲。五次革命之後。黨人威勢。鋤滅淨盡。予取予求。今而後莫予毒也矣。鑒於黨人之擾亂。少年盛氣之足敗。乃公事也。議會消滅。自治取消。政治恢復前清之舊。內外登用老成之吏。忠孝節義。教令宣揚。尊孔祀天。典章繁備。右握鐵拳以鋤內亂。左揮素絃以定大法。士氣銷沈。輿論闕寂。宜若可歌頌太平矣。然而防之新者發之舊。黨人內畔。害於新矣。害於新則易之以復舊。復舊而又有復辟之圖。禍舊果可復耶。以舊易新而禍即發於所恃之舊。新則內畔。舊則復辟。政府之於今日。亦可謂窮矣。窮則對於神聖垂亡之國家。尤宜速爲懺悔。謀遠大而爲根本上之解決。國事今後非懺悔無以圖存自全。固也。萬全之私利問題。亦附於國事懺悔而解決。國事無下階之所。則私利又安有自全之地。挾甲以防乙。而患乃發於所倚之甲。天下事。以防制勝者。終以防制敗。防制之術。固至不足恃也。往事已矣。過後思量。徒增痛悼。來者將復何如。個人之懺悔。信念一堅。立地成佛。獨至於政治懺悔問題。則宜雙方爲之。一方懺悔。而一方深陷。則懺悔之一方。亦無用其懺悔。今國民懺悔之期至矣。政府懺悔之期亦至矣。兩方同歸於懺悔。斯正我中華民國政治懺悔問題大成熟之日也。可以反矣。可以反矣。

(甲) 懺悔責在政府者。政府既抵懺悔之期。則其入手懺悔。應爲
 (甲) 立法之觀念懺悔。中國前此。無所謂法治之觀念也。自清世末葉。新政識輸入。國人始知有所謂法治之一說。欲起而樹之於中國。武漢首義。南京政府成立。卽法治實施入手之始也。以謂法治者。無他。條文一佈。全國秩然。其效大著已耳。舉一紙空文。臨時約法。以限制北京政府。而爲之強施其羈勒。北京政府亦出死力以抵此約束。兩方交戰於穴中。政潮紛紜。國事敗墜於冥冥之中。而究其實際。仍法自

法。人。自。人。也。議。會。苦。心。以。制。定。憲。法。草。案。之。同。意。權。不。信。任。等。規。定。以。約。束。橫。厲。強。狡。之。行。政。部。而。俾。之。就。範。而。卒。之。實。力。未。濟。威。暴。橫。加。議。會。之。命。運。以。此。送。終。此。民。國。法。治。信。念。之。創。痛。歷。史。也。經。此。歷。驗。政。府。身。受。其。束。縛。亦。知。法。之。果。可。以。規。限。人。也。既。過。一。壟。頓。長。一。智。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強。附。外。例。塗。飾。國。情。造。法。立。法。自。操。縱。而。自。制。定。之。五。光。十。色。之。制。非。中。非。外。之。典。層。出。迭。布。究。之。國。家。憲。政。之。發。達。而。漸。進。也。人。治。之。效。乎。抑。法。治。之。效。乎。國。民。之。對。於。憲。政。實。發。揮。而。篤。踐。之。也。果。人。爲。之。能。力。致。之。耶。將。立。法。力。之。拘。束。致。之。耶。此。其。問。題。未。易。言。也。法。治。尙。矣。顧。法。非。能。自。治。也。循。而。效。之。仍。在。人。爲。立。一。檻。焉。周。其。外。而。防。其。中。規。制。非。不。完。也。強。有。力。者。並。其。檻。而。去。之。則。夫。檻。之。功。用。將。何。在。矣。法。者。其。用。在。監。督。制。裁。者。也。並。其。法。而。易。之。主。客。易。位。法。之。爲。法。幾。何。矣。故。夫。法。治。之。初。必。有。賢。豪。俊。傑。持。以。永。久。之。信。力。捐。私。利。而。謀。公。益。身。體。而。力。行。之。居。高。臨。下。漸。積。深。入。而。後。可。廣。被。一。般。社。會。垂。爲。信。條。後。有。狡。者。不。敢。犯。也。若。其。作。法。之。開。始。並。迷。而。奔。馳。之。法。治。法。治。天。下。許。多。之。罪。惡。賴。汝。以。行。也。美。利。堅。民。政。國。之。典。型。也。然。非。革。聖。頓。哈。密。敦。諸。聖。彥。作。法。守。法。身。任。大。位。樹。厥。基。礎。則。其。憲。政。今。未。可。知。也。法。蘭。西。易。帝。政。而。民。主。未。始。不。欲。步。美。利。堅。之。軌。轍。也。以。野。心。之。拿。破。崙。當。之。竟。成。帝。制。之。局。再。釀。破。壞。脫。非。其。人。法。國。八。九。十。年。之。大。亂。庶。幾。可。免。也。夫。法。之。力。固。不。能。與。人。競。也。法。者。無。定。而。運。用。之。者。在。人。良。法。也。非。其。人。而。破。壞。棄。如。敝。屣。惡。制。也。優。秀。擁。有。政。治。能。力。之。民。族。運。用。之。潛。移。默。易。以。成。良。善。之。憲。政。前。言。立。法。之。始。行。非。其。人。不。足。以。收。法。治。之。效。也。若。其。由。破。敝。不。完。之。制。而。漸。以。產。出。良。果。者。亦。非。無。其。先。例。英。有。恒。諺。曰。『議。會。萬。能。所。不。能。者。易。女。性。而。男。性。耳。』然。當。其。始。固。無。此。權。力。也。美。儒。柏。哲。士。曰。『庶。民。院。在。英。吉。利。

制度之止。古有二重之地位。詳言之則庶民院者。爲立法部中之一部。又爲國家主權機關是也。是故自庶民院之第卅資格言。則較貴族院其權力雖不能多。然於第卅之資格。實主宰於國王及貴族並庶民院止者也。卅其實庶民院於卅五世紀中葉之後。略爲咨詢不重要之機關。解散隨國王之自由。僅其分權之基礎。而運以國民精毅之政治能力。旋進旋戰。竟成今日主權體之庶民院。固非當時所及料也。今日吾國特憲國民之政治團結能力。磨鍊未抵其候耳。既有前此之尊重立法。定有後此運移政治之能力。政府得永遠無議會。斯亦已矣。若因無此魄力。則議會縱若何殘敵立法。縱若何奇密。即不能如英之萬能。庶民院亦難保無對抗實行其職權之一日也。於此關頭。思過半乎。則耗費光陰。以制定心目中如意之法。實可不必。故政府今日自懺悔之第六步。宜對於立法而改轍也。

勿輕視國民之政治識力。西人有恒言曰。條頓民族者。特擅建設民族國家政治之技能。而實行職務於斯世者也。吾人則謂中華民族亦最擅有建設民政國家之政治天才者也。此實自覺之語。而非妄以自詡者也。革命巖危險易覆亡之事也。而吾國革命於紛爭割據之中。旬月而對內對外有約束。統出之政府。雖其規模未呈整齊嚴肅之觀。而建設之基礎於以確立。斯固非劣等之民族。所可望其肩背。謂之曰無政治建設的天才。則期期以爲不可者也。中間所經過紛亂之局。亦泰西各國所必有之階級。覺悟於過激者。則有能彌補於來日。往年而還。政府之於獨斷執行之事。動輒借口於國民程度未及。模稜於特別國情。以制建特別政制。當軸以此紛飾。客卿以此嘲頌。猥云國民程度不足。敷衍而濟其私。乃清之所以亡也。程侯問題。最無一言之價值。罔係一民族當其爲民也。則智劣而識鈍。及其爲官也。則

優異而高明。司此程度者果孰爲主宰。現身說法者亦應無以自解。至若國情云者。果以何爲標準。吾國民族固自昔以文化先進聞於世界者也。既自革命而自建設民政。則國民之政治識力實未可自誣。則國情亦絕無大異於他國。而無建設他國所無畸形特出之行政部之必要。故特別國情云者。非我族類有謀我之心者。可以斯相加。而自國則不可以妄自菲薄者也。國家亟亟然以建立政府爲首圖。而以對於外患內擾保護國家之權力。賦與於政府。固爲必需之階級。或濫用踰度侵入他部分之權力。以發展其威能。亦未始不爲國民所容認。然終爲一時之計。非可持於永久。以憲政之原則。非國民之自謀。其國則其國終無穩固之日也。經過必要之時。而尙壟斷僭據。則民族之政治天才必至爲之壓抑。其不甘於壓抑者。必釀爲內亂。二者皆足以亡國。其時已至。則爲國家者。當卽鑒於時勢之需要。賦與國民以政權。而企永安久固國家。云者自有其主權體政府。乃國家之創造物。政府而以其政權僭據國家之主權。久假不歸。爲政府計亦實至危之道。言念及斯。美儒柏哲士。又實予吾人以至切之教訓。其言曰。『存立於地球之止。而名之曰國家者。猶不得不以戰爭之力。解釋其內部政治之疑問。則其憲法上之組織法。必殘缺不具。可以推想。且國家關於政治上之疑問。而不能因時制宜。變更其憲法。非自起而扶其藩籬。無由發表其真意。否則惟有局促傍徨於憲法羈絆之下。以終歸於滅亡。』夫殘缺不具。其禍猶足以致此。况其根本。俱已錯誤。不能存在乎。柏氏之言。詔吾人者可至深思也。然則號於國曰。特別國情。當產有特別政制。非爾國民所當過問。國家前途且不論爲政府計。果其利耶。抑爲害耶。故政府今日懺悔之第二步。宜對於國民而變計也。

(丙)以正義與民更始。近者政府鑒於外患內擾國事之日危。頒布特赦之令。亦似有意於懺悔之一途矣。顧今日政治上通行流語之所謂亂黨叛逆諸名詞。實為不無可商榷之一大疑問。叛逆罪云者。必有法律上最嚴確之解釋。而其罪名之成立。亦須有確實之證據。非可以虛懸無著之名義。莫須有之罪案。借口軍律。而日日送之以上斷頭臺也。其在美憲對於叛逆罪之定義。而確定之如左。美憲第三條第三節曰：『對於合衆國之叛逆罪者。為背於本國興戰。又為幫助供給而與於敵國之行爲也。不論何人。非有二人以上之證人。以證明同一之犯行。又非於公庭而為自白。則不得斷以叛逆罪。』按叛逆罪之定義如斯。則夫叛逆罪之所以構成者。乃對於政府為不正之政敵。而獲罪戾。故得被排斥。若夫非不正之政敵。而僅為政府之反對黨派者。則其存在也。當然無可疑者。保其自由。又為絕對的必要。以斯之故。使政府黨得假托刑事訴訟。以箝制反對黨之議論。則為萬萬不可之例。此其宗旨在使政府黨所行之政策。雖有為和平規制之反對。而政府不得即誣為對於邦國為不忠。而加以叛逆之罪名。故也。蓋實際政府黨之政策及行爲。有時或反較反對黨而更近於反逆。而絕不能保其必無者。為防後之紛亂。失於出入憲法。遂為之嚴定其義也。持斯而觀。吾國叛逆之判定。其渾灑至無定據。有可議者在也。其出於暴力而陷於謀亂者。罪誠在禁止之例。若其儼然具政黨性質。為和平軌道之競爭者。絕對須存在而不可干涉。縱曰其內有一二謀亂部分。然亂黨自亂黨。政黨自政黨。分別固自有在。一網打盡。而概加以叛逆之名號。非所以服國人之精神。而遠背乎平衡之則者也。自今以往。立國而真言調和平。則叛亂之名。須有確定解釋。而原來存在之政黨。必須恢復。速成議會。進行憲政。今之政府。不曰患夫外禍內困乎。

各國財政之問題解決。未有不經過議會而能有效者。政府自政府。而國民自國民。執斯以整理財政。雖神聖猶將坐困。若曰今之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乎。則掩耳盜鈴之舉。固決不足以代表民意也。其在。外禍非舉國一致。則最後之命運。曷由挽回。舉國一致。非有真正之議會。則斷難奏功者也。人之全國。以謀我者。以政府當局之一二人而禦之。縱鞠躬盡瘁。死而無效。故今日政府懺悔之第三步。則當開誠布公。與全國異派而共誓自新也。

(一)懺悔責在國民者。年餘以來。清議滅絕。正氣銷沈。政治污穢。道德淪喪。民庶困苦流亡。救死扶傷之餘。繼之以敲剝。痛而不知所以苦。怨天尤人而已。中流以上之社會。稍有國家之觀念者。則習見於政治之無希望。頹唐萎敝。消極待盡。縱於擗藩荒於酒色。國家無談政之客。社會絕求學之夫。舉國岌岌。亡徵畢現。夫如斯而言懺悔。懺悔之元氣。先已蕭索。更安言其趨向之標準者。丁君佛言曩作國是論有曰。『國民受教育者不過十分一二。其他大半爲不識不知之民。除有身家溫飽要求而外國之執政。爲前清皇帝可爲民國總統可。甚至爲洋人所統治。亦無不可。其得天獨厚而賦性難馴者。迫之以威。誘之以利。則亦貼然服矣。夫立憲國家。雖以少數有學識經驗之分子。爲政治之前驅。而其成功終必賴多數國民爲後援。今則所謂多數國民。其一部爲良懦。一部爲鬼怪。中間少數之分子。處此兩不相容之時代。惟日供有力者之魚肉而已。』此其言何傷心沈痛。而深合國民一般之現狀也。然則所以懺悔者。既缺。則懺悔問題。遂無着落乎。是亦未必然也。國民之所以失敗。無須諱。亦無庸諱。政治前途。斷在爲之若何。爲之遲速。總有效果。任之則長。此終古憲政國家。舉在少數優秀之分子。舉多數政治之實。無論若何進步。

之國民。全數明達而議政。亦爲實事所不能。英美國民。最擅有政治能力者也。然以其國內大政之趨向。而舉以詢諸邊鄙之氓。亦或爲彼所未悉。故今日國民之懺悔。首在中流以上之優秀社會。能辨政治之方向者。相與大覺而深省。以政治之標準。需要主義。提掖國民。而示以塗徑。有一分之力。卽收一分之效。若斯則國民之中堅。其責在夫政黨精神之構造。運用及資望出衆。手腕強亢之政治家。爲之指揮而漸進。作黨於國民智力發達之後。其標的易達。而作黨於國民智力幼稚之時。其標的固味易達。然其效亦尙可以時日而墜。願自議會消滅而後。國民黨既已驅除厭伏。無發生之餘地。進步黨亦奄奄無生氣。無以自見於社會。號爲政治家者。激進派則中途橫遭夭折。自詡爲溫和派者。亦且舉棋不定。自誤其企注。所謂國民之中堅。既已不能居於中堅之地位。上之不能運謀策。戰次之不能深構高壘。更何以責夫多數之國民。近頃以來。接諸社會之現狀。於歷經試驗之結果。似漸有所覺悟之端倪矣。則今後國民之所。以懺悔之途。概要有二。

一曰自用其材。自用之一語。在世俗熟語上。似不可居。傳曰。愚而好自用。由是言之。率一國之人。羣徇於自用之軌轍。則債事者自用也。顧吾之所謂自用者。其意義固自有在。非惟不能債事。敢決言之曰。濟國事者。卽自用也。天地之生材。賦以耳目手足。俾之材武。運乃靈明。爲令爲人用乎。抑利其自用乎。果人類而盡爲人用之一途。非人用則其材卽銷沒沈埋。無以自見於世。則是堂堂七尺之軀。非我有也。耳目非我有也。手足亦非我有也。材武等於牛馬。靈明有類機械。天地何啻有斯人。國家又安取乎在我。講者謂此言而褊也。則試觀夫憲政先進之國民。何一非自用之效力所致。黑暗腐蔽之國家。法治基礎。

未立。社會組織不備。在在俱爲銷沒人材之境。陰狡喜權術。強有力之儔。重以時時摧喪而玩弄之。國家之人材。乃無可過問者矣。雖然。天下事豈不在我。羣知摧喪玩弄之。且淪於浩劫。避人用而爲自用。去被動而自動。自審其材。各思活動於社會。而盡相當之天職。大才自審而大用之。小才自審而小用之。下至耕技一能。亦各展其相當之部分。以去。則久之。又久。因果遞嬗。自用者恒可以用人。用人者遂轉爲他用。此中關係。但視其毅力。若何矣。英儒蒲徠士有談輿論一則。根據於自用。深切著明。其說曰。『政治社會。在幼穉單純之時。輿論常爲受動的。斯時也。社會之權力。與其謂贊助。不如謂之默許也。何也。輿論不知有愈於此者也。不知改良方法也。或爲宗教之某種制裁所威服也。故無論在何種社會。其輿論能達於自覺之域。而又自知其勢力。且又致疑於主治者之權利。則其社會已漸有進步。必不久而發明抵抗之方法。究出強行改革之手段。專制國與自由國。無不爲輿論所支配。其所異者。不在前者以武力。後者以輿論。而在前者人民不知其向來服從之權力。爲人民所與。後者人民自知其有主權。視其統治者爲己之代理者。而統治者亦認其有立己之勢力。且有倒己之勢力。而甘心服從之者也。』以蒲氏所言稽之。則國人。之於政治。先爲受動。次則省悟。終則自用。而支配之。章君秋桐之論政本有曰。『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材。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展發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斯其言也。實予社會自用以準繩。梁任公辭職之政。亦有曰。『竭不材之材。爲無用之用。』言者心之聲也。任公之意。其有悔心乎。今而後歸入自用之途。則國家之所恃賴者甚大。故今日國民之懺悔。端在研究樹立自用之道。力而堅結優秀之政治。

團體共商權。一系統的建設。預境分途而致功。以知行合一之旨爲之期於盤勁。寨打死仗。以冀其達自用之精神貫注乎。則次爲儲鍊實力。既不能得過去之先機。則暗移而默運之。以時而相與進退。儲鍊實力其立法之始基。與夫憲政之初胎。既不能得過去之先機。則暗移而默運之。以時而相與進退。純在收之於後。夫實力果爾凝結。祇須有立法院之爲物。無論其殘破若何。總可以運用而抵抗。政府固無如何也。立法巧矣。而以人爲之結果。終有時而拙。諺云。執死法限生人。迭撲迭進。死法固不足以敵生人也。英美憲政最爲後進國所膜拜。然其憲法之實際。亦實爲變動不居。非數十年膠執如一者。所以變動不居者。亦在國民之政治力運用之而已矣。英之憲政。若由其形式以觀。則國王之權力。尙甚浩鉅。而其實則懸而不用者。國民實際奮鬥漸進之成功也。英儒戴雪之論英憲有曰。『吾人自幼習聞英國憲法。非作之者。乃發達之者。非空談之理論結果。亦非如英人使不開化之英人。若研究造家學原則之愚者。恰如蜂之構造其巢。以天賦固有之性質。加以不可企及之技術。而建設堅牢不朽之制度者也。故我英憲法具有特種優等之性質。非一而足。自吾人之祖父尊崇以爲天下唯一無類之玉典。非最近百年間他文明國所制定之模倣贗作。剽竊憲法所可同日語也。英憲之性質既如斯矣。其創立果係何時。不能確言也。何人想像而明定之。亦不能也。又歷示其記載條章之成典。亦不能也。要之英憲乃係一種特別之制。英人及外人皆不可不尊信者也。』彼英憲既如蜂之構造其巢。則所以致如今日者。決非倉卒之功。乃錙積寸累以爲之也。英尙爲弱性憲法也。美憲強性者也。然由蒲徠士所言。美憲由於解釋及慣例。已有變更。今正變更。此後且復不絕。今日之憲。已與三十年前不同。則今後三十年。將變至何程。又孰

得而知之。威爾遜之論其國憲亦曰：「憲法非完備之制度。僅置有原理之基礎。爲組織之初步而已。返而言吾國之憲政。政府果降心懺悔。以相予。大可爲衡平之商榷。不爾。而以廣大堅忍之實力。競蝕於破敝之制度下。亦非能久。不變動者。政府之外。厲何可長也。柏哲士曰：「吾人所謂近世國家。基於民主的主權之國家也。……民主國家之成立者。第一在多數人民。彼此相知。有共通之言語及心理上之標準。與習癖。其次則反對於他國家之人民。有多少共通利害之意見。終則多數人之心性發達。於國家之實質手段目的。皆不可不知。國家是也。質言之。民主國家者。不可不爲國民的國家也。其人民真爲國民的人民之國家。則必然成爲民主的國家也。」斯其言實可爲預備實力者之先導。共定標準。公赴習癖。實力既固。遇有機會。終有壓抗政府之一日矣。吾之所以言國民懺悔者。其大體如斯而已。要之。無論急進與漸進。無建設實施之實力。縱有其時。亦不能如願相償也。

噫。此何時哉。乃政府與國民交相懺悔之期也。政府不懺悔之。而國民先自爲懺悔。猶或有萬一之望也。兩蹈窮途。而不知其歸。雙方以國事爲兒戲。亡中國者。雙方俱有其責。同歸於盡而已矣。待亡而已矣。則不佞之言懺悔。直癡人說夢。尙何言哉。

斯稿本爲北京中華雜誌作。既成。中華停版。卽棄置之。然理想所在。終殊事實。度今之時。非容易談懺悔者。願今後之民國。不出乎此之一途。決無以自活。爰將部論。託甲寅雜誌章君公佈。前途或有一綫之轉機乎。亦未可知。斯則暴惡之所率奪者也。著者附誌。

論總統連任

戴成祥

近世共和國關於總統之連任類皆加以制限如葡萄牙憲法絕對禁止連任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國憲法須經一任之間斷葡萄牙憲法第四十二條智利憲法第五十三條阿根廷憲法第七十七條巴西憲法第四十三條至於美國憲法雖無制限總統連任之明文

然自華盛頓宣言不就第三期總統之職斷然下野以來後此歷任大總統皆遵此先例莫敢侵犯於是

一人不得二次以上當選總統之先例遂與法律有同一之效力參觀民友社譯平民政治第六十一及六十二頁由斯而談是美國

僅許總統連任一次也要之制限之方法雖因國而不同而所以制限之目的則莫不同一其目的維何

即恐一人永續在職勢必危及共和語本華盛頓宣言參觀平民政治六十二頁是也以余論之制限總統連任之舉無論質

諸憲法接之政制皆非必要此其理請得而申論之

世與凡屬共和國自不能無憲法一有憲法其性非硬即軟莫能自外所謂硬性憲法謂其法非由較立

法部更高之權力則不得制定亦不得變更者且其勢力駕於尋常立法部所通過一切法律之上而

固為一國之根本大法者也所謂軟性憲法則挾根本法與普通法之藩得由尋常之立法部制定或變

更之者參觀平民政治四百九十五至四百九十七頁此二種憲法孰優孰劣雖未可以一言論定然硬性憲法自然之趨勢必至

華變國法中之政字與國民之精神不相應文字為凝而精神則流倘人民不滿意於其憲法求改而不

易得則革命以起此可斷言者也而在軟性憲法則以變更甚易決無此弊惟從憲政上以觀人國而

問其適于軟性憲法抑硬性憲法則非本論之範圍本論所以略述硬性憲法之弊害者乃在證明憲

法既為硬性不宜于總統之連任加以制限此觀法蘭西之往事可以知已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

普迦政變即緣法國人民贊成總統連任而為憲法所格論本英儒戴雪參觀本誌三號政力向背論五頁使是憲法無此制限則其

性雖硬顛覆。或可免。由是以觀。硬性憲法。不當有制。限總統連任之規定。彰彰明甚。至軟性憲法。則如何。曰軟性憲法。變更甚易。即在一國會會期之始。至其會期之終。尚不能知其同一與否。語本英儒蒲

民政治四百九十六頁

違論歷久而不變。夫所貴乎憲法。有制。限連任之規定者。以其效力。可垂諸永久。使總統無所逞其野心也。若其憲法。自身時時可變。息息可更。則決莫能望此。故在軟性憲法。而有制。限總統連任之規定。軟性憲法非與不文憲法為同物。參觀本誌三號政力向背論六頁實為無意識之尤。

二 近世共和國所行之政制。不外內閣總統二種。前者法行之。後者美採之。至此二制之意義何若。則

索之英儒白芝濤說而即明其說曰。內閣與總統

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立法行政各各獨立。為總統政治之體要。猶之

內閣。立法行政兩兩相依。為內閣政治之精神也。本誌一號白芝濤

內閣總統二制。雖各具精神。然其所生之功效。則二者如出一轍。是何也。即能防止元首之專橫。與國

本之動搖也。聞者疑吾言乎。請引美儒羅維章君秋桐之言以明之。羅氏之言

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

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

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

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

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羅氏之言曰。

姑無論美人墨守三權分立之說其憲法所予行政部之權本至有限而即此有限之權動遭康格雷會即議之扼抑而不得行此誠可免元首之專橫而又議會不能傾倒行政部元首在任期內儘可

安然無恙國本動搖之慮亦可無有民立報元年八月二日總統集權說駁義篇

果羅章二氏之說不謬則制限總統連任所欲防止之元首專橫早因施行內閣制或總統制而無有矣於斯復設制限連任之規定實屬無的而放矢不特此也由羅章二氏之說以思則總統連任非惟無危及共和之弊而且有益國本益穩之利故為一人永續在職必至危及共和之言者當與杞人憂天同類而共譏也

觀右所述總統連任不當加以制限洞若觀火矣新造之邦其可妄事效顰乎茲篇之作正為此耳

按近世共和國所行政制除內閣總統二制外尚有瑞士聯邦行政會及狄克遜特危時攝政者之稱制但前者為特別之政制遷地而不良後者方屬一時之例外而非經常之政制故本論僅取內閣總統二制以為論據焉 著者附識

通訊

窮居

(按甲寅雜誌記者)

其一

記者足下。自去歲得相見。思伏謁而失其時。分散至今。未嘗不以國之君子。於今可屈指數。而時懷高賢。蹤迹於天地之間。側聞立言正時。時聞有流譽於人座者。曰。今章先生甲寅雜誌。言中正而其學又篤實。而槃薄者也。賢者之有益於世。於茲爲不虛矣。荷書存問。豈尙念當時。稿臥中有道。不與世近。世不我用。而我亦不薪苟用於世。以甘處於沈冥寂寞之中。自居於無能以無所見於世者。耶。賢者之不棄。要與之偕。感美其盛意。則因以然。願豈能於今。而以其言易天下者。耶。苟可以易之。曾何所靳。固不憚竭其鄙陋。盡無能之辭。以與國人相聒。不然而激之。招禍生變。詭之又非吾所欲。出凡數年來。所以不見一文字於當世者。職以此故。而今尙篤守之者也。箕子唏而爲之奴。文王歎而拘於美。他日當有隨君子而周旋之時。願且待之。論譟之餘。希不吝裁賤。時有以見教。敬勞爲國。蔣智由白。

大地古今各種人結婚之習慣。頗足起人研究之興味。其中多可與弟之劄記相發明。當以寄呈。主張地方分權。以發展國力。自是正論。猶記篤生在滬北浚時。於廢省之議。亦大不贊成。蓋地方廣漠。中央勢難遙制也。近日顏習齋著一論。謂地方自治不確立。教育無從發達。實洞見癥結之言。近日國內諸事。日益退步。士人多主張私塾。而以學校爲可廢。纏足之風。止而復行。禁煙之事。將成而敗。司法之僞獨立。亦成泡影。選民立法。更無論矣。二十年來。仁人志士艱難辛苦。所造成之輿論。浸將不復。留於多數國民之腦海。譬之飲麻醉之藥。浸淫昏迷。難於喚醒。此真中國莫大之憂也。足下苦口危言。獨力奮鬥。精誠可以感人。如能持以十年。必可造成一絕有勢力之輿論。惟望節勞養氣。注意攝生。庶大業不至墮於半途。天下幸甚。弟所欲譯之書。如斯賓塞爾之倫理學。社會學。綜合哲學原理。康德之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等書。皆非一時所能脫藁。然每日務譯少許。以此終吾身焉。

中日交涉談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中日交涉風雲正急之際。弟頗爲兄等慮之。居於日本敵視之下。當有十番不可形容之苦况。本知兄等尙在東京。香執筆亦頗躊躇。時局日非。國運日蹙。一兩年後。中國二字。不知尙能存在乎。慰之慘然。日本對中國之蠻橫。巴黎巷論多譏之爲德意志第二。各派新聞亦一辯言日本乘歐災禍。收漁人利。亦

交涉之初。歐報尙有責備袁政府親德之所致。今則無聞矣。社會革命報(日刊)直言「吾法共和黨人聞日本有此舉動。莫不慨然悲之。」吾方爲人道而戰。爲弱者伸公理。而日本對中國之行動。實類乎強權之德意志。倫敦泰晤士曰「日本利用歐洲戰事。各國無力東顧。乃作此種要求於中國。然歐洲戰事非永久不息者。望日本爲將來計之。」法前首相克列曼沙氏在其「不自由人」報。克氏之報原名政府所禁。乃改名曰不自由人。是年近六十每日作長論說一篇。其精力可佩。法人俗呼之曰老虎。於袁政府服從日本之哀的美敦書後。曾著長論。頗譏日本。並引用泰晤士之言以警之曰「戰爭非永久不息者。」克氏本主張日本兵來援者。近乃不言矣。克氏之論文有曰「中國人自此之後。只有以耐力與日本爭。」中國所處之地位。猶之百年戰爭時法國之對英國。幸賴英美之力。日本方允將第五項數款。緩期另議。「東方事不可解者。頗多。往往今夜規定者。明朝又提起矣。日本下此哀的美敦書後。難保無第二次之哀的美敦書。」中國人無革新之勇氣。恐至吾輩之孫。以及孫之孫時代。中國人尙如今日也。「其他各報皆有論說。大抵謂「日本之舉動。雖是取巧。然中國也太不成體統。僭權者。袁政府執政以來。支那之情形。仍是歐洲中古時代之黑暗也。日本一時破壞中國之均勢。待戰爭之後。再行處置中國問題可也。」云云。歐人之批評東方事者。甚清楚的。確雖中國人自問。亦不過如此。

弟意此次外交失敗。第一由於袁政府當歐洲開戰之初。實表親德之意。授日本人以口實。以聳動歐洲輿論。致惹歐洲政界恐中國盲然被德人所惑。與土耳其取同一態度。倫敦之泰晤士。巴黎之時報。外交上左右政府之方策者。皆曾起如是疑惑。而汪榮寶。胡惟德等。身爲公使。不惟不辯駁。或警告政府。反昌

言於中國人間。『我們政府實在有意幫助德國。因為德勝利為中國之利。聯軍勝則中國不免瓜分。』此種目論之外交代表。誤事多矣。第二袁政府明知中國不能與日本開戰。而故激日本。使之下哀的美敦書。刀放在頸上。方為羞辱的屈從。巴黎時報於中國駁回日本之要求而加以反要求時。評曰。『袁氏亦知中國情形。絕不能與日本開戰。而故意作此波折。乃滿足其政治思想薄弱之國民之狡計耳。』政府為自鞏固其地位。計國家之羞恥。安所計哉。

方交涉緊急時。巴黎學生集金。託羅馬公使電北京政府主戰。

因戰時巴黎不能發中國字電故

迨將決裂。中日開戰之風

說傳於各報。而學生皆有憂色。以為官費將停止。種種向個人利害上想。希望其萬不可有戰事。一聞袁政府屈從學生。各個人皆帶笑容。官費從此可保無虞。袁大總統之外交。真是高妙。開學會時。其激昂者詰之曰。『何昔之主戰者。而今則寂然無聞矣。』皆相顧而笑。此之謂中國人。想兄等在東京。亦見此相類之狀態也。若袁政府中間不作一駁回之波折。必人人責之曰。袁世凱賣國！賣國！！故外人曰。『袁世凱是中國人的知己。』善知之。故善愚弄之。

政府既辦此辱國之外交。猶令其機關報。利用國民之憤恨。主張增兵。多樹爪牙。以為一飛冲天之預備。上海已發起救國儲金團矣。教育實業之不講練兵造艦。有何用處。國人果怕外人來修路開鑛。何不主張將救國儲金之款。為修路開鑛之資。而特表為國家設武備之用耶。此又是政府之愚弄國民。間接的不覺。字林西報之投稿員曰。『如中國尚有愛自由之人。當即時防止儲金團之進行。』見新聞報譯文吾輩當認為善言。

政府辱國欺民之罪。兄等在東京。當知之尤詳。弟之所知者。只就外人之零星記載。及隔月始來之上海報紙耳。自中日交涉來。黨人似自喪其頭腦。藉口外患。而投降北京。日多一日。亦有請除黨禁者。此種喪廉恥。棄主義之惡風。伊於胡底。今卽袁政府忽爾謝罪國民。將自解散國會起一切對內的法令全盤取消。回復正式之國會。吾輩與之融和。尙恐無面目對死者於地下。其結自首小盜毛賊之所爲。不幸而見於今日士君子之林。真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也可勝哀哉。

歐洲戰事尙無解決之期。意大利已出師。德奧想更無戰勝之望。日本人是後無出兵歐陸之慮。對於中國將來算好消息。日本不來。歐人總是外視之。英人因意之出助。海軍有餘力與美國合以對日。日本如再下新哀的美敦書。英美不能旁觀矣。

歐人黃白之見甚深。此次日本不能西來。乃千古之鐵案。日本人一定說。『我們不願意到歐洲去。並不是歐洲不叫我去。』歐洲報紙上亦說。『日本人到他的鄰國去謀利益。不到歐洲來幫我們忙了。』

時報『頂利害的小黃人。現在到中國去。不到歐洲來了。』日內瓦新聞這全是面子上的話。骨子裏是不願意

黃種人來打白種人。若印度人。若黑人之在戰場者。乃認其爲植民地。奴隸之故。非獨立同等國民也。試看巴黎街上。自開戰以來。店鋪人家。皆並樹其聯盟國旗。如比塞俄英。意皆有。而獨無日本旗。間有之亦不易見。自與中國交涉以來。巷間之談。多以日本爲第二德意志。非表同情於中國也。將來世界平和之障礙物。當在極東也。未一次之大戰爭。歐洲人多希望此大戰爭爲末一次尙非此次也。議者慮之。前在羅馬時寄一片。想已到歸巴黎已三禮拜矣。函件仍寄原處。餘後述。

張溥白
五月念五日自巴黎

厭世心與自覺心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前於大志四期獨秀君之「愛國心與自覺心」一風誦迴環。傷心無已。有國若此。深思摯愛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爲屈子之懷沙自沈。則爲老子之騎牛而逝。厭世之懷。所由起也。有友來告。謂斯篇之作。傷感過甚。政治之罪惡既極。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際茲晦盲否塞之運。哀哀斯民。誰則復有生趣。益以悲觀之說。最易動人心脾。最初反問。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則國家者。方爲可愛。設與背馳。愛將何起。必欲愛之。非愚則妄。循是以進。自覺之境。誠爲在邇。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將由茲自墮於萬劫不復之淵。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爲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爲也。愚惟獨秀君構文之旨。當不若是。觀其言曰。「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恒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似其言外所蓄之意。未爲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卽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歎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爲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贊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鉅。蓋其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愚則自忘其無似。僭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稍進一解。誠以政俗靡污。已臻此極。傷時之士。默懷隱痛。不與獨秀君同情者。寧復幾人。顛頓行吟。悵然何之。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爲厭世之雲。

霧所迷。此際最爲可怖。所述友言。卽其徵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不吐不釋。獨秀君其許我乎。國家善惡之辨。古今學者紛紛聚訟。雅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智兒諸人。贊揚國家之善。裝潢備至。自然法派。則謂爲必要之罪惡。而昌無治之義者。輒又遮撥國家。幾欲根本推翻。不稍寬假。此事訴於哲理。太涉邈玄。非本篇所欲問。惟就今世論今世。國家爲物。旣爲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惡。未免過當。至若國家目的。東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東方特質。則在自貶以奉人。西方特質。則在自存以相安。風俗名教。旣以此種特質精神爲之基。政治亦卽建於其上。無或異致。但東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覺者之盡力。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卽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爲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覺力。勉奮進。以向所志。何時得達。不遑問也。若夫國家興亡。民族消長。歷史所告。滄桑陵谷。遷流罔極。代興代亡者。雖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圖。波斯羅馬之霸業。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曾幾何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陳迹。均已荒涼淪沒。於殘碑斷闕之間。杳如煙霧。不可復識。所謂帝國宏規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旣有其國。愛固不妄。溯其建國伊始。或縱有國而遠不

逮今斯。其愛國。又將云。何復次謂朝鮮土耳其墨西哥乃至中國之民。雖有其國。亦不必愛。則是韓併於日。土裂於人。墨聯於美。或尙足夸爲得所。如吾國者。同一自損。更何所擇。惟有坐以待亡。聽人宰割。附俄從日。惟強者之威命是聽。方爲得計。斯而可樂。人間更有何事。足爲畏怖。愚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尙存殘體之時。并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必不若是矣。

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國之民。猶爲慘酷。殆亦悲觀過激。蔽於感情之辭。卽果有之。亦不過一時之象。非如亡國慘劫。永世不復也。昔有文人 Souvestre 者。嘗遊巴黎。感懷所觸。著爲筆錄。曾紀一日漫遊曲巷。目擊窮苦細民。雜處蓬寶。欄樓曝日。風飄蔽牖。泥溝流穢。臭氣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鄉。纍然一棺。零丁過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臺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慘象。歸而永歎。輒謂人世悲苦。真不如草木之無知。鳥獸之自得也。迨見梁前燕子。雖倡分飛。中有弱稚。棄於故巢。繞室哀鳴。母燕不顧。呢喃自囀。竟以僵死。以視人間母子之愛。海枯石爛。卒無窮期者。判若天淵矣。則又慨然曰。『佳兒慈母。例證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樂爲人類者。何其深也。一時激於厭世之思。則羨蠻貊之人。爲幸運。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迴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即執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試深考之。當知人性於善惡雜陳之間。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慣見而不覺。惡一感人。輒全覺之。以其爲善之例外也。』

見所著 An Atteie Philosopher in paris
第八章 Misanthropy and Repentance

與其於惡國家而盲然愛之。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域。而怡然愛之。願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潮。厭倦之極。遽祈無國。至不憚以印韓亡國之故墟。爲避世之桃

源此其宅心對於國家已同自殺。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國苟殘存。善之足以庇民而為慣見。不覺者何限。其惡之為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為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國之境。甘苦若何。印韓之民。類能道之。萬一不幸。吾人而躬蹈其遇。親嘗其苦。異日者天涯淪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將興狐兔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況。而羨為善者。殆以為其惡之例外耳。故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以為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出於同一之心理。是當於厭倦 (Misanthropy) 之後。繼以覺悟 (Repentance) 純正之自覺。斯萌發於此時矣。

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輓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志氣。人類云為。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為。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 (Determinism) 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 (Theory of Free Will) 進而勢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志。則 Henri Bergson 氏之創造進化論 (Creative Evolution) 尙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儕於他族之列。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謂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則此特別之民。當隸於特別之國。治以特別之政。此種論調。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責。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為甘心之愛。不為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為。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為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倘謂河清已嘆無期。風雲又復捲地。人壽百年。斯何可望。則愚

聞之。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日人中江兆民。脫年罹惡疾。不治。醫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命之脩短。寧有定限。若以爲短。則百年猶旦夕耳。若以爲脩。則此一年有半。亦足爲余壽命之豐年矣。』遂力疾著書。不稍倦。愚今舉此。或且嗤爲擬於不倫。但哲士言行。發人深省。吾國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爲。尙屬疑問。卽真不可爲。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爲吾民最終奮鬪之期。所敢斷言。吾民果能諦兆民精勤不懈之意。利此餘年。盡我天職。前途當發曙光。導吾民於光華郅治之運。庸得以目前國步之崎嶇。猥自沮喪哉。

近者中日交涉。喪權甚鉅。國人憤激。駭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殺者。愛國之誠。至於不顧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則至可閔。而亦大足戒也。國中分子。昏夢罔覺者。去其秦半。其餘喪心潰氣者。又秦半聰穎優秀者。悉數且甚寥寥。國或不亡。命脈所繫。卽在於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軀幹。紛紛以嚮自殺之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真萬萬無救矣。然則國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國之罪。無與於人。我自尸之。少年銳志。而亦若此。是亡國之少年。非興國之少年也。夫自殺之舉。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卽出於薄怯弱行之輩。日本少年。一邁艱險。祇有投華嚴之瀧之本領。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害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卽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爲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往歲愚居京師。暗殺自殺之風。并熾於時。乃因蔣某自銃之事。作原殺一文。以論之。茲復摘錄其十節。

自殺何由起乎。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卽如蔣君自
 大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則又原於校事棘手。其影響及於一
 心。其原因基於一事。其憤激起於一時。若作社會見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爲無量之他種社
 會見象促動之結果。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積此種種之心理見象。而緣於一事。發於一朝。其
 前所由來者漸。其所蘊蓄者素。而所以激發此心理見象者。實以有罪惡之社會見象爲其對象也。人類
 行爲。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謂之模倣。是乃社會力之一種。今人輕生好殺。相習成風。自清季已
 然。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均以愛國熱誠。憤極蹈海而死。自殺之風。遂昌於國。而接其踵者。時有所聞。
 則模倣之力也。鄙陋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繼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庸俗不
 察。指爲冤魂作祟。抑知此亦模倣之故。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復次社會不
 平。鬱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紊。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
 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強凌弱。衆暴寡。天地閉。賢人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稽神州四千餘年社
 會之黑闇。未有甚於此時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輕生。而自殺。社會見象。激之使然。烏足怪
 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懷厭倦之思。忠賢放逐。歸隱林泉。其極乃至厭棄人世。飲恨自裁者有之。
 在昔暴秦肆虐。仲連蹈海。荆楚不綱。靈均投江。一瞑不顧。千古同悲。而清潔之流。不爲世容。相率黃冠
 草履。歌哭空山者。徵諸史冊。又未可以僂指數。則厭倦濁世。寧蹈東海而死。古今蓋有同茲感慨者矣。
 抑自殺亦爲絕望之結果也。自古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臨危盡節。芳烈千秋。此其忠肝義膽。固足以驚

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不難。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而烈婦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難。蓋忠臣烈婦之所望於其國其夫者。至懇且厚。既舉其畢生之希望。寄於其國其夫。一旦國危夫死。天長地久。綿綿無盡。更安可望者。則殉之以出自裁。其於精神。實覺死而愉快。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滿清末造。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雖內虐外侵。壓迫橫來。而以有前途一綫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豪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污。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瞑。絕聞觀於此。萬惡之世也。嗚呼。社會鬱塞。人心憤慨。至於此極。仁者於此。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佛說天堂。而天堂無路。耶說天國。而天國無門。萬象森羅。但有解脫之一路。即自殺是。哀哀禹域。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然則求之荒渺。索之幽玄。母寧各自懺悔。滌濯罪惡。建天堂天國於人世。化荆棘為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來紀。庶尚有生人之趣乎。

由斯以談。自殺之象。其發也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而究其原。則因果複雜。其醞釀鬱積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會。各宜痛自懺悔。而在個人。則對之不可蔽於物象。猥為失望。致喪厥本能。此即自覺之機。亦即天堂天國之胚種也。尤有進者。文學為物。感人至深。俄人困於虐政之下。鬱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憤滿腔。訴籲無所。發為文章。以詭幻之筆。寫死之趣。頗足攝人靈魂。中學少年。智力單純。輒為所惑。因而自殺者日衆。文學本質。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社會黑暗。文學自崎於悲哀。斯何

與於作者。然社會之樂有文人。爲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陰霾。風俗卑下。舉世滔滔。沈溺於罪惡之中。而不自知。天地爲之晦冥。衆生爲之厭倦。設無文人。應時而出。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人心來復之幾久塞。懺悔之念。更何由發。將與禽獸爲侶。暴掠強食。以自滅也。若乃耽於厭世之思。哀感之文。悲入心骨。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適以益其愁哀。驅聰悟之才。悲憤以戕厥生。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慎也。偶有根觸。拉雜書之。僅以述感。不復成文。惟足下進而教之。餘不自白。李太劍白。

來書以閔世之摯情。發爲救國之讜論。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愛國之義。愚已別有所陳。請觀前幅拙著。國家與我。便了鄙意。惟足下指斥自殺。以爲自亡之證。愚謂不必盡然。吾國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習而已。自殺之風。果昌。尙能矯起一二。不然。似此。渙。認。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矣。足。下。慮。其。自。亡。豈。知。區。區。一。亡。雅。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已。矣。已。矣。吾。人。惟。仰。託。星。臺。篤。生。諸。先。輩。在。天。之。靈。冀。有。懺。悔。之。餘。地。以。自。解。脫。矣。而。足。下。云。云。曾。亦。思。當。命。薄。志。弱。行。寡。廉。鮮。恥。者。流。正。賴。有。是。說。以。自。遮。護。容。頭。而。過。身。馴。至。國。亡。之。後。尙。不。自。晤。其。罪。何。等。否。耶。日本少年。喜投華嚴之瀧。足下非之。愚則以爲日本之民。矯健。輕生。正面用之。以強其國。副面用之。以了其生理。無殊致吾方媿死之不暇。學焉而未能。而又何病焉。數日前。愚往東京帝國劇場。觀所影法蘭西新劇。有檢察長一齣。檢察長某之女。色美。爲強暴所誘。垂成而覺。女取手槍。斃之於父寓。而嫁罪於女僕。女僕固強暴者之棄婦也。極口呼冤。而父理此案。必致女僕於死。於公庭宣言曰。卽犯者爲吾女。吾亦云然。女爲良心所責。在堂下色頓變。出而自認。忼爽不少諱。合庭大驚。父尤惶駭。無人色。不

得已下令捕女。投之獄。父尋訪女獄室。女方臥。從容呼女起。仰藥合抱以死。冀全譽也。當時觀者莫不動容。懷其劇目以歸。則見大書其上。吾日本正當思想混雜志趣軟弱之時。茲爲當頭棒喝。不可不看！不可不看！！詢之某評論家。其說亦然。茲雖末節。然以證日人於其川浮車轢。每日數起之自殺。古風未嘗深惡痛絕。則有餘也。尤有顯例。可以稱述。三年前乃木大將夫婦。剖腹以殉其先皇。萬口一聲。敬禮唯恐不及。有西京大學教授某。獨以其國人獎勵自殺過甚。稍稍著論非之。則舉國指目。以爲妄人。當時輿論之嚴。恍若不得其人。戮而肆諸市朝。不足蔽其欺謾之罪。卒至政府以此解其教授之職。此君降營他業。社會亦不見容。浮田和民。恒舉以爲言論不自由之證。頗詬病焉。然茲爲別開。非懸今旨所在。今之所欲鄭重昭告者。則日本之崇獎自殺。確與其所以立國之道有關。非吾儕禽視鳥息之民所能平目而觀者也。匹夫溝瀆之言。乃先民平面的教訓。古今幾多。馮道吳廣之輩。依此以藏其身。足下豈不曰。等死耳。何不橫刀躍馬。效命疆場。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未見卽能立效命之宏願。往者曾滌生。敗於靖港。憤投湘江。吾家侷人。負之以起。負之以起。非滌生所及料也。爾後成功。卽下於此。是知軍國大事。礪非儻生小夫所能奏功者矣。故今日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真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而極廉頑立懦之致。足下奈何病之。數年以來。吾國自殺之風。稍有根萌者。亦蔣君之自殘未遂。及近日湘中少年。偶爾憤激之舉已耳。比之隣邦。何啻燭火。足下憂其風熾。所慮毋乃過早乎。總之自殺固非獎進而無流弊之美德。特在吾國。不生是憂。賢者縱不倡之。決不當阻之。足下以提倡厭世之風。文人當負其責。愚謂提倡儉

世之風文人尤當負其責也。質之明達以爲何如。

記者

儒術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年來政象不良。英才秀士。其學與行皆可以有爲者。乃或悒悒而歿。以憂時殺身。溟竊痛之。曾與舍親張君一書。馳論及此。冀救其偏。近接英使電告張君病危矣姑以檢呈。足下視之。謂可發以示人否。第今日正需激厲儉情。此論或非所宜。如斯社會。出語都難。可勝浩歎。餘再白。梁漱溟白。

寄張寬溪舅氏書。張時留學英倫。以病肺。屢養痾於村莊。

寬舅左右。三次信片均代轉致。尊體達和。久縈鄙懷。怒焉弗釋。第恨無術飛達君所。一相瞻省。家君愛重才德。尤殷馳繫。祇以世務溷入。書緘稀曠耳。舅寄身遐域。時多關懷家國之思。憂形楮墨。此於病匪宜。於他日入世經世。尤非宜。溟竊見今世不仁之人。鑿情富貴。仁人蒿目而憂世患。非楊則墨。夫楊固非儒。墨亦奚足爲儒。舅誠欲爲真儒。楊固不可爲。亦奚有於墨。墨者之爲。知儉行徑。而無道爲之樞。故不數十百年而絕。所謂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水淺者速涸。溪狹者速竭。苟卿謂其蔽於一曲。而闕於大理。又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是已。儒者務致中和。子思述孔子之言。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中庸。儒者之道也。恢然若天地之苞萬物。使人養生送死。乎其中。而不爲出位之思。而其術要在禮樂。樂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

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蓋情不可極。極則橫決矣。儒者經世不能絕人情。故務節之和之。而後可以長治久安。曲儒不識憂。悄愁苦以爲仁。激昂憤慨以爲義。戾氣充塞。而人情淫僻。憂苦之極。嫉人厭世。憤慨之極。縱慾玩世。橫決之禍乃烈矣。韓愈自命醇儒。而所爲詩有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忘。是非得失付閒人。慨然有出世之思。蓋禮樂不興。中庸道絕。此意唯佛學者洞澈本原。慧目能默識之。而儒言儒服者轉昧昧焉。故士誠有經世之志。則爲眞儒。興儒術而已矣。而不然者。寧知其果愈於不肖者之不及邪。古有侑卮焉。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吾懼其不爲虛欵。而爲滿也。雖然。旣憂苦矣。旣憤慨矣。將何道以解之。吾不敢以佛說進。吾姑爲淺譬焉。王曾曰。志不在溫飽。謂一己之溫飽至賤末。非所顧慮也。一人之溫飽爲賤末。則二人者亦賤末耳。積之至於萬衆。亦賤末耳。而顧志在治國平天下。平治之效。萬衆之溫飽而已。此譬猶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此喻見墨子。於義固不牴牾邪。夫世間舍養生送死。亦更奚事。國破世亂。而至於極。亦只生得其養。死得其送而已。又奚加焉。國治世甯。而至於極。亦只生不得其養。死不得其送而已。又奚加焉。概乎其不足道者也。此而不明。而憂苦焉。而憤慨焉。或非有道者之爲乎。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吾竊慕夫坦蕩蕩者也。專此佈臆。伏冀諒察。寒冬善自攝衛。務爲寬閑。黜落煩慮。勿藥可期。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激溟頓首

按梁君之言與愚所答李君大釗之意有所出入。愚兩存之。世之君子以衡論焉。

記者

甲寅何爲而作也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嗚乎。天下之大。何處不可棲身。何事不可糊口。足下何爲而羈留東島。又何爲而作此甲寅雜誌也。國事人心。不可問矣。以往年素慕足下。至曰非行嚴之文字。不觀之某君。今入官矣。則不因此種雜誌。全是搗亂。卽曰窮極無聊。藉以噉飯。賤子幼時多病。長亦失學。於文字毫無所知。惟觀足下今日之言辭。較諸往昔。尤覺和平。至說理之充足。則一也。某君之言。用意何在。吾不敢知。且不知足下必如是執國人而強聒之。其用意又何爲也。如謂不勝悲憫之懷。警告同胞。勉各勢力。毋爲亡國種子乎。則足下誤矣。蓋國內上而大人先生。下而流氓兵匪。百事皆作。惟不讀大誌。讀之者賤子。敢言大抵潦倒之士耳。人而潦倒。日謀生活之不暇。何事於社會。何事於文字。國亡有日矣。願足下稍自珍攝。備於國亡之日。效力疆場。令列強見之。中國雖亡。而有不可亡而竟亡之少數人在焉。斯爲得矣。如足下不我許也。則尙有一事。欲懇商足下爲之。蓋政客流氓。不足論矣。至中年子弟。爲家計所累。或爲無良學校。有就學而未成。有欲學而不得。有學成而無所用之者。枯守家廬。無所進益。或事傭書。藉輕家累。其於所學。不數年而盡矣。矣。或年漸長。雖欲有所學而不能矣。是非設法教導。斷斷不可。欲爲此也。其法莫妙於仿函授學校之例。由足下糾集同志。先授數科。一文學。分廣義狹義兩種一法政。一實業。須擇自行可以實習者。國內所辦實業學校。多不重實習。問習又爲學識之母也。各爲講義。以時分配。吾知從者必衆。所造實多矣。國人學殖荒落。道德淪喪。幾致不可收拾。振起

之責。是在足下。如畏函授一時繁重難舉。尤否先將名家著述。詳細詮釋。譯登報端。介紹國人。雖曰一時難窺其全。而學者得此。亦足以不走歧路。以收時半益倍之效。所求如此。足下以爲何如。若足下曰。雜誌既不暇觀。縱有講義盡善盡美。亦何用處。賤子雖不能驟答。然好讀大誌者。本以有志於學者爲多。足下若更有講義。以饜之。是固求仁得仁之道也。言詞前後矛盾。字跡潦草。腕弱不克瞻清。乞恕之。夫。吳醒
懷白六月廿四日

損書以傷心之言。酒同情之淚。折衷邀愁人相逢。祇說愁。惟足下之悲。甚矣。愚不當再爲淫詞。以益其。若更遇某君。爲愚敬謝不敏。可矣。函授之法。誠爲美舉。然舉此談何容易。僕雖疲。亦不敢辭。廿觀之。勞。願安所得。同志而糾集之。以足下習於國事。豈不知國人學識。足以爲此者。今皆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而佐天子。出令。豈能從海外亡命者。游。負秀才作賊之名。噫。廣文不足之飯。奮其耗。雖騰其口。說出其舉世不用一錢不值之外國講章。與國內潦倒無饜寒酸可笑之幾輩。書性信。親短。長自取。辱。哉。然足下之意。則因感之矣。以西人名著。譯登甲寅。本愚初志。足下試觀白芝浩。哈蒲浩。諸篇。若憑手錄。可以知也。後以困於他項文字。不克續。今以足下督責。當勉之矣。大記者人。林。斯。

涓蜀梁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讀大誌第六期文苑。載有朱仲我先生讀陶集三首。列於遺稿類。謂聞其癸丑之役。轉徙老死。

於金陵。足徵大誌留意國老。用心文典。不勝耆舊凋零。文獻無徵之感。欽服無似。惟傳聞失實。請爲更正。蓋朱先生猶在金陵無恙也。不佞昔曾於皖國學社研問許氏之學。別離以來。雖不嘗與先生通訊。然空谷足音。往往聞於同社舊友。去歲中秋。社友楊丙遇其公子立三於焦山。得詢起居無恙。先生居金陵雙獅巷。今年七十有五矣。猶手不輟筆。紀述清史。洪楊一役。身親見之。多所佚聞也。曾憶去春遇徽人江某於滬。謂朱先生已歿。爲之感贈不已。及晤焦山楊丙。乃知前說之誤。今春游西湖。寓華嚴大壩。友人程演生出其手札與七律五章。不啻與朱先生聚譚一室。非徒知其尙在人間也。竊歎國人所好爲無稽之譚。尤意道人之隱。輿人之死也。癸丑兵亂以來。友朋離避。音問阻絕。道路紛紛。不曰某某墓木已拱。卽曰某某墮落木樵。已爲游踪間諜。一旦與其本身握手萬人叢中。則矍鑠如故也。修府節操。且堅於疇昔也。此種劣習。慣若油浹。游不以誠信相孚。寵釣。董。石。權。壓。梁。資。則。望。影。星。奔。藉。響。川。驚。冀。膏。燭。迷。紫。光。邀。潤。屋。之。微。澤。我。以。是。施。諸。人。亦。以。是。還。諸。己。一朝阻隔。疑謗交騰。荀子曰。夏首之禱。有決焉。曰。涓。觸。梁。其。爲。人。也。懸。而。善。農。明。月。而。暗。行。俯。見。其。影。以。爲。狄。鬼。也。邛。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彼。至。其。家。疾。風。而。死。此。實。以。代。表。國。人。之。心。理。矣。甚。矣。國。人。之。愚。而。善。畏。且。自。疑。其。至。親。之。影。髮。爲。鬼。魅。可。慨。也。已。其。欲。免。爲。涓。濁。要。遂。決。氣。而。死。得。幸。休。板。因。朱。先。生。之。來。爲。鬼。魅。故。縱。筆。及。之。記。者。得。無。嫌。其。謾。耶。謹。將。朱。先。生。原。圖。汲。詩。並。畫。贈。呈。於。後。幸。假。數。行。以。味。國。人。之。如。朱。先。生。者。且。以。慰。大。誌。懷。想。國。老。之。盛。心。也。易。坤。由。

七巧板

云云只我甲寅雜錄記者

記者足下。病中讀 H. Bergson 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英人 Hulme 見有 Chinese puzzle 1

語。玩其上下文。似是七巧板。然查辭書多種。竟不可得。頃讀大報六期政治與社會第十八頁亦有七巧板

之名。並謂聞之白芝浩。白氏英人。其書不知亦作 Chinese puzzle 否。請賜覆。劉夷白

良然。惟 Puzzles 有多種。如所謂九連環六合連等皆屬之。記者

正 誤 表

五期時局痛言

頁 行 誤 正
八 十 一 願 頗 取

五期學理上之聯邦論

頁 行 誤 正
一 三 八 利 制
一 七 六 聯 法 憲 法

七期共和平議

頁 行 誤 正
二 一 一 奴 似
八 五 愛 受
一 五 五 院 員
二 一 二 爭 亂 者 上 脫 故 知 二 字

七期聯邦論答潘力山

頁 行 誤 正
四 四 潘 君 之 辨 句 緊 與 前 接 不 另 行

七期紀中日交涉

頁 行 誤 正
四 六 占 步
一 七 一 一 於 如

七期絳紗記

頁 行 誤 正
八 十 二 當 嘗
九 十 二 門 閉
一 四 十 二 糖 塘

文苑

致龍松岑書四首

王鵬運遺稿

日前報謁知否。數日不見。思君欲渴。轉不若天涯相望之忘情晤對也。粹甫日來探消息。擬約至晉館小樓一飲。其樓絕佳。似不可不一登眺。鄙人目之爲長安第一樓也。直幅一紙。奉求大筆。不論作何體皆可。務祈撥冗爲之。行尙有日耶。醉白堂集兩部。敬上和珠玉詞一册。求教之。

不見數日。得意事甚多。詳爲足下述之。以念千錢購珠玉六一小。山東坡黃九秦七放翁耆卿梅溪白石東望長勝後山蒲江補之各詞集。皆翠川毛氏初印本也。又得上林張瞻展所撰嬌西詩鈔。則吾鄉有明暨國朝詩也。又得見萬紅友堆絮香臙兩詞集。論律甚細。而詞品不高。似不脫草堂習氣。且絕少警拔語。凌次仲全集亦得見。目錄後其門人張其錦一跋。詳論詞學源流。足以益人神志。每題下皆註明夫窗小布諸調亦是偉觀。而玉律金科可與紅友相表裏。實倚聲家不可少者。擬抄一部也。又子瞻丈和四秋之吟見其二首。雖絕佳。所耿耿者。日來未作一句耳。然胸中詞味盎盎然也。今晨趨省歸。當過談。前日失選甚歉。天假之緣。於風鶴聲中。得此良見。似不可不多聚數次。今日當屏除一切。敬候台駕過譚。芸芝愛生皆在咫尺。可相約共謀一醉。晚間便可於敝齋下榻。晝短夜長。剪燭抵掌。亦紛紛擾擾中一快心事也。足下尙有意乎。

去年初冬在試場奉上一書。至今年餘矣。未嘗續上隻字。實以癩疾大作。百爲寢閣。幾視此身食息皆

為多事。遂論其餘。今年正月。曾將執事所嘆。患痛恨之。因循情。函具文。到事。痛切陳之。而歸本於責難之義。學堂一讀其附片也。附片雖見施行。而其重要者。仍然報罷。日來頗見振作氣象。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讀亦惠州所請。稍愈於不為耶。人事天心。微茫莫測。加以談人愚暗。恣性俱存。屢面嗟耳。開函以來。與二三同人。為誦社之集。且再三聚。以故。今年得詞極富。存稿已逾百。似有不錄存者。實為吾輩所無。腹中熱血。藉以傾瀉。不獨洵日。亦可卻病也。回首龍蛇之際。竟每堂中。撰聯者最。情事略同。懷抱迥別。當嗜杯酒。亦頗有流連光景。俯仰無世之感。以登視之。已同樂國。世襲。因新變。故不可測度。且和并後。志祿。今又將何如。吁。可鑒哉。故鄉風鶴。醞釀已非半朝。雖幸而克捷。可冀收。然梧鬱。十帶已不堪。踴躍若此。難能稍警。嫉徒之心。亂靡。唾彈。否則伏莽遍地。難求。日本安也。况吾鄉如此。儘省。又何在。不然加以錢米。皆荒。糜削。未已。強鄰日逼。民心日離。不出三年。天下將無寧宇矣。如何。確秋。即遙。來想不日當到京。其歷年所刻書。架上皆無之。能為我索。全分否。回憶高齋。讀黃岡人。惟此公。大闢。微。雖得。知各亦負大謗。人世間何者。可以逆料。然欲再來。盡日也。樂。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光緒初年王應運與龍繼棟奏祀章業神唐景崧崇業結社於京師免會中自編者識

日語辨與蘇子毅書

章炳麟

曼殊師法座在羅浮山寶積寺沙門名娑羅者。航海來日本。特訪師於民報社。蓋娑羅在廣東見警告書。故不遠萬里。求善知識。師本意欲往羅浮。又譯娑羅海濱遜迹記。今皆應驗。所謂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者。歟。娑羅素學禪觀。與啞羊輩大異。在橫濱曾講經一月。今寓鎌倉建長寺。彼寺則日本臨濟宗第一招提。

四喜潛題趙松雪平林秋遠圖

秋林繁馬鋪茵坐。黃葉隨風點碧苔。我亦湖南蕭寺裏。日斜寒殿兩株槐。

黃葉六陽山白龍廟前老樹內寄生槐樹一枝綠陰如蓋殊爲可觀予以春日過其下徘徊不能去爲作

詩紀之

山僧指樹爲予說。樹老心空有歲年。親見野鴉銜子入。種成槐樹復添天。

揚州感舊

揚州城外草芊芊。爲憶秦箏舊日絃。腸斷不堪回首望。綠楊風下少秋千。

出黃山後寄黃虞道士

白雲遮斷青山院。絳節遙看鶴背閒。惟有泉聲能惜別。二更相送到人間。

飲虎邱山下

小飲罇頭醉似泥。幸逢良友爲招携。醒時記得歸時路。一半殘陽掛柳枝。

贈女校書張憶孃

六年前見傾城色。猶是雲英未嫁身。今日相逢重問姓。座中愁殺白頭人。

寄許紳虎邱中

寺門歸踏柳隄東。十月繁霜暎早鴻。好是日斜人去後。一天紅葉下西風。

其留亦 西湖寓樓毛奇洪昉思爲予填詞約歌者未至

紅么點就新詞譜。未遣尊前按拍歌。如此好山如此水。老翁相對奈愁何。

癸丑秋紀金陵圍城事五首

朱孔彰

前登朱先生讀陶詩三首。誤聞道路流言。以爲化去。今得易君來書。知先生尙在金陵。清健猶昔。年已七十五矣。今之少年。喜妄言前輩生死。編者不加擇別。遽爾播揚。疏慢之罪。敢復辭卸。惟聞魯黷靈光。巋然尙存。所又爲後進篤學之士。欣喜不置者矣。

編者識

我年七十二。遠流離。衰白何堪。再見之。劫運滄桑。胡底止。生民塗炭。感斯時。千年城郭。難爲守。六代江山。付與誰。牙將牙兵。各雄長。晚唐時事。不勝悲。

殺機一起。勢難平。江表男兒。性命輕。秋水芙蓉。都下淚。江干楊柳。不勝情。北方有識。能觀變。南國無財。莫用兵。多壯少年。良子弟。誤投湯火。枉平生。

各逞雄才。據輻圖。五侯九伯。擅征誅。詩書已廢。軍難治。杼柚其空。事可虞。策士智囊。今罕有。兵家凶器。古來無。危城終夜。雷聲激。震耳難眠。一病夫。

昔年深李。躡江東。今日共和事。不同豪傑性。原各異。英雄意見。總難融。潛思隱避。林泉外。僥倖餘生。礪礪中。酷暑火雲。能久戰。十軍惜已化沙蟲。

向戌源來。強彈兵。中華尙待聖人。生權謀自古難持久。豁達從來見至誠。山藪包容。羌易治。乾坤整頓。思無成。南風不競。今如此。太息沈吟。半死聲。

癸丑秋紀金陵圍城事五首

朱孔彰

五

王國維

王國維

楚漢龍爭。白頭師。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廣武原。頭淚應比。迴車痛哭多。

向史。遂。鹿。本。狼。野。博。士。奉。健。歐。洲。謝。精。自。古。辨。詩。入。錯。豈。欲。來。見。至。婦。山。幾。可。容。美。長。帝。諱。軒。楚。師。思。

翻山博學。今儒宗。享。朝。嘯。趨。東。海。越。平。生。未。擬。媚。鄒。魯。肝。蠻。每。與。沂。泗。通。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

雷。同。我。亦。半。生。苦。淫。濫。異。師。堅。白。隨。所。攻。多。憂。憂。患。關。陵。谷。始。知。斯。道。齋。華。書。夜。闌。憊。坐。眼。君。謝。使。大。氣。

緣。回。心。胸。隨。憶。長。安。昔。相。見。當。嘲。朝。野。同。歡。宴。百。僚。師。師。學。奔。走。大。官。諾。諾。競。圓。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

關。還。看。北。風。變。食。肉。偏。云。馬。膽。羞。取。魚。坐。覺。熊。躡。觀。書。轉。起。寧。無。感。聞。樂。延。陵。應。所。嘆。巾。裏。相。送。離。城。

隅。歲。瑤。甫。賈。市。朝。換。羸。蹶。俄。然。似。土。崩。梁。亡。自。古。稱。魚。爛。干。戈。滿。眼。西。風。涼。衆。雜。得。意。釋。且。狂。人。生。兵。死。

亦。由。命。可。憐。杜。口。心。煩。傷。四。方。登。覽。紛。安。勝。幡。然。鼓。棹。來。扶。桑。扶。桑。風。物。由。來。美。奮。爾。相。逢。各。歡。喜。恨。底。

愛。住。春。明。坊。擇。鄰。且。近。應。門。子。商。量。舊。學。加。蓬。密。傾。倒。新。知。無。窮。已。幸。免。仲。叔。累。猪。肝。頗。覺。幼。安。慙。龍。尾。

談。深。相。與。話。興。衰。回。首。神。洲。劇。可。哀。漢。土。由。來。貴。忠。節。至。今。文。謝。安。在。載。履。霜。豎。衣。所。由。漸。棄。脂。早。此。姑。

蘇。臺。興。亡。原。非。一。姓。事。可。憐。快。悵。京。與。坡。此。邦。曠。曠。如。曉。日。國。體。字。內。稱。策。一。微。聞。近。時。僞。功。稱。復。云。小。

吏。乏。風。節。疲。民。往。往。困。魯。稅。學。子。稍。稍。出。燕。說。良。醫。我。是。樞。拆。肱。憂。時。君。爲。玉。太。息。衆。等。會。在。李。安。城。與。

君。又。作。西。歐。程。石。室。紬。書。自。能。事。編。帶。論。交。亦。故。情。離。朱。要。能。搜。赤。水。楚。國。豈。但。誇。白。瑜。坐。待。歸。來。振。疲。

俗。毋。令。後。世。羞。儒。生。勿。攜。此。詩。西。渡。海。此。中。恐。有。蛟。龍。驚。

宋王維

蘇文選蜀道難

結案。餒食。慘不。勝請。腐歌。蜀道。難。蜀道。委。蛇。幾。折。筆。樹。五。煙。雲。間。誰。在。千。愁。與。萬。冤。南。嶽。北。山。嘯。
柱。鷲。借。問。誰。化。此。幽。憤。者。莫。也。云。是。江。南。開。府。魂。非。復。當。年。蜀。天。五。鼎。麻。河。灘。生。名。門。文章。政。事。頗。絕。倫。
早。歲。本。各。捐。髮。碩。中。年。書。札。趙。王。孫。衡。筆。駟。騶。趨。耶。署。繡。衣。一。著。飛。騰。去。首。年。持。節。徧。兩。南。萬。里。畫。華。光。
遺。跡。幕。府。山。頭。幕。府。開。黃金。臺。呼。趨。金。臺。主。人。未。畢。多。時。譽。賓。客。孫。濟。盡。上。才。奉。使。山。陵。紙。馳。道。幸。繼。薄。
謹。歸。田。早。寶。華。庵。中。足。百。城。更。將。何。地。堪。娛。老。嗚。呼。乾。嘉。以。還。盛。文。物。器。車。爭。爲。明。時。出。士。夫。好。事。過。歐。
趨。學。子。者。交。隨。王。爺。近。來。山。左。數。柴。陳。浮。左。潘。吳。亦。繼。儉。穢。庶。好。書。生。最後。蒐。羅。頗。出。諸。家。右。甸。齋。著。錄。
苦。未。盡。請。述。亦。遺。八。九。玉。刀。三。尺。光。芒。靜。寶。雞。銅。禁。尤。完整。孤。本。精。嚴。華。岳。碑。千。言。謨。訓。毛。公。鼎。河。朔。
穹。碑。多。致。中。餘。六。代。朱。文。字。丹。書。不。卷。願。長。康。唐。宋。紛紛。等。自。鄙。開。府。此外。無。他。娛。到。處。琳。琅。載。後。車。
頗。怪。陶。公。儲。木。屑。不。愁。馬。援。謗。明珠。比。來。輦。轂。多。閒。暇。倦。眼。摩。挲。窮。日。夜。自。謂。青。山。老。向。禽。那。知。白。首。隨。
王。賈。鐵。官。將。作。議。紛。綸。詔。付。經。營。起重。臣。又。報。烽。煙。昏。玉。壘。便。移。旌。節。上。荆。門。玉。壘。荆。門。路。幾。許。可。憐。徧。
地。生。榛。莽。木。落。秋。經。灑。瀕。堆。風。高。暮。宿。彭。亡。聚。提。兵。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戲。下。自。翻。漢。家。幟。帳。
中。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幸。昔。平。時。武。帳。稱。元。戎。此。日。轅。門。呼。索。虜。徹。候。萬。曆。金。千。
斤。首。級。還。須。贈。故。人。此。意。公。私。君。莫。問。此。時。恩。怨。兩。難。論。愛。弟。相。隨。同。玉。碎。贈。官。賜。諡。終。何。濟。銅。鼓。聊。當。
護。里。歌。鐵。籠。便是。東。園。器。殺。胡。林。中。作。帝。邦。蜀。鹽。幾。斛。相。交。加。留。取。使。君。生。面。在。順。流。直。下。長。風。沙。南。樓。
到。日。人。人。識。猶。憶。使。君。曾。駐。節。將軍。置。衛。爲。周。防。父。老。遙。看。暗。鳴。咽。昔。聞。暴。抗。漢。拜。明。規。摹。遺。使。後。人。驚。
耕。播。存。廟。祠。余。關。西。楚。何。親。葬。穀。城。卽。今。蠻。郎。懸。頭。久。枯。骨。猶。聞。老。兵。守。白。狄。誰。歸。先。軀。元。朱。璽。空。請。王。

珠。雷。玉。輶。牙。籤。盡。作。塵。蘭。亭。殉。葬。更。無。因。頗。聞。紀。獻。歸。齊。國。復。道。龍。文。委。水。濱。首。在。荆。南。身。在。蜀。歸。魂。日。
 夜。西。山。麓。千。里。空。馳。江。上。心。一。時。已。抉。城。門。自。可。憐。蕭。瑟。滿。江。潭。無。限。江。南。與。漢。南。莫。問。翠。微。舊。山。色。西。
 風。落。木。歸。來。庵。

舊國

蔣智由

暢。然。望。舊。國。莊子則陽篇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時。復。夢。中。過。城。郭。春。雲。白。江。湖。秋。水。多。不。聞。招。賈。誼。空。自。老。廉。頗。三。徑。窗。前。

竹。年。來。翠。若。何。

汗。賈。賈。鷄。鷄。歎。

鷄。鷄。為。避。風。乃。至。魯。東。門。萬。里。失。所。依。鐘。鼓。如。不。聞。哀。鳴。向。蒼。天。願。天。止。風。雲。一。旦。變。氣。候。春。回。江。海。清。

鷄。雁。滿。梁。漢。嗷。嗷。何。紛。紛。惟。見。東。門。外。嗷。嗷。聲。念。羣。

昔。未。盡。鏡。裏。流。光。

紅。樹。青。山。繞。畫。樓。他。鄉。猶。似。故。鄉。秋。天。容。不。變。人。情。變。鏡。裏。流。光。看。白。頭。

臨。田。觀。漢。有。憶。治。道。書。感。

滾。滾。山。中。水。所。出。向。一。源。峭。激。生。洑。濤。溟。泆。成。滯。潘。悟。此。流。水。意。民。情。故。可。觀。逢。堯。人。鑿。井。邁。秦。衆。揭。竿。

黃。巾。與。赤。眉。操。戈。遍。中。原。納。之。嗶。嗶。世。可。如。桃。花。源。番。聞。鍊。治。水。壅。之。益。滔。天。禹。乃。反。所。為。開。鑿。龍。門。山。

禹。以。錫。玄。圭。蘇。以。沈。羽。滯。又。聞。召。公。言。防。民。甚。防。川。川。壅。四。橫。潰。民。壅。亦。復。然。故。水。莫。如。導。而。民。莫。如。宣。

善。視。太。平。君。任。慈。而。惠。寬。民。若。水。在。淵。弗。聞。其。為。湍。季。葉。尙。嚴。武。禍。亂。日。綿。綿。請。迴。明。聖。駕。一。凭。溪。上。欄。

詠吳季子掛劍

交道貴不欺。無異生死間。世衰道日薄。吁嗟多不然。延陵昔聘晉。休駕洩徐關。徐君愛其劍。心許口未言。顧反墓草青。掛之塋樹前。龍文吟夜月。虎氣橫秋煙。山川陵谷變。此劍無流傳。惟傳君子心。炳若霄漢懸。隱諾猶未寒。庶可共心肝。豐城冲斗牛。吳冶有鑛干。何似此劍奇。高義景雲天。不為斫仇人。可以挽狂瀾。

謝林梁甫吟李白集中有此

平擔萬死父。為梁甫射。效從死所好。為梁甫吟。其後陸機約陸雲李白皆作。或謂始曾子李勣擊訖印梁甫吟曾子撰。

長嘯梁甫吟。誰知志士心。君不見呂尚當年老。翁長歸投竿磻水中。胸懷六韜藏雷雨。白髮披頭心正

難。一旦豹隱變鷹揚。沈沈老翁猶聽強。楚辭九辯太公九十乃顯榮兮按歲八十餘者從其下之不釣蝦

鉅釣。巨難此老意氣。何其高。又不見漢室之季武鄉侯。天下紛紛爭曹劉。隆中雖定三分策。躬耕地膝吟

清秋。三顧始肯出蓬廬。君臣魚水長悠悠。竊此管樂良不忝。抱道自珍重。山邱梁甫吟。我有寶劍值千金。

楚人獻璧遭匡割。白雪由來無知者。鳧雁防嗙梁藻喧。黃鶴一舉高千尋。愚公移山感夸娥。夸獎雖用建

鄧林。梁甫吟。無火施。婦為。髮歸。彭城。鸞身。使守門。管仲。潦倒。鮑叔。棄鳩。鳥喋。喋。晉高辛。蘭焚。野火

芝。入。圃。龍門。之。桐。摧。為。薪。身。熱。頭。痛。之。阪。遍。天。下。寒。谷。吹。律。無。回。春。梁。甫。吟。霜。威。且。勿。歌。飯。牛。孔。孫。且。勿

恐。獲。麟。謬。賢。由。來。天。所。生。大。旱。千。里。待。霖。雨。長。夜。漫。漫。要。明。星。梁。甫。吟。莫。悲。辛。

贈馮浮華坐前想去

程嶺遊

宿昔好盤游。奪華坐消歇。走馬歷長川。放歌攬清渤。外美顧自眩。中情日已忽。一夕涼風往。惆悵神若沒。淵覽絕。黜倪仰。着泣孤月迷塗。其未遠。棄井猶列。掘。

友復既無。疾君。厨。痛。故。往。抱。道。棲。山。丘。勸。學。惟。朋。黨。眷。懷。屬。遠。公。深。情。結。疇。曩。並。名。假。天。地。玄。觀。攝。方。廣。

瑤。華。歎。自。披。雲。泥。時。覓。枉。寧。辭。子。里。招。物。外。成。真。賞。

我。徂。越。江。濱。雨。雪。正。載。途。歲。肆。亦。云。莫。惻。惻。行。若。瀟。豈。不。戀。親。愛。回。馬。語。僕。夫。死。生。固。有。限。哀。樂。動。相。驅。

憑。者。味。自。性。執。念。在。斯。須。荷。能。長。疏。散。萬。事。何。所。拘。與。

既。駕。聊。棲。止。荏。蕪。景。候。逐。春。風。被。原。塹。草。色。萋。以。綠。抱。影。憩。空。階。引。領。慕。魚。獨。逾。茲。有。幽。美。天。然。飄。嶽。正。

蕪。物。負。虛。羽。翫。精。邁。殊。俗。徘徊。覓。非。賓。無。由。得。成。日。

尺。康。筵。藉。微。蕪。敵。邀。盞。簪。荷。期。蒙。吊。眷。在。趾。竟。是。臨。我。祖。傾。蓋。交。儒。者。陶。所。欽。披。雲。塗。高。朗。敷。辭。緩。德音。

鳥。鳴。出。幽。谷。佳。詠。擬。前。林。意。氣。結。予。體。遺。贈。非。南。金。

垂。帷。遺。衣。入。洪。濤。雜。清。辯。牆。切。或。瞻。挹。美。富。難。窺。踐。每。謂。霜。臺。歸。惘。然。悲。患。痛。感。歎。愧。中。情。三。日。淚。空。泣。

撫。枕。采。遺。寐。終。夜。涉。玄。緇。致。意。投。篇。章。殷。勤。且。自。勉。

讀史餘談

無涯

曹操與趙匡胤之智愚

曹操之代漢與趙匡胤之代周以前代君臣之義律之皆屬於篡然在趙匡胤世多稱為英主而在曹操雖婦人孺子猶譽其奸若旌壯丈夫其皆目為元惡大憝更無論矣問兩人毀譽之異其故焉在謂趙家之得帝位由於禪讓曹家之得帝位由於劫奪耶抑謂等是以篡得天下而趙氏待周室厚曹氏待漢室薄耶兩皆不然曹趙毀譽之異別有所以使之異者在也今試先就曹操論之漢自桓靈失政之後海內怨激羣雄四起至於董卓之亂君專政以實際論漢已亡矣及操當國時其已稱帝如袁術或將稱帝者如孫袁術所立而有難徵曹操其思代漢者此此皆是操所謂假使無孤不知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者微才薄識精為不韌而曹操當國獨能終身臣事漢獻帝雖有代漢之心不敢躬自為之必以俟諸其子且

曹操臨終之遺書皆婚嫁遺事無一語及於禪代此雖奸雄之舉動而其心之不敢無忌憚猶可概見

徵操對於漢廷雖在外忠憤固猶可從味誠也至於趙匡胤之篡周真乃毫無回慮蓋周世宗為五

代第其漢明以君愛寵之隆嗣君神勅未能親政而已非有桓靈之罪惡而史稱世宗登遐之日遠邇讓讓則洗滌醜惡滿絢在味也周家之祚固應株斬而匡胤乃臨兩朝知遇之隆取而戕之試問有河理

由可自有解謂劫於藉藉難載非其本意耶則當日之使周家舉傾國之師以授之者實藉口於趙漢

邊謂將奪國製之然棘橋抵變以為天子之後何嘗見有趙漢二族並駕並馳寇邊則其以製外侮為

讀史餘談

而借以奪周家之兵種者。雖五尺之童。猶能知之。況入登帝位之時。楚昭輔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非素蓄篡位之謀。其母何以作此言耶。且身上之黃袍。非臨時之所可得者。非素預備。何從而來。種種詭謀。一細核之。皆有蛛絲馬跡。之可尋。昔石勒罵曹操爲欺人寡婦孤兒。不知魏將篡漢時。獻帝年已長大。難名孤兒。亦無寡婦。若宋之篡周。眞乃欺人寡婦孤兒。故石勒罵曹操之語。當以移贈匡胤也。是故論曹操與趙匡胤篡位之事。則曹之罪輕。而趙之罪重。此一比較。而卽瞭然焉。然而天下後世。終罵曹操爲奸賊。而稱趙匡胤爲英君者。何也。則以等是以篡得天下。然趙匡胤特不忠於一姓而已。而能培養天下之廉恥。曹操不特不忠於一姓而已。更思破壞天下之廉恥也。蓋在趙匡胤。雖以欺人寡婦孤兒者。篡取帝位。而取之以不正者。殆之以正。逆取順守之義。匡胤實當之。而無愧焉。史稱太祖入登帝位時。至晡時也。申時班定。周家猶未肯下禪讓之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太祖始得借禪讓之名。以掩其盜國之臭。則陶穀之對於太祖。可云有功矣。然太祖自是薄其爲人。不重用之。又王彥昇殺周忠臣韓通。太祖特詔褒韓通。又欲加彥昇以擅殺之罪。雖爲羣臣力阻。然彥昇坐是之故。終身不得節鉞。且陳橋兵變之後。有祇候班二卒。長拒於南門。隨自縊。太祖爲之立廟。夫以二兵卒之微賤。猶爲立廟以報其忠。太祖之尊崇節義。可謂至矣。太祖旣以尊崇節義爲立國之本。其後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諸帝。亦率能守此方針。故有宋一代。風俗極美。不特忠正之臣輩出。而名儒之多。爲三代以後所未有。尤足爲宋代生色。及其亡也。死節之士。又相望於途。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賢。人比之殷之三仁焉。則皆太祖培養天下廉恥之所賜也。至於曹操。既有代漢之心。使公然宣布桓靈以來之虐政。而取而代之。不自

比於舜禹而自比於湯武。雖曰擬不於倫。然桓靈之昏暴。實爲天下所公認。雖極迷信忠君之義者。猶不能爲之辯護也。乃曹操竟始終作僞偏欲假託禪讓之名。自以爲遵舜禹之軌。又曰。吾爲周文王足矣。以曹操而自擬舜禹。文王何異魏忠賢之自擬孔子。亦徒使人之笑爲四不像而已矣。然曹操亦知彼其所爲者。必不容於天下之清議也。故以爲必破壞天下之廉恥。使舉國士大夫皆成濁流而無清流。始無議其後者。故建安二十二年。頻下令求不仁不孝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而用之。且以盜嫂之行。受金之事。爲無害於才。曹操之謀破壞天下之廉恥。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然曹操此等之舉動。試問其結果何如。彼賈充者。實曹操之一鷹狗也。當曹操死後。其子丕新執朝權時。賈充謂諸葛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而曹丕亦半賴其畫策。用以成漢魏之假禪讓。當此之時。充可謂曹氏之心腹矣。乃未幾充又爲司馬昭畫策。以弑曹髦。操之以敗壞名節。喜用奸人爲得策者。其利安在。魏之亡也。被弑者一帝焉。被廢者二帝焉。曹氏皇族爲司馬氏所殺者。不計其數。則皆曹操破壞天下廉恥之所賜也。抑彼賈充者。周旋三姓。其凶德不一而足。司馬昭何爲樂用之。此無他故焉。以其有辦理篡位之經驗也。蓋宦途之中。最講經驗。況辦理朝代交代之大事。尤非飽經閱歷者不能措置裕如。彼馮道所以能爲五朝元老者。未始不由於有此等經驗。故充有爲魏辦理篡漢之經驗。其見重於司馬昭。宜其然也。獨惜宋之陶穀。既有爲太祖辦理篡周之經驗。偏遭疎遠。不能占勢力於政界。致不獲以其所經驗者。再爲他人辦多幾次之假禪讓。有才莫展。以視賈充。毋亦有幸不幸之殊耶。

夫在帝政時代。忠君之義。列爲一倫。則弄奪之事。自屬惡德。若以我輩共和國民之眼光觀察之。則一國

之統治權。由甲姓以移於乙姓。受其不利者。特在被奪之一姓而已。於國民全體何與焉。故篡位之事。儘可爲之。特在宋太祖。始雖篡位。而知培養天下之廉恥。其結果也。不特使有宋一代。風俗善良。而傳國之久。垂三百二十年。爲自漢以後所未有。垂亡之際。又有無數忠臣義士。以壯其色采。食報之隆。抑何其厚。宋祖之採崇獎節義之方針。其智何可及也。而在曹操。既謀篡位。且力破壞天下之廉恥。其結果也。不特使魏晉之際。風俗汙下。而其所指揮如意之鷹狗。卽以其助彼篡漢之手段。更助司馬氏以篡魏。敗家亡國。卽敗亡於其腹心。受禍之烈。寧有倫比。則曹操之採敗壞節義之方針。其愚何可及也。夫曹操之以種惡因者。藝惡果。其一己之不智。我儕豈有容心於其間。所可恨者。則以其崇獎。所踴躍之才。之結果。使自魏迄隋。四百餘年間。民德之汚。亘古未有。其在朝廷。則篡弒相仍。爲官吏者。朝秦暮楚。惟強是崇。不知廉恥。爲何物。而草野之士。則放僻邪侈。蕩檢踰閑。以挾藩籬。壞名教。爲名士之所爲。觀竹林七賢之舉動。實屬士林之敗類。而當時竟稱爲賢人焉。風俗之壞。於斯可見。而六朝及隋。皆爲一邱之貉。故此四百餘年間。中國殆成爲禽獸之世界。誰生厲階。則實由曹操啓之。故其篡位之事。此屬於曹氏與劉氏兩姓之私交涉。吾人無所容其左右袒。獨其敗壞民德之罪。此則絲毫不能爲之恕也。

子之與王莽之短長

子之之篡燕。與王莽之篡漢。其篡位之事。殆相髣髴。雖然。其罪則有輕重之殊焉。蓋在子之。特洞悉子之之愚。故以禪讓之美名動之。而子之之讓位於子之。亦思追踪堯舜。出於其心之所願。非被子之之逼脅而退位也。故子之之罪。特在於欺而已。無他惡德也。至於王莽。其對於漢室。不惟欺其寡婦孤兒。逼其退

位而已。且嘗酖弑漢平帝。則不獨有盜國之罪。且有弑君之罪。此之子之誠。不能不謂其彼善於此也。雖然。莽亦有優於子之之點焉。則以子之不學無術。而王莽則湛於經術是也。試觀王莽專政時。遇翟義起義師。莽卽依周書作大誥。而以翟義起兵。此之管蔡挾祿父以叛。卒使吏士信其言。翟義爲所破焉。若子之則不聞於齊王伐燕之時。能作此等洋洋大文章。以惑人心而護己過。其無學至此。宜其亡也。且王莽不獨能作大誥而已。當其未篡位以前。則能學周公。及其既篡位以後。則能復井田。而其他政事。亦多模倣古法。故王莽大政之方針。卽復古之方針也。蓋能事事復古。不特可借舜禹周公之事。以掩其篡位之臭。且天下之士。旣讀古人書。多慕古人事。政治能復古。實可以收攬一部分之人心。故莽之復古政策。卽收攬人心之政策也。雖然。國家之政治。因時代而進化。人類之思想。因時代而遞變。其在老宿。固多慕復古。而在年少。則咸欲維新。復古之政策。斷不能盡籠絡天下之人心也。故莽卒以復井田之故。激起民變。馴至覆亡。則其能行復古政治。以視子之固有一日之長。然欲藉以立國。則何有焉。要之。凡以詐術盜國者。無論能用復古之政策。以愚民。與不能用復古之政策。以愚民。其不能免於覆亡。則彼此無異。王莽與子之。果牛羊何擇焉。吾知兩人地下相逢。子之當笑王莽之多此一番矯揉造作。而與事實無裨也。

王莽與董卓之異同

王莽篡漢。而作皇帝者若干年。董卓謀篡漢。而專國政者亦若干年。雖卓未登帝位。微與莽異。然卓特爲其養子呂布。乘其不意而殺之。不然。卓亦必起而篡漢。可以稱帝若干年。此可懸揣而知也。夫莽卓之能盜國專政。其必各具有一種之才能。此無待論。然而又有其共通之妙術焉。則能籠絡名士是也。蓋一國

之名士。其出處之際。國民恆視爲從違焉。苟能羅而致之。雖不能收攬全國之人心。亦可收攬一部分之人心。故古之善於盜國者。恆注意於此。而王莽與董卓。卽深知此中之作用者也。今試先就王莽論之。當莽之時。其湛於經術者。首推揚雄。而雄卽爲莽所牢籠。故爲之著劇秦美新之論。其次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者。則有紀逵。郇相。唐林。唐相等。皆入莽之彀。且爲莽太子四友。莽惟知羅致名士。以爲之延譽。故當未踐帝位時。吏民上書請封公者。都八千餘人焉。旋上書頌莽功德者。且至四十八萬人焉。則皆莽籠絡名士之效也。又就董卓論之。卓入朝柄政之後。卽徵蔡邕。邕稱疾不就。卓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至則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知遇之隆。可云至矣。又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蟠雖不起。爽則至焉。且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其能籠絡名士如此。夫焉得不稱強一時也。夫文人多無行。一爲權奸所牢籠。卽頌權奸之功德。此不獨莽卓能知之也。魏忠賢以一中涓。亦深知此中之消息焉。故忠賢常以金養士。士有陸萬齡者。請以忠賢配享聖廟。其辭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熹宗卒許以忠賢配享孔子。以忠賢父配享啓聖公。則忠賢養士之效。其所收之食報。正不下於莽卓也。夫爲名士者。一爲權奸所牢籠。卽枉其所守。所謂一錢不值何消說。此寧待言者。然而名士之勢力。足以代人繫蚩蚩者歸來之心。則亦大有可用者在此。權奸所以從而生心也。雖然。盜國如莽卓輩。固思利用天下之名士。然天下之名士。固非必盡入其彀也。史稱龔勝罷歸之後。王莽強迎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則名士之能自全其節者。寧得云無人。雖然。生逢濁世。一爲名士。不爲人所牢籠。卽必至自殘殺。象以齒焚。節以香燒。古今有餘慨矣。嗚呼。噫嘻。

揚雄與蔡邕之優劣

揚雄之經術爲當世最。故自著太玄法言。將以擬經。而蔡邕之學亦顯名一世。故馬日殫稱爲曠世逸才。是二人者。皆當時第一流之名士也。然揚雄失節於王莽。其究也不得其死。蔡邕失節於董卓。其究也亦不得其死。旣已失節。又復蒙其害不蒙其利。何不值至此。故揚蔡二人之出處。君子病焉。雖然。於等是失節之中。而比較其失節之程度。則伯喈之人格。猶非子雲之所能及也。第一子雲之臣於王莽。乃貪慕利祿。故委身以事之。若伯喈則始固不願就徵。及董卓嚇以我能族人。始懼而應命。是爲被逼而仕者。譬諸婦女子雲。爲和姦。伯喈爲強姦。其失節雖同。而心理則異。此子雲之不及伯喈者一也。第二子雲作劇秦美新之文。以媚王莽。而伯喈則未聞作此等之諛詞。一則肯作味良之言。一則尙不肯作違心之語。佞臣之譏。在於子雲。而伯喈則免焉。此子雲之不及伯喈者二也。第三子雲之死。乃因劉棻罪狀之牽連。懼不得免焉。始投閣而死。若伯喈則因悲痛知遇者之死。始以得禍。受恩不忘。尙屬血性男子。而子雲則恐並此而不敢爲焉。此子雲之不及伯喈者三也。故等是失節之名士。而伯喈之人格。猶愈於子雲。此馬日殫所以猶動憐才之心。而欲請王允之貸其一死也。雖然。所稱爲曠世逸才者。寧獨伯喈。今豈無之。顧我獨悲乎。所謂曠世逸才者。皆徒以供權奸之利用。而不能一全其節。斯眞士林間最可痛之事也。嗟乎。天之生才。不偶然也。乃積若干年河嶽之精英。而始一洩其奇焉。故一國湛深經術文章之名士。不數數覩也。若旣具此才焉。而不知自愛。被賣於權奸。以自壞其名節。斯不特違造物生才之意。抑豈所以副天下望才之心耶。雖然。昔人有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使揚雄蔡邕。能於中途回頭。豈無道焉。可

以蓋前愆。使類於揚雄蔡邕之人。皆能中途回頭。亦豈無道焉。可以蓋前愆哉。

文芸
開批
李純客日記

李純客日記數十冊。尚未刊。其中論時事。記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閱過。未能甄錄。頗覺可惜。茲就其奇學齋一種中。略采數條。以著梗概。其日記數年。輒改一名。有越縵堂。孟學齋。桃花聖解齋。諸目。其攷據詩詞等作。必將付刊。故余特略抄其記時事者。純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雖居言職。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 文廷式識

已卯三月三十日錄邸鈔。注云。聞李炳勛之罪。死不足贖。其私和命案。賄賣官職。俱鑿鑿有據。自惇邸以下。大學士寶璽。載齡。尙書毛昶熙。萬青藜。李鴻藻等。皆與之親暱。而鴻藻尤狎之。不止賀壽。慈一人也。滿洲未僚。無不納交者。其造宅也。挾諸貴之勢。逼死其鄰之老漆工人。無不知之。凡奏參查辦之重案。多爲之費緣。消弭。居間取賄。外省大吏入京。無不以重金委之。張佩綸之疏下。朝士過慰之者。車數百輛。廠市爲之塞道。今之定讞。投鼠忌器。避重就輕。以入爰書者。實皆市井本分之事。不特舍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

八月十日錄邸鈔。單懋謙卒於家。注云。懋謙在翰林。以不學聞。廣東英夷之警。懋謙以祭酒視學。託疾歸。宣宗甚怒之。密記御屏。有永不起用之旨。咸豐末。以見惡於巡撫胡文忠。不得已入京。馴至大用。庸庸尸位。朝論亦輕之。乃告歸。皇本樓託蘇壽州師爲壽師轉囑余閱其行述。竟無一事可紀者。純客之言不誣也。

十四日。吏部左侍郎成林卒。注云。成林。鑲白旗滿洲人。字竹坪。咸豐乙卯舉人。貪競猥鄙。士林羞伍。其語言猥褻。京師多傳之。以爲笑柄。年甫四十。忽暴疾卒。余按成林出高麗文氏。肅府包衣旗也。其猥鄙誠然。長樂初將軍（長善他塔喇氏）嘗言田與恕之猥褻。幾不測時。成林爲總理衙門章京。領班具稿力爭。且率同列共爭。乃得寬

典制成亦有一事可取者矣

十月二十九日英桂卒。注云：英桂，赫舍哩氏，字香嚴，道光辛巳繙譯舉人。今年以重宴鹿鳴，加太子太保。年七十九，以前日卒。其弟英樸先十餘日死。兄弟驕淫貪鄙，而樸尤劣云。

十一月二十九日記云：妄人趙之謙者，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當腐鼠也。亦竊購奇零小書，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庸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書名，冒爲己作以示人。

十二月初二日閱鄒叔績遺書。前刻楚人王閔運所爲傳，意求奇崛，而事蹟全不分明。支離蕪雜，此人盛竊時譽，唇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儂客一輩中人也。日出水消，終歸朽腐。姑記吾言，以諷後來而已。

初十日邱鈔議崇厚條約。注云：先是會議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皆迴避，軍機兼總理者亦迴避，而今復詔與議。蓋政府以迴避爲取巧也。今日召見大學士載齡及六部堂官，三四品京堂，而獨不及萬青藜。朝廷亦燭其隱矣。少詹黃體芳被召不至，次日請議處。五品京堂亦有召見者。科道惟余上華一人。

庚辰四月二十七日哺，詣繩匠胡同謁坐師兵部侍郎許應駘。此公不學，語言甚鄙，而驟由翰詹躡躋九列，甫以甘肅學政還都，卽主會試。國朝口口無得會總者，外間皆言其有捷徑，所未詳也。

五月初七日口刻進乾清門，引見於養心殿。天顏咫尺，香惹御爐，二聖垂簾，黃雲夾展。時方雨甚，水溢玉除，陸衛盛陳，諸貴露立，冠服如濯。同班中有傾跌者，向例東華門止鐙，景運門止繖扇。今日引見諸人有

攜燈入景運門者。有持繳上乾清門者。至傳宣時。大臣或持繳至養心殿門。而乾清宮侍衛皆戴雨帽。班立門下。蓋朝儀之寬為已極矣。

六月二十四日閱香祖筆記。阮亭云。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尙書韓公墓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今則凡三品以上大員子弟。朝考後引見。例得磕頭。近年復停止。而軍機處別進牌子矣。余聞張延秋編修云。同治辛未。季邦楨中式。為故總督芝昌之孫。磕頭而不入庶常。自此以後。此例遂改也。

八月二十四日記云。是月二十一日會議公摺上。內閣主稿。皆言待俄夷使臣布策至京。與之妥議。其條約中。必不可從者。沮之。如不肯則修戰備。而愷王、醇王、吏部尙書萬青藜、工部尙書少詹事寶廷、庶常張之洞、御史洪良品、徐文炯、各別具疏。禮部徐尙書及侍郎祁世長合具一疏。聞愷邸、徐祁皆主戰。餘不知其詳。徐尙書曾告余云。此疏張功懋手筆也。疏稿與崇厚道地約徐同上。徐後還之。翁怒遂獨上。兩宮獨召見醇邸。亦未知所言云何也。總之。近日所患在內外隔絕。上下相蒙。兩宮深居。於條約之利害。不能深知。樞府諸臣。自知力小任重。而不肯辭寵利。且自以為常。平粵匪。平捻匪。平回匪。遺大投難。皆由其籌運視外廷。新進皆不更事。於是力持已見。回護前失。而忌人之才。或出其上。頗聞其見言事之疏。無不嘻笑。按李鴻章多此病。凡發章有一字不妥。皆指出為笑。此事頗近。愈人小夫之為矣。嘗相謂曰。此輩以一無所知之人。而欲翹千古未有之事者。亦實大半無知妄言。章奏亦往往可笑。所以愈格而不能入也。當時之弊已如此。況十年後。以食如狼。狼如羊。

十月二十九日邸鈔。伯彥訥謨詰毋庸管理神機營事務。注云。此以南苑大操事也。自八月初都統穆勝阿等赴南苑秋操。至是月二十一日回京。聞二十六日伯彥訥謨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或云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伯彥訥謨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或云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人實欲行刺非疑之也。杖而後誅之。或云此人故刁悍。橫於軍中。而為朱邸所眷。伯彥訥謨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或云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人實欲行刺非疑之也。恃此妻忤犯。故被誅。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於倚玉邸。此真亦不盡確。醴邸以聞始有此諭。

十一月初九日。聞昨日哺時。有人衣青布裘。直入慈寧宮門。至體元宮西煖閣下。持煙筒吸煙。時慈禧皇太后將進膳。聞欬聲。問誰何。曰我內監執之。詢所來。曰自天上來。來何為。曰來放火。此異事也。先是九月初乾清宮撤涼棚。內有以火藥鋪席上。及藏引火具於間架上者。有旨以內監交慎刑司嚴謝。倘未得實。今又有此事。其如陳持弓之犯鈎盾。劉思廣之入含元耶。抑監豎之黠者。誘鄉愚恐揭宮闈。冀緩其獄耶。抑門籍過弛。奸賈猾。與宦寺市易。狃於出入耶。

辛巳正月初三日。沈桂芬卒。注云。內閣擬謚文清文勤文端文恪。諭旨出謚文定。按謚旨稱桂芬清慎勤老成端恪。以內閣依此擬據純客所記則文定

三月初九日。閱劉雲生英軺私記二卷。雖辭筆尤俗。不如郭筠仙使西紀程之簡潔。而敘述甚詳。雲生番禺人。以舉人賞郎好為大言。依託貴要得薦。副郭侍郎使英吉利半年。改為使德國正使其居德頗有口舌功。聞尙有德軺私記。當再借觀也。

二十五日。工部郎中鄭錫敞選平慶涇固道。注云。工部漢郎中五缺。近年五監生踞之。潘駿猷朱其

煊許景福沈守廉及錫敵也。鑽營醜穢靡所不爲。而駿猷景福錫敵爲尤甚。故駿猷先得道員缺。景福得
知府。今錫敵繼得道員。冬官遂爲穢區。跼班跪安相爲師法矣。余按其位處生景福錫敵者所記略據文獻尙缺
班次視後來之以候補道鑽謀放缺者殆爲模倣矣

四月初二日閱古微堂外集。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攷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二心思才智
之士。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過。乃剗爲西漢之說。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臆妄言。攻
擊康成。土苴冲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館釘。名物繁碎。敝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夷之禍。粵寇之
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寢語醉營。欺誑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
露。尙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爲此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搜求乾嘉諸儒所輯
之古易注。今文尙書說。三家詩攷。攘而秘之。以爲此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莊氏存與之說。力尊公
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爲與卓。比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
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爲宋學者。尙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
之大憂。至今未已也。默深才粗。而氣浮。心傲而神狠。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其臆決竅談。無
待駭辨。茲舉其攷據之謬。略系於左。文多不錄。第謂學術流弊所必至。同己者。可爲其朋。異論者。亦可爲其友。苑客處。漢治西漢學者。亦當知
之也。其前一日記。亦稱默深爲經世之學。其文筆。兀異在並時。包慎伯張石舟之上。未嘗不深相推挹矣。

六月二十九日。孔憲毅撤去管理街道差使。注云。街道御史。自去年李璠狼籍索賄。致贓數萬。及其去也。
市肆相賀。憲毅繼之。貪穢彌甚。凡修造牆屋者。皆勒索之。都中鑪商二十六家。每家索銀四百兩。被控而
斥。臺網掃地盡矣。

七月十四日邸鈔。御史邵積誠奏。工部郎中王慶鈞學習未久云云。純客日記中於邸
鈔驗旨日學錄注云。慶鈞戶部侍郎文

韶之子也。童蒙狂蕩。御史鄧承修前以星變陳言。劾大學士寶黎及文韶。已言及之。特隱其名。亦不實指其幫辦。差使其疏留中。而文韶竟不令其子引避。無恥甚矣。

閏月初七日邸鈔。丁鶴年請禁內城茶園演戲。注云。十刹海演劇。恭邸子貝勒載徵爲之。以媚其外婦者。大喪甫過百日。卽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坐。近聞采飾鬻演。一無顧忌。載徵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憤邸欲掩執之。故恭邸諭指鶴年疏上。卽日毀之。外城甫開茶園。一日亦罷。

二十六日。掌河南通御史邵日濂升內閣侍讀學士。注云。向例郎中給事御史升堂者。先用京察一等記名之員。無記名者用一等。無一等者用二等。此次閣讀學引見給事十二人。及京畿道御史二人。無一等者。吏部取資深掌科馬相如等四人居前。御史邵日濂李肇錫在翰林時一等次之。相如等皆冀外任。託病不至。日濂遂竟得之。然外議謂故事別衙門京祭帶在本任者。不得歷本衙門資深之員。吏部任意顛倒。又有言憲長私日濂者。亦未能詳。然以京堂清秩。而欲得本任及據戶工利藪者。均託故規避。士流無恥。國法不行。相習成風。殊堪痛恨。

壬午八月二十二日。比日閱劉錦棠張曜等請變通新疆官制營制諸疏。皆洞中事理。不媿老謀。至劉疏自言不諳吏治。關外郡縣創始。非軍旅粗才所能了。實恐遺誤將來。請簡放巡撫。裁撤欽差大臣。財以近日御史陳錦有疏劾之也。劉張固皆武夫。然久經軍旅。方面專征。事皆目驗。不特非一知半解者可比。卽近日如張陳諸人。不過平時翻閱名臣奏議幾篇。臨事摘記。方輿紀要數語。便慨然草疏者。豈可同年而語。若陳御史等比。更無足論矣。聞陳疏出其同鄉同官李士彬。李則甘督譚鍾麟之同人也。蓋爲劉所輕。

而欲擠之。譚以左恪靖薦得驟擢爲陝撫。今又爲陝甘督而尙不知回疆南路八城之名。以吐魯番爲東四城之一。則其人經濟可知耳。近日如李鴻達秦鍾簡之劾左恪靖。劉海鼇之言新疆緩急情形。此輩小生不知東西南北。卽括帖文章夾帶事業亦屬驚材。下駟而攘臂侈口。爭先言事。則張陳以上疏得美遷階之厲也。使其受人意指。別有所爲。固屬罪不容誅。卽陳雲舫之豪然張口。如坐雲霧。亦所謂鬼怪輩敗事者矣。恪靖頗不知人。晚節龍子又不肖。其在江左多滋異議。然艱苦耐勞。銳於任事。其辦淮鹽不謀之川楚各督撫。欲徑復引案。招商派兵以力制之。又講求煮鹽用重淋之法。務爲鮮潔。以敵蜀鹽。故隣疆齟齬者多。而淮南官吏舊商亦皆不便其所爲。謗議四起。新商又頗行詐。其子幕僚亦不免沾潤。其資緣隱蔽益爲口實。要其公忠體國亦豈愛憎之私所能變亂哉。

壬午正月十六日。爽秋

字和

爲高麗使臣金秉善乞題其母朴氏世講圖。圖名旣不經。敘次尤可笑。蓋近日彼國人士亦甚荒陋矣。往時張香濤吳滂卿諸人。噉名嗜異。喜與高麗人往還。余嘗笑之。今日織夫小人如龍繼棟黃國瑾等。出於黔桂邊徼。羨吳張所爲。冀以惡札流布海外。爲之光價。尤可嗤也。因致書爽

秋還之。

余謂與麗人酬唱未爲大失。病客編裏或亦別有所見也。

二十四日。游百川爲倉場侍郎。注云。游百川以給事中。二年除至今官。與張之洞以編脩不及三年。至巡撫。皆近世之僅見者。張有文學。以上疏受特知。然亦內有奧援。游山東人。頗木強。雖由翰林起家。而不知書。聞其操守頗潔。然亦太速化矣。

二月二十八日。唐炯爲雲南布政使。注云。此與徐廷旭皆以道員超擢。由侍講張佩綸疏薦也。炯貴州舉

人。張之洞之妻兄。四州布政使鹿傳霖者。之洞之姊夫。徐廷旭與鹿為兒女親家。故一時鶴起矣。又編脩王文錦毋庸發往山西。注云。鍾佩賢疏言。翰林為文學侍從之臣。貴近過於御史。不得供人差委。其言甚謬。乾隆中有詹事發河工差委者。咸豐初有閣學少詹發往軍營差遣者。且侍從如以官信。惟侍講以上得稱之。如以職事言。惟尚書得稱之。編檢非侍從也。文錦因佩賢疏有夤緣字。瀆氣自陳。言翰林體制之榮。自待之重。讀書立品。同館皆可共信。亦不識人間羞恥者矣。其疏文理亦極可笑。

三月二十五日。四州龍安府王祖源升成。鐘龍綿茂道。注。王祖源山東福山拔貢。入貢由兵部注。擢選龍安府知府。忽有此授。蓋以張之洞之婦翁故。

四月十五日。張樹聲奏請派張佩綸幫辦水師。注云。羣兒相償。何時已乎。張佩綸與樹聲之子償。鄆某交甚狎。故有此請。佩綸遂不與考。差以待旨。不慮其不行也。
按。贊那某者。謂其子華奎。後中壬午順天鄉試。與余同年。已丑成進士。然二張之交。自此遂決裂矣。先是王文韶至天津時。樹聲已與面商。佩綸在京亦與季

協揆商妥之矣。及癸入太后不允其謀。遂變。

十七日。陳寶琛奏樹聲擅調近臣云云。注曰。狐狸狐指。不已甚乎。陳與佩綸互相唱和久矣。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難為樹聲父子矣。

十一月初五日。王文韶開缺養親。注云。張佩綸又兩疏劾文韶。即日召見簾前。外間傳其所對不稱旨。不能詳也。文韶自兩奉溫諭。二十九日復入直。佩綸疏亦僅推拾浮詞。而頗歸美恭邸及大學士寶璽。又薦閻敬銘。張之洞可任樞政。蓋之洞嘗首薦佩綸可大任。故以報之。小夫妄言。私相援引。陳朝亦疑之。是月朔。召見醇邸。蓋以去留詢之也。今日給事中鄧承緒復以災變陳時政闕失四事。曰紀綱不振。威令不行。

黜陟不當。賞罰不明。其紀綱一條。首及文詔入直。由是遂罷。

癸未正月十二日。姚姬傳儀鄭堂記。爲其門生孔驛軒作也。其文以說經精善爲味。又謂難古有賢如康成者。猶未足以限吾搢約。其言可駭。儀鄭堂駢文中。有上座注桐城姚大夫書。卽爲此記而作。其詞頗峻。蓋驛軒學問遠過其師。又服膺高密之書。宜其聞之佛然也。姬傳又爲金輔之作禮箋序。有曰。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亦若是。所言尤誕。儒者於前賢之說。有所補正。公是公非。無取忿爭。何至犯天下之所不韙。金氏本治鄭禮。其書本有辨正。不過掇拾緒餘。以相發明。非顯然背馳。悍然公擊也。然如陽厭陰厭之義。最違康成。而其說實不然。凌曉樓已駁正之。足知舍鄭言禮。所失必多矣。姬傳於學。實無所知。恃其齒耄。名高。蟬撼樹。今禮箋刻本。皆無此序。蓋輔之惡而去之也。湘人過尊桐城賢者。不免。曾文正集中。有復吳南屏書。極稱措抱兩作。謂義精詞峻。覓絕塵表。不可解也。如周
七月初十日。詔各部院司員。見該管堂官。不准屈膝請安。注云。近年司官足跪之禮。起於工部。而兵部效之。戶部繼效之。皆贊郎任子。以此取媚。一二自好者。尙不屑也。去年閩尙書滄戶部郎。卽嚴禁之。茲以御

史文海疏言也。

余聞當時以富貴賤戚或六字分帖六部編以號字稱工部經客所記互說可也

八月十二日。邸鈔。浙江降調按察使陳寶箴。奏瀝陳愚悃。據稱張佩綸奏名節有關云云。注陳疏有云。法司者。天下之平也。是非者。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實。憑勢恣意變亂。黑白推其所指。獨立之士。孰不寒心。其詞甚直。二十二日。閩敬銘覆奏。轉到員外郎廷杰趙舒翹等呈遞親供。並無與陳寶箴往來情事。詔毋庸置議。

十一月二十四日。戶部右侍郎宗室敬信因病開缺。注云。敬信由宗人府理事官調戶部銀庫郎中。派充定東陵監督。未及一年。驟至閣學。遂遷侍郎。兼左翼總兵。其人嶄鄙。專交市儈。聚寶堂酒食館。其所設也。去年臺中有欲劾之者。始以館屬所親。及調戶部。畏閫尙書。不敢履任。遂遂病請開缺云。
十二月十四日。左宗棠代遞溫葆深遺摺。輒爲請諡。交部議處。注云。宗棠疏惟言應否加恩。予諡。出自聖裁。未嘗竟請諡也。蓋政府惡而傾之。

甲申正月十九日。曾國荃署兩江總督。注。十八日內閣學士周德潤疏言。勛臣不宜引嫌避退。請旨責左宗棠以大義。令其在任調理。而言裕祿不勝署督之任。御史張人駿復劾之。故有是命。
余嘗讀國荃疏。前以爲高舉幸。江淮無事。其時以爲知言。

二月十一日。作書致黃仲弢。凡數百言。仲弢才質之美。庚辰同榜中第一。文章學問。俱卓然有老成風。近甚厚余。以余與其仲父由香比部有交誼。持後生禮甚謹。余辭之不得。其尊人漱蘭侍郎。亦甚致禮敬。書問必稱先生。余媿無以稱其橋梓意也。念近日都門。自北人二張以諫書爲捷徑。鼓扇浮薄。漸成門戶。仲弢喪耦後。南皮兩以兄女妻之。而皖人張某者。粵督樹聲子也。爲二張效奔走。藉以招搖聲氣。妄議朝局。世以火逼鼓上蚤目之。近與仲弢同居。又齊人王懿榮者。素附南皮。竊浮譽。後以妹妻南皮。益翕熱。其父以龍州僻小郡守。驟擢成都道。致富鉅萬。懿榮既入翰林。侈然自滿。揮席萬金。買骨董書畫。昨忽上書爭京官津貼事。又請復古本尙書。與今本竝行。言甚詭誕。人皆傳笑。兩人者皆素與仲弢習。故作書勸其閉門自守。勿爲人所牽引。而痛言浮俗子弟。噉名競進。干豫朝事。不祥莫大。害家凶國。皆此輩爲之。欲仲弢早絕之。以自立於學。所以效忠告也。

焚劍記

曇鸞

廣東有書生。其先累世巨富。少失覆蔭。家漸貧。爲宗親所侮。生專心篤學。三年不窺園。宣統末年。生行年十六。偶於市買酥餅。見貴勢導從如雲。乃生故人。請爲記室參軍。生以其聚斂無厭。不許。他日又遇之。故人曰。我能富人。我能貴人。思之勿悔。生曰。子能富人。吾能不受人之富。子能貴人。吾能不受人之貴。故人大怒。將脅之以兵。生遂逃。至欽州。易姓名曰陳善。爲人灌園。帶索襪。儼然獨得。是時南境稍復。雞犬之音。生常行陂澤。忽見斷山。歎其奇絕。躡石傍上。乃紅壁十里。青萼百仞。殆非人所至。生仰天而嘯。久之。解衣覓蟲。聞香郁然。顧之。迺一少女。亭亭似月也。女拜生。微笑而言曰。公子俊邁不羣。所從來無乃遠乎。妾所居不遙。今稟祖父之命。請公子一塵遊屐。使祖父得睹清輝。蒙惠良深矣。生似不措意。旣又異之。覘其衣。固非無縫。且絲襪粉舄。若胡姬焉。女堅請始從。生故羸疾。女爲扶將。不覺行路之遠。俄至木橋。過橋入一廬。長蘿脩竹。水石周流。女引至廳中。斯須。一老人出。鬚鬢皓白。可年八十許。笑揖生曰。枉顧山藪。得無勞止。頃間吾遙見子立山上。知爲孤潔寡合之士。故遣孫女致意於子。今觀子果風骨奇秀。願息吾慮。與共清談。子有意乎。生知老人意誠。而旨趣非凡。應聲便許。老人復嗟歎曰。吾山棲五十年矣。不意今之喪亂。甚於前者。言次。因指少女曰。此吾次孫也。姊妹二人。避難來此。剛兩月耳。以某將軍。凌其少弱。瀕死。幸生不圖季世。險惡至於斯極也。老人言已。悽愴不樂。生亦喟然曰。嗟乎。有道之日。鬼不傷人。於今滄海橫流。人間何世。孺子所以徬徨於此。今遇丈人。已爲殊幸。孺子門戶。殄瘁。浪志無生。慢而無禮。惟垂哀恕。老

人聆生音詞。舒閑清切。每瞻生風采。甚敬悅之。俄少女爲設食。細語生曰。家中但有麥飯。阿姊手製。阿姊當來待坐。言猶未終。一女子環步從容。與生爲禮。盼倩淑麗。生所未見。飯時。生竊視女。少女覺之。微哂曰。公子莫觀阿姊姿。使阿姊不安。女以鞵尖移其妹之足。令勿妄言。亦誤觸生足。少女愈笑不止。時老人向生言他事。故老人不覺飯罷。老人請生沐浴易衣。館生於小苑之西。器用甚潔。二女爲生澣衣。意殊厚。生心神蕭散。歎曰。天之待我還未薄也。於時升月隱山。忽聞巴籬之南。有撫絃而歌。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老人長孫也。生念此女端麗脩能。貞默達禮。恍然凝思。憶番禺舉子劉文秀。美貌年少。行義甚高。與生有積素。曩舊之歡。此女狀貌與劉子無參差。莫是劉子女弟耶。時女緩軫還寢。明日。生欲發問。而未果言。老人語言。往往有精義。生知爲非常人。情甚相慕。又經日。老人謂生曰。吾三孫欲學。子其導之。乃命二女拜生。生亦欣然。臨階再拜。既已。老人謹容告二女曰。公子人倫師表。善事公子。無負吾意也。生於是日教二女屬文。長女名阿蘭。小生一歲。次女名阿蕙。小生三歲。二女天質自然。幼有神彩。生意不勝其悅。而恭慎自守。二女時輕舟容與於丹山碧水之間。淡妝雅服。試學投壺。如是者三。更秋矣。一日阿蕙肅然問生曰。今宇宙喪亂。讀書何用。識時務者。不過虛論高談。專在榮利。若夫狡人好語。志大心勞。徒殃民耳。生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女子之行。唯貞與節。世有妄人。捨華夏貞專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習。向背速於反掌。猶學細腰。終餓死耳。生聞女言。怪駭而退。喟然歎曰。此女非壽徵也。無何。生寢疾甚篤。二女晨夜省視。敬事殷勤。有逾骨肉。生深德之。月餘。生稍癒。徐步登山。凌清瞰遠。二女亦隨至。生止之。二女微笑不言。徘徊流盼。久之。阿蕙問生曰。公子莫思歇否。生曰。不也。此時阿蘭悵然有感。至生身前言曰。公子且出手授我。

遂握生手。密謂之曰。公子非獨孤癡耶。妾嘗遇姻戚云。公子變易姓名。嘗傭於其家。姻戚固識公子。有邁世之志。情意亦甚優重。特未與公子言之。請問公子。果如所言否。生曰。果如所言。生良久思維。遂問阿蘭曰。識劉文秀乎。阿蘭驚答曰。是吾兄也。曩日吾等避亂渡江。兄忽失蹤。後聞在浙右。今卽不知在何許。妾亦嘗聞兄言。朋輩中有一奇士。姓獨孤。名癡。妾故企仰清輝久矣。不圖得親侍公子之側。妾向者朝晚似有神人詔妾曰。獨孤公子。爲汝至友。汝宜敬奉。妾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妾心侍公子。實奉神人之詔。妾早失父母。公子豈哀此薄命之人。而容其陋質乎。言畢。以首伏生肩上。悽然下泣。生亦嗟歎無言。忽聞阿蕙在側曰。公子病新瘥。阿姊何遽擾公子。阿姊固情深。公子豈是忍人。悲乃不倫。不如扶公子歸耳。時夜將午。忽紅光燭天。老人執生臂曰。噫。亂兵已至此矣。言已長揖生曰。吾老不復久居於世。我但深念二孫。吾久將阿蘭許字於子。阿蕙長成。姻親之事。亦託於子。老人言畢。撫其二孫。極極嘔血而死。生與二女魂飛神喪。時有流彈中屋。屋頂破。三人遂葬老人於屋側。生念吾身世孤子。死何足惜。但二女可憐。他鄉未必可止。吾必護之至香港。使自謀生。不負老人之託。時二女方哭於新墳之側。生勉携之至山脚。二女昏然如醉。生抱之登小舟。沿流而下。已二日。捨舟登陸。憔悴困苦。不可復言。村間煙火已絕。路無行人。但有死屍而已。此時萬籟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牽生手。一手指叢屍中。悄語生曰。此屍蓬首挺身欲起。或未死也。生趨前問屍曰。子能起耶。屍曰。苦哉。吾被彈洞穿吾肩。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汝三人慎勿前去。倘遇暴兵。二女甯不立爲齏粉。暴兵以半日殺盡此村人口。此雖下里之民。然均自耕而麥。自織而衣。素未聞有履非法者。甚矣。天之以人爲戲也。生卽扶其人徐起。其人始哭。哭已。續言曰。吾有老母愛弟。並爲暴

兵戮死。投之川流。繼而吾中彈。忍痛潛臥屍中。經一夜一日。今遇汝三人。謝上蒼助我。此去不遠。爲吾田莊。汝三人且同留止。暫避凶頑。生扶其人。徐步至莊。莊內已焚掠一空。其人赴圍柵之側。知新米一包。尙在。二女於是探葵作羹。四人得不餓。過三朝。其人出村邊一望。開口有木片釘塞。傍貼黃勝朱字云。此是鬼村。行人莫入。其人歸告生曰。吾姓周。名阿大。此卽周家村。好事者今以鬼名吾村。咸相戒不敢近。不知猶有我周大一人未死。天下奇事固多。不料吾年四十。始身受之。更逾數朝。有人於開口潛窺。見生等形狀枯瘦。疑爲行尸。二女久不修容。憔悴正如鬼也。忽有一人窺見阿大。問曰。汝是鬼邪。或阿大未死也。阿大見此人是鄰村舊識。具陳本末。且言有友攜妹。欲詣前村求食。求友爲先容。庶不見疑爲鬼魅。友遂開闢。與四人行至其家。友曰。村人父老。死亡過半。幼少者亦隨亂兵而謀衣食。友出資爲四人略置衣服。停數日。阿大瘡處已平。四人雇帆船。風順五日。達於香港。二女有姨氏。住德輔道。甚有衣食。二女得姨氏所。在姨氏老矣。見二女婉慧可愛。大悅。姨氏止有一子。歲歲往外國經商。姨氏每願二女。事事過人。頗慰晚景。周大卽留爲綱紀。生自是如釋重負。一日與阿蘭連臂登赤桂山。望海神傷。生願阿蘭曰。我行孤介。必不久居於此。阿蘭聞之。戚然改容。幾半日不言。俄低鬟問曰。公子今欲何行。生曰。吾自今以去。從僧道異人。却食吞氣耳。阿蘭便曰。妾同行。得永奉懽好。庶不負公子之義。使妾殞歿。亦無恨也。生曰。是何言也。余孤窮羸弱。何足以當女凝思久之。願生曰。妾知公子非負心者。今所以匆匆欲行。殆心有不平事耳。生聞言。聳然掣阿蘭之手。歎歎不能自勝矣。此時阿蘭深感嬌泣。言曰。士固有志。妾與妹氏居此。盼盼公子歸來。生諾。二女便資給於生。莫知去處。阿蘭再三嘆息。其年香港霍亂甚厲。姨氏挈二女移寓邊州。沿海風

光秀麗。二女日與漁婦閑話。亦覺悠然自得。姨氏閑向阿蘭曰。語云。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汝姨母爲汝關懷久矣。吾有梁姓外孫。才貌相兼。家道頗贍。吾昨以求親之事。聞於外氏。外氏甚悅。但願汝福慧雙修。以慰吾念也。阿蘭聞語。視地久之。具以誠告其姨氏曰。吾捨獨孤公子外。無心屬之人。今雖他適。公子固信士。異日必歸。請姨母勿以爲念。姨氏笑曰。公子佳則佳。然其人窮至無袴。安足偶吾嬌女。吾非不重公子爲人。試思吾殘年向盡。安忍見吾嬌女度貧賤之日。此婚姻之所以論門第。吾不可不慎也。阿蘭曰。士患無德義。不患無財。人雖貧。公子吾不貧公子也。他日。姨氏復勸阿蘭罷其前約。阿蘭終不改其素志。致於九喻。姨氏怒。阿蘭日夜悒悒。都不寢食。經一月。生更無消息。阿蘭知村間風俗劣。有搶婚之事。遂背其妹阿大等。潛至香港。備於上環伍家。女居停遇之甚殷渥。收爲義女。女居停有外甥莫氏來省。忽窺見女。以爲非人世所有。及歸。神已癡矣。父母苦問之。始得其故。於是遣人至伍家說意旨。居停欣然許之。其人去。居停乃微笑向阿蘭曰。古有明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吾今爲汝覓得嘉婿矣。則吾外甥莫氏。其人望族也。嘗遊學於大鹿國。得博士銜。人稱洋狀元。今在胡人鬻餅之肆。任二等書記。吾爲汝賀。阿蘭聞言不答。居停以爲阿蘭心許矣。過三日。阿蘭知期已逼。長歎曰。人皆以我爲買。我無心以寧。無顏以居。我終浪迹以避之耳。遂行。時薄暮。於九龍岸邊。逢一女子。年猶未笄。斂裾將赴水死。阿蘭力救之。女曰。吾始生失母。父名余曰眉娘。繼母遇我無恩。往往以炭火燒余足。備諸毒虐。父畏阿母。不之問。鄰居有老嫗。勸余至石塘爲娼。謂一可免阿母猜忌。一可擇人而事。嫗之言。雖穢然細思。嫗實至情之人。嫗之外。更無一人愍我。噫。我者爲可哀耳。言已。哭泣甚哀。阿蘭亦泫然流涕。不知所以慰之。久乃撫女言曰。汝且勿悲。吾

身內有金數環。可與汝潛遁他方。暫覓投身之處。女感阿蘭言。從之。二人以灰炭自污其面。爲乞婦狀。旬日至東館西。約十里。日將西墜。有軍將似留學生。策馬而至。見二女勒馬欲迴。二女拜跪馬前求食。軍將笑。以手探鞍舉一人腿示二女曰。吾儕以此度日。今僅餘一腿。爾曹猶欲問鼎耶。言已。縱轡而去。二女驚駭欲絕。相扶徐行。至一山村。有老者荷薪而歸。二女問是間有亂否。何以軍中以人肉爲糧也。老者不答。女凡三四問。老者厲聲曰。一何少見。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製。幾忘之。言已。出心且行且嚼。二女見狀。憂迫特甚。此村以人爲食。他事豈復可問。然日暮窮途。無可爲計。二女相攜至一旅店求宿。有女人出。應款對頗周。店內舊劣不堪。後有小門。鄰屋卽主人所居。無門相通。主人旣出。倒鎖店門歸寢。時夜將半。阿蘭忽聞隔屋有老人細聲笑曰。女子之肉嫩滑無倫。又聞女主人笑聲。阿蘭就板縫中潛窺。則向所遇食人心者。女人又言。刀已四日不用。恐有銹。老者曰。吾當磨之。言已向床下牽出一蒲箱。老者方啓箱取刀。阿蘭命眉娘卽起。輕拔後關而遁。旣出。於疎籬外覘之。老者燈下磨刀。窸窣有聲。二女急走。時有新月。至村側東轉有堤。見稻草堆。二女俯身匿其下。覺甚空虛。遽入中如小室。上有數孔通光。女心稍安。阿蘭更於草下得一箱甚重。審其爲富人之物。旁有駝毛氈。氣枕。以及里丁餅干十數罐。意村有富人藏此。用備不時之需者。二女分餅干一罐。納袋中。餘無所取。天明。二女方行。迴顧村中。積水彌望。繼有淒厲之聲。隨風而至。始知大水爲災。二女於村廟中得破鼓。僅容二人。遂乘之。順流而往。若扁舟泛大海。數日中見難民出沒。絕爲悽慘。頻以餅干分贈之。眉娘爲阿蘭言曰。吾記得幼時居外家。亦遭水患。吾隨外大父。止於屋背。同村有貧富二人。亦息樹間。經八日有半。富人食物將盡。貧者止餘熟山薯二。此其平日飼猪之

物富人探囊。出一金錠示貧者曰。若以薯子分我。我卽與汝此金。貧者以一薯易金。久之復出一錠。向貧者言如前。貧者實饑。而心未決。富人曰。子何不思之甚。昨夕天邊發紅光。明後日水必退。子得金何事不辦。貧者心動。竟從之。富人留薯不食。又半日。貧者饑甚。垂死。富人視之。忽然。訖貧者氣絕。富人徐將所予二金錠取還。推其屍水中。入夜水果退。吾外祖見富人大惡。取楯擊其頭。富人不顧。但雙手堅掩其袋。恐楯中其金錠也。阿蘭曰。此非怪事。世人均以此富人之道爲安身立命之理。可歎耳。亡何大水既退。二女行乞如故。親愛愈極。閱兩月。阿蘭暴病卒於道中。瀟留之際。三呼獨孤公子。氣斷猶含。笑也。眉娘顧左右。悄無人居。時夜已深。行入林中。遙見有燈火之光。既至。有宅門。徘徊獨泣。俄有人出問故。眉娘跪曰。吾乞兒也。吾姊死於塗。今欲鬻身以葬吾姊耳。其人入。商之其妻。已而出對眉娘曰。我是販布客。汝留亦善。明日夫妻二人將阿蘭屍殮殮。見眉娘眉如細柳。容顏朗秀。夫妻倍憐之。視如己女。居數月。夫妻携眉娘往南雄販布。頗得資。將歸。過始興縣南驛三十里外。夜投逆旅。遇賊殺夫妻二人。刼眉娘及錢財。方登船。見一男子馳至。捉賊左腕。揮劍斷之。三賊奔走。問眉娘何處人。眉娘掩涕拜謝。具言身世所經。男子聞眉娘說阿蘭名字。默行數步。擲劍於地。仰天潛然曰。阿蘭竟去人寰。我流離四方。友讐未復。阿蘭在幽冥之中。必能諒我。眉娘聽男子言此。迴身怒詰之曰。吁。若卽吾姊臨命所呼之獨孤氏耶。負心若此。試問吾姊。停辛竚苦。以待何人。吾誠不願見。若言訖於地。取劍欲自刎。生奪劍阻之。更欲躍身江流。亦未果。願生哭泣止之。良久。眉娘歔歔言曰。吾聞姊有胞妹在邊州。汝能送我到邊州。見妹氏。返九龍。省吾父。然後死無憾耳。生善其志行。從之。收劍卷之。如卷鞞帶。與眉娘上賊船。解維過湜江。下汝水。六日達紅梅驛。二人登岸。

以兄妹相呼。免路人見疑。尋到邊州。二人果遇阿蕙。周大二人於海岸拾貝壳。二人見生。非常歡愜。及眉娘述其姊行狀畢。阿蕙慟哭失聲。思往謁姊氏墓。又不知處所。明日生即送眉娘返九龍。生倏然不知去向。眉娘至家。不敢入門。即訪鄰嫗。嫗即前日勸眉娘當娼者也。見眉娘。驚視。愀然問曰。吾久不見汝。汝繼母言汝已死。吾甚哀汝生之。不辰也。汝父前月無故而逝。或未知歟。言時就眉娘耳語再四。已而搖頭歎曰。天下黑心娘子。比比然也。眉娘哭不可仰。嫗慰之曰。汝今後可住吾許。汝母見汝。必殺汝也。眉娘日夜涕泣。頻欲自死。嫗頻救之。嫗一夕語眉娘曰。汝未聞吾少年之事。有甚於汝萬萬倍。今爲汝言之。或能減汝悲懷。吾實非本地人也。吾父姓楊。是雲和人有田十畝。娶吾母沈氏。頗有賢德。爲鄉黨所推。吾父終日縱酒。家計日艱。吾生而腰細。人咸呼曰細腰。六歲。慈母以時病棄養。吾父將余託外氏。即往申江。購一牛頭車。爲行客載重。亦頗得錢。然每爲東洋車夫藐視。遂易其業。購一東洋車。得資倍於前。而又苦馬夫凌辱。吾父歎曰。使吾爲馬夫。亦當受制於汽車夫也。乃安之。忽一日。富春里賽寓。有一妓。名傅天娥。雇吾父車。偶於酒樓下。與同業者閒談。吾父因問曰。此妓貌不及中人。何以生意甚佳。同業曰。汝不知此乃名妓傅彩雲之雛妓耶。彩雲爲洪狀元夫人。至英國。與女王同撮小影。及狀元死。彩雲亦零落人間。庚子之役。與聯軍元帥瓦德斯辦外交。玻璃廠之國粹。賴以保存。瓦德斯者。德意志雄主推轂之臣。乃慕彩雲之風流。詔入禁內。常策駿馬。出入宮門。是故人又歎之曰。曾臥龍牀者。又聞任長嘗充彩雲譯官。今彩雲老矣。神女生涯。令人有尊前白髮之感耳。吾父聞至此。不覺鼓掌而歎曰。然則此人亦名留青史矣。吾父思久之。私謂此一粉頭耳。計今夕車所停二十餘處。顧曲之人。何止半百。一人一金。已足吾一歲之需。思吾女

細腰已長成。容貌勝此女多多。吾何不攜來。令學歌舞。吾何愁不爲封翁。他日吾女或亦名垂竹帛。正未可料。其歲挈余至申江。託余於一蘇州婦人。命余呼之爲母。明年余藝成。始知命薄而背人搵淚也。吾父得資。僅足度日。及吸煙之費。吾父常念余孤苦。欲贖余歸。初余落籍。吾父僅收四十金。而是時余身價已漲至三千。吾父何處得金贖吾。唯有忍淚吞聲而已。更一年。吾父一貧如故。來申欲一見余面。假母亦不見許。吾饑不加食。寒不加絮。房中有侍兒曰阿崔。容態潤媚。客多悅之。常與我商量曰。身爲女子。薄命如斯。止得強顏歡笑。如遇性情中人。即可事之。不必富人。亦不必才子。余思其言有至理。然而余視過客。無一善裔。正如過客之視余。儕無一貞靜之人也。逾日。有廣東胡別駕。慨然以四千金爲余脫籍。余喜不自勝。以爲從此可報父恩於萬一。豈知余出苦海。而吾父已歿數月。亦實命不猶也已。吾夫帶余來香港。家人與我均無緣分。我身世至此。雖欲上順翁姑。下懷弟妹。而翁姑弟妹。咸以我爲外江妖怪。吾夫又日日虛詞詭說。視我爲一玩具。既不得家庭之樂。豈有人生之趣。我委頓牀枕之日。卽秋扇見捐之時。我在雲和雖貧窶。或有鄉人愍我。今卽一下堂倡女。誰復能一顧耶。嫗言畢。於燈下重理其麻。續曰。吾今日日爲店家壓麻爲線。可得少資自贍。亦不欲怨天尤人。但怨命耳。眉娘聽嫗言。低鬟垂淚久之。婉語慰嫗曰。嫗勿憂。吾聞天無絕人之理。吾當爲奴婢覓一棲身之所。然後助嫗度日。接歡笑。嫗聞言喜極。抱眉娘哭曰。謝上蒼憐我也。眉娘乃傭身於煙館。夕宿嫗家。忽一日。眉娘見獨孤生翻然而至。踞榻捉一煙客。徐喻之曰。吾四方覓汝久矣。汝非蔣少軒之友乎。何以始謀其財。繼害其命。而終奪其妻也。煙客驚震。跪於地曰。吾知罪過。吾與少軒在東陽讀書。甚相友愛。吾之所以至今日窮無所依者。均聽信其妻之言耳。今其妻

已嫁一司令官。亦少軒同學。吾今殊追悔前此所爲。望饒命也。生卽出劍割其兩耳。縱之去。時坐客皆歎。歎。歎。眉娘遂出拜生。生喜眉娘無恙。煙館主人備卽生及眉娘之事。慕生之義。而歎眉娘之苦。主人遂請於生及嫗。收眉娘爲髮妻。後眉娘兒女成羣。遇嫗如己母。生爲其友復讐之後。喜眉娘有託。卽赴邊州。既見周大。問阿蕙何在。周大曰。嫁矣。生曰。無所苦否。周大淚漣漣答曰。嫁一木主耳。生叩其詳。周大曰。初阿蘭去後。姨氏卽將阿蕙許嫁梁姓外孫。而不與阿蕙言其事。今春過門之期將至。始具言於阿蕙。阿蕙故婉順。不逆姨氏意。詎知阿蕙嫁前數日。梁氏子發癆而卒。姨氏問阿蕙意旨向背。阿蕙曰。既許於前。何悔於後。姨氏喜曰。善。汝若不嫁至其家。卽吾門亦無人過問。阿蕙遂依期出嫁。吾亦隨往。其家故巨宅。先見一老蒼頭。抱木主出。接阿蕙至禮堂。紅燈綠彩。阿蕙扶侍女。并木主。行婚禮既畢。旋過鄰廳。卽其夫喪屋也。四顧一白如雪。其姑乃將縞素衣物。親爲阿蕙易之。阿蕙卽散髮跪其夫靈前。慟哭盡禮。吾不忍久視。旣歸。常念阿蕙幽閑貞靜。今世殆若鳳毛麟角。阿蕙時一歸省姨氏。言翁姑視之甚厚。未嘗言及身世。如阿蕙者。復何人也。周大言訖。生默不一言。出腰間劍。令周大焚之。如焚紙焉。自後粵人亦無復有見生及周大者。云。惟阿蕙每於零雨連綿之際。念其大父阿姊。獨孤公子。不置耳。

正誼

編輯者 谷鍾秀

本雜誌自出版以來蒙國內外各界歡迎銷流至廣實深感謝茲特冀歷讀者之望自第七號起再大加刷新希購者注意

一 本雜誌撰述人皆在野有名諸政客以銳敏之眼光負指導社會並忠告政府之責任

二 本雜誌分論說時評譯述記載通信藝文雜纂七門前五門要皆有關政局之鴻篇偉製為關心政治者所需要之文

三 本雜誌以公平之主張發穩健之言論不涉一黨偏私之見足為政論之模範

四 本雜誌每期約十五萬言其內容之豐富為近今雜誌中所罕見

特別聲明

如定閱全年自一號起及已定半年繼續定閱全年者報費仍收三元郵費準此藉表歡迎本報者特別優待之忱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正誼雜誌社

▲已出八冊▼

定價		報費	
郵費	本國五分	全年	四元
日本	八分	半年	二元二角
歐美	一角二分	一冊	四角

科學

△有志研究科學者
△有志講求實業者
△有志儲學救國者

均不可不讀

『科學』乃中國科學界唯一之月刊爲留美中國學界熱心研究科學者所刊行宗旨純正眼光遠大特色甚多略舉其要

(一) 材料新穎包羅宏富每閱一篇興味洋溢

(二) 宗旨抱定輸入科學政治空談概不闖入

(三) 撰述自出機杼譯筆力求雅潔審定名詞惟主一是

(四) 印刷鮮明圖畫精細令閱者自生美術之觀感

(五) 按月出版絕不愆期

(六) 不同營業故取價廉

每月一冊大洋二角五分
全年十二冊價洋二元八角六分郵費在內

今已出至第一卷第九期閱者請從速購凡各學校各閱報室藏書樓各機關尤宜購備一份以供衆覽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五十一號科學社

寄售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